1067
A.166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1391

成泰拾叁年鐫

居家勸戒則

行善二聖祠藏板

居家勸戒則 卷一

書中所錄皆前賢嘉言善行人情天理說得透識得徹吾家子弟當熟記之以爲淑身保家之要毋忽可也

居家勸戒則自序

善不勸不知所慕惡不戒不知所畏夫人之所慕者子孫之興旺所畏者子孫之零替古來多少卿相子孫而貧窶多少貧窶子孫而卿相此非天之有所厚薄也皆祖尊善惡一念基之夫善惡起於一時而禍福及於後世此居家者所當省惕也余家世寒素少知學

先封翁授以朱子小學及經傳凡淫媟小說及酒博遊戲一切禁絕旣長登第涉仕途孜孜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七十有三矣如一日也因念子孫生長富貴習性驕惰或墜先業旣編輯古人言行錄付梓居常講說以警惕之顧言行所錄多遠而於酒博烟賭諸條則未

之及也。昔乎佑帝君(唐人呂洞賓)訓世、有八勸(孝悌信義讀書教子積善)飭八戒(淫性貪殺心術口罪刀筆爭訟)余倣其意、博採傳記凡言行錄之所未載者、悉錄、分門別類、凡十六目(八勸八戒)顏曰居家勸戒則、以授諸子、使知所慕而力行之、知所畏而力改之、則善日積、惡日消、庶幾福來而禍遠矣。此亦保族宜家之善策也。旹

成泰十二年正月吉日、行善居士鄧春榜自序。

目錄

卷一、勸積德、勸孝、勸悌、
卷二、勸教子、勸勤、勸儉、勸讀、勸恕、戒酒、戒色、
卷三、戒財、戒氣、戒口、戒訟、戒賭、戒嫖、

居家勸戒則卷之壹　行善進士鄧春榜編輯

勸積德

司馬溫公曰、積金遺後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後子孫、未必能讀、惟積德之中、子孫受用無窮。

雲恬居士曰、古云、無心為善、方得為善、有心為善、不得為善。此可以衡三代之人心耳。若執是說以論今日、不可。誠知其善而為之、則有心無心、皆善也。若知其不善而為之、則有心無心、皆惡也。善則福、惡則禍、則此理之必然也。但不知所以積善、而勉為一二好事、或未得其報、或偶反所求、而怨懟退阻之心起、則惑矣。或謂無心之過、不為過、此可以恕人、而不可以恕己。苟以之恕己、則其過日積、而不自知。蘇子

純曰、行善而反凶者、蓋其人一世、不過僅行一二好事耳、
其寔惡心惡事、不知幾千幾萬焉、是行善反凶者、非善之
不報也、為其過多而功少也、行惡而反吉者、蓋由其人一
世、不過僅行數百件事惡耳、而其祖宗功德尚有一二世
存蓄、是行惡反吉者、非惡之不報也、為其餘慶未盡斬也、
功過格曰、積一切功德、格天顯親、積一切惡孽、拔祖父德
澤、積惡在有才、其惡更大、子弟無德而有才、國家門大不
幸也、尤筆云、出一个要心進士、不如出一个積德平民、此
語誠然、　靈聖真君偈云、不出門救萬命、虫蟻隨在扶持救副子孫
生徒成德以消世是也、不費財行萬功、孝友方便隨地可便忍不尊有心功伪無量是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極圣極神勸言善
倣法度萬人、輩刻揚善書、賛美善人、興起善念是也、

高忠憲公曰、明人名攀龍、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
誠然、然陰功非但予人以財也、惟以救人濟人為事、行之
數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即是、方謂陰功、人順治丁酉科
場之設、金陵有老僧唱言於市曰、我有買舉人路、極便宜、
極穩當、又不怕敗露、亮肯從我買之、或怪其狂、姑詰之、曰、
買舉人常價如何、僧曰、三千兩、我只要三百兩、又不消一
時兌出、豈不便宜、保人得方百不失一、豈不穩當、天做買
主、朝廷亦管不得、那怕敗露、或問其說、僧曰、三千功求舉
人、袁了凡之定價也、見袁了凡立命說、布施百文錢、一銀錢、一功、
蓮池太師功過之定價也、舉成數而言、三千功當用三百
金、而不費錢、有萬倍於費錢者、施與當厄、有費錙銖而功

德無量合之三百金其定不消數百金便可功圓福滿此便宜之說也人若有願天必從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何況場屋神靈現活豈有積德求名而終身不偶乎此穩當之說也行賄關節至要秘密一人知之其机便泄小則徒流大則身首異處積德行善仁眾人知之上天知之毫無顧慮也此不怕敗露之說也問何謂保人曰心是也善心不堅安知登第之後不改行為惡故保人不力雖價錢如數天亦未必肯賣若念頭果然不負必要雖止半價天亦賒與之矣

朱栢廬明人名用純曰積德之事人皆謂富貴而後可為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為如見蟻子入水飛虫入網便可救之見乞人哀叫便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便是德即日漸又做去便是積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鄉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隨量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大及於交與凡窮而死之人雖與素無往來要知本者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吾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須令人多好放生究竟未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仁奔走効口舌解人危急人病周族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有不費財并不勞力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又是德則步又可積要知吾輩無財無力可以行善事積大陰德止賴此惻隱就日用常行所聞所見之事曰積

月累成就一个好人、若又不為、是真當面錯過也、　盧
靜脩曰、修福不外修善、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
將來之福貽於祖宗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
則隨消、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亮、　昔有儒生問
於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
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令試言其狀、一
人謂罵人毆人是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曰未必然也、一
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潔自守是善、中峯曰未必然也、衆
人屢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因請問、中峯曰有益於人是善
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罵人毆人皆善也、有益於己
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真、利己

者私、私則假、又根心者真、襲迹者假、無為而為者真、有為
而為者假、皆當自考、　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行便到、
錯過可惜、今之不為者、未必盡是不為、或有好名心、持於小
而忽於大、或有求報心、勤於始而怠於終也、昔王文肅公所痛子夫坐夢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否一名帖、皆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甚前迭道、抗海商為盜、衆將之、欲求公一名帖在解、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枉死、可知方便之事宜隨便而為之、不可避嫌而不為也、
何西疇宋人名堪曰、一毫善事、皆可為、毋徼福望報、一毫惡念
不可萌、當知出乎尔者反乎尔、　王朗川曰明人名之鈇凡人
施惠于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徳、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
損陰徳、處凡過貧兒寡女、及施粥施衣、施茶施藥、施棺等
独力不能、募衆行之、是眼見功徳、施與一事、必須樂善不倦方有益、即有或財力不

遲亦須常存此心不可後悔未與而悔則不果施既與而悔則不樂施所悔不同皆是善念轉成惡念之根也或問葛繁曰何謂善事曰有利於人者是也凡利人不在小大隨吾力量為之如一物當路有碍人足吾為去之亦是利人事也推之濟急扶危救飢解渴放生凡可以利濟於人於物者隨時隨事隨念為之不可當面錯過久久純熟舉念皆是乃為有益 古云為善不求人知積德不求人知乃真心積德獲福俱厚若積德為人所知則己獲其名矣名亦福也是物忌名故獲福淺是為陰德為善曰若不足是為積德有財勞者積德易易而不為是自暴也易而力為是錦上添花也貧賤者積德難難而不為是自棄也難而肯為則一善可當百善若曰待有餘而後濟人此其人終不能為善必財愈多而愈貪矣

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純白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真所謂修善修福也者 吳去盈曰積德真福也作惡真禍也貧富貴賤病安壽夭斯本非福非禍其為福禍各視其所用用以積德乃福用以助惡乃禍也因富以敬天周人則富為福若用以縱欲害人則禍也因貧以怨天貪富則貧為禍若用以礪情增德則福也聖賢自命於天時或順意謂天慰勸我時或逆意謂天儆戒我故順逆皆助其福不肖者順來不以勸善逆來不以懲惡則順逆皆歸於禍夫世福者陷善之阱引惡之階使天必以世福酬德則行德者遂甯世報與工人冀直何異挾貪心

以行德豈德哉、　史搢臣曰（名典，明人）歲逢水旱、流離滿路、仁人君子諒皆垂慈、或曰、僕其有而予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二三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飢度命、今人建寺焚香、自謂功德、不知寺不建、佛未必呈露、香不燒、佛未必飢餓、若移此以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百倍矣、　胡世琦曰、歲逢水旱、飢民滿路、積功累德、正在此時、平等之家、宜減半盞之食、用濟飢民、大富貴者、當思積財不如積德、財多未必子孫能守、德厚則賢子自生、所獲何止萬倍、思及此、雖罄所餘以救荒、將樂為之矣、如曰善門難開、恐有不繼、須密持錢米於飢民往來之所、隨緣施之、老幼殘疾者加之、量力而止、囑帮力者莫言我里居、不露相、不居名、何慮其不繼哉、積德居實不居名、居名則損德矣、　嘗見巨富之家、毋與肩挑貿易商人爭一錢以上、怒形於色、刻薄毫厘、而快於心、顆米之粟不肯饒、貸半盞之飯無容施、饑餓賣兒賣女者、尚欲还以低銀、变產賣屋者、亦將算與惡貨、此鉄作肝腸、銅為心肺、豈享福之具哉、　袁氏（名采，宋人）世範、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樸訥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事非窘迫、而以作謁為業、有所得則以為能、無所得則以為怨、今日無感恩之心、他日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恤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徇他之不當用、我鄉人有斜卒錢物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宜隨力助之、不可謂舍財不見福而不為

且知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作馬無疎虞及乘輿馬過
橋而不至慄惴者皆所積之福也　迪吉錄曰凡救性
命所損無幾巧者緣飢得病病不能乞則愈餓愈深此不
過三四斤調訂之便有生意或乘其羸色將病早救尤效
在窮人過宿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一費足救百命矣千
金子粒十損一焉歲月常食十壺一焉足救千命矣若得
數人共結此會置一房室積草為其中以待貧病使免風
飧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善人以掌管
之則夭札鮮矣蓋人當病時無養無補則增一病吹風暴
露則益一病空乏憂危又益一病試設吾身處此痛苦何如何
惜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也我輩若托身非地便

是這等模樣幸得享豊盛為子孫計而眼前救人一錢
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横災皆令我家業蕩盡小小福
分是亦天地所庇之豈一吝嗇致然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
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為厚也　鮑曼殊
曰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功名若勸化得一人為善
則世界多一善人若勸化得一邑人為善則世界少一惡
人反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又可轉相勸化以至百千
人若筆之於書又可勸化百世則善報流傳永無窮矣
魏叔子名禧曰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即報恩之人亦
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即求一識恩不可得矣更求一知
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無施恩之人施恩者鑒空

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可。 呂近溪（明人名得勝）小兒語、世間第一好事、無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殆、捨施能費幾文。

周鄭饑、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子皮氏）宋之樂（子罕氏）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後皆世執國政。

齊陳氏為御、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民歸之、後代齊有其國。

楚孫叔敖為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曰偶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及長為楚令尹。

漢何比干、汝陰人、為汝陰獄吏、六節日、讞、所邑宰從重減免、後為丹陰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積陰德、又治獄平恕、上帝賜汝、出諸懷中、凡百餘業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訖不見、後如其言。

晉後趙趙秋、輕財好施、鄉人李元慶母死、不能葬、秋謂其兒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三牛、請與之、元慶遂得以葬、後數年、秋夜行、見一老嫗、遺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五十後當富貴、勿忘元慶也、果然。

北朝李士謙為開封參軍、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飢、債家無以償、皆來謝、公曰吾家貸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出券對眾焚之、明年大熟、人

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飢。復出家中貲。施粥活及萬計。死者埋之。或曰。公陰德大矣。公曰。陰德人不知。今予已知。何足為陰德。後壽百歲。子孫貴。

李凝家貧好善。有耿康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甚哀。凝留之入室。曰。人之生死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為忌哉。倘風霜所感。母子俱不能生。我寧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後凝家無災禍。日漸昌盛焉。

唐李珪廣陵人。販糴為業。斗秤公平。來糴者珪授以升斗。使其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裕。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珪出鎮淮南。珪以犯諱改名寬。李相夢入洞府。金牌首刻李珪。視之喜極。有二仙童。自石壁出。李相問何處。曰花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部民也。李相至曉。遍訪得之。遂請詣府中。問有何功德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李相拜問不已。寬以販糴對。李相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病而逝。越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裴度貧時。遇相者曰。君形稍異。不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携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哭而至。曰父以罪繫獄。禱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遽還之。婦願留半以謝。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隲文起。前程萬里。非吾所知也。後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公。五子皆貴。

竇禹鈞薊州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嗣。家頗富。一夕。夢其祖父曰。汝命無子。

ÉCOLE FRANÇAISE BIBLIOTHÈQUE D'EXTRÊME-ORIENT

詩且不录、及早修德、瘵可回天、由是益力為善、每年量所
入除一家市衣蔬食外、餘俱以濟人、自奉惟儉素、凡親族
有喪不舉者、代塟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娶二十
八人、故首頼之全活、寒士待之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
延慶寺、得遺金三十両銀二百両、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
人涕泣而至、問之曰、父犯死罪、無可贖矣、驗實、还之、復助
以巳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事覺、書契于女臂曰、以此
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
数千卷、延文行之士、為之師、凡滌寒有志于學者、咱其自
至、厚之廪餼、由公貴顯者甚衆、歲飢、捐肥田一千畝、濟貧
人、行之数年、又夢祖父曰、汝陰德浩大、上帝增汝福壽、且

有貴子光大汝門、是年生俊儀、（寅生孔部侍郎、卽孔部尚書）後俊狀元、継
生侃、偁、僖、（侃左諭德、偁諫議大夫、僖起居郎）皆大貴、禹鈞封諫議大夫、談
笑而來、馮道贈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灵椿一株老
丹桂五枝芳、（古今稱義方之訓、以竇燕山為第一、燕山非有別樣教法、惟以修德為心、生一子、以積善為事、此卽義方之訓也、如宋溫之淫、蔡京之奸、嚴嵩之貪、周梁之暴、皆以不義傳家也、非卽以不義而殺子孫哉）
宋王曾父初算看相者、皆決其無子、因發善心、遇字紙遺棄
於路、必拾之歸、洗以香湯、洒乾藏之、見婦女以廢書紮線、必取
素紙册換之、甚至典衣收買字紙、朔望焚化、將灰付大江
效十年不倦、一夕夢孔子拊其背曰、汝何敬吾字之勤也
吾當令曾參來生汝家、以酬汝志、晩年生子、因名曰曾、幼
讀書過目成誦、後鄉會殿試皆第一人、稱王三元、為賢宰

相封沂国公（宋以前未有惜字者封翁始好之）　張詠守成都、夢謁紫府真君、真君命一神請黃承士來、至則真君降階拜揖、坐詠上、覺而召承士問曰、君平生行何陰徳、黃曰、別無他事、惟每歲秋收出錢三百千、收買新穀、至來年、新前不接之時、照原價發賣、糶與貧人、一樣升斗、在我無所損、而貧人受其惠矣、詠嘆曰、此君所以居我上也、命二吏披之端受四拜、黃子孫繁衍、比比青紫、（按此即常平倉法、為民上者、不能行而匹夫能行之、其功大矣、但綏奸利而寒糶有累、則善矣、真君卽斜琦、）　程一衍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善行、捐貲刊布、甚人警醒、一夕、夢文昌帝君曰、汝有善心、所刻俱錄報天廷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子孫多少年登第、二程其後裔也、　朱子門人廖衍明少時、嘗夢一神題其謁刺曰、宣義郎廖某、後登第、某授是職、恐官止此、不欲行、朱子諭之曰、人與物不同、如筆止為筆、不能為硯、劍止為劍、不能為琴、其成敗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盧靈知覺、萬理咸備、有朝為跖、而暮堯舜者、有惡人齋戒沐浴、而可事上帝者、其些間吉凶禍福難以一定、今汝赴官、起心動念、當克廣衍性、力行善事、前夢不足介意、衍明佩其言、官至侍郎、（然則人行善事不可以命定而自暴自棄也）　宋三衢旱、太守禱弗應、夜夢神告曰、汝無術以格上帝、明日須請陳自量禱之、昧爽訪之、則一老氓也、曰、某本有名平、曰、糶米使人自量、人因之以為名、命禱、雨果立雨、　張孝基為富人壻、富人止一子、迨蕩逐之、及死、以家財付

孝基後富人子乞丐孝基見之與歸問能灌園乎曰得就食
幸甚稍自力又問曰能管庫乎曰灌園已幸敢望管庫久
而察其謹厚無他態悉以家財還之孝基死後其友人遊
嵩山道逢旌旗騶御乃孝基也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
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浮梁富從祀嘗造棺櫬施人之
貧不能塑者贈以錢米沒後托夢謂家人曰我平生多造
室宇與人藉此陰功明年秋試廿四郎謙光解元自此科
甲不絕後果然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
瘞。勤力行不倦有小吏徐熙頗好善李專用之熙不負
所委未幾熙卒金陵衙民王彬夢入冥府見朱紫人召熙
謂曰適天符下李純之瘞骨有功更與成都一任汝亦有
力賜一子及第後李加寶文閣學士仍知成都熙子及第
進士李若愚施棺櫬數十年孫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柬請
會登堂見朱衣官行禮畢見冊墀下跪者數百人皆大言曰
我等俱受伊祖深惠者後昌祚中壬辰進士官大理卿
金𧫴縣吏王叟善醫病者有請無不至不以僕自隨貧家病
雖極寒暑兩三往病可不責一錢治藥精審炮製不如法
不以授人至老不衰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四曾孫
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多有貴
者　曹彬為大將帥師征伐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
皆欲屠城彬堅執不可及下江南城副帥欲屠之彬力止
之曰此已降不可殺夜夢神語之曰汝能全一城之命帝

賜城中人爲渠子孫其後繁盛無比 王旦父祐事太
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
之謀又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稱陰德 韓琦性好施
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或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
以爲生者數百家歲餽活全人命者數百萬子五人皆貴
顯孫曾昌熾無比 范仲淹少時讀書長白山偶掘地
得金一窖留之令寺僧修寺及范公貴及知邠州偶與僚
屬會飮將擧杯忽有穿孝者徑來倉皇公使人問之乃一
人客死無棺殯葬公卽罷宴周之嘗居錢氏南園堪輿家
謂此地當公卿操武公奏請建學于此招吳中士子給以
廩延師文學者敎之又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以贍宗族
其子堯夫遵父志捐俸增置焉堯夫少時公遣往蘇州取
麥五百斛回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以麥
舟付之單騎至家見公道曼卿事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
堯夫曰已付之矣公大喜其子孫科宦至今不絕（古今已論人莫如范文正宜乎貴而不振矣乃子孫繼顯澤至今何患乎貧哉） 焦公東京人三世
乏嫡嗣見一老僧問之僧曰積累功夯時行方便必得徒
孠其報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友言畢不見公自此時
行方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在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
有行童手將一卷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闔家合樂
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子又不肖
復往五臺山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但依汝父所行

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貴、外謝歸奉行其語、後多嗣且貴、
眉山蘇仲栄家富、歲饑自賣田三千畝、以賑鄉人、及年豐
人償之、不受、由是祖業敗、迫於饑寒、而心不悔、生子詢、孫
軾轍、皆貴顯、世稱三蘇、○趙汝愚父善應、道見病者、救
恤之、躬為養藥、死買棺瘞之、歲饑、旦夕令家人輟食之半、
飼饑者、子汝愚官至宰相、○秦檜貴人、多至死者、後懊
以流血為慶、有一隸、效藏豬血、杖中人得覓、貴如是者九
年、忽一日、立班中、足離地起、檜呵其妖、隸曰、非妖也、吾今
日上升耳、問何所修、隸答以故、遂冉冉乘雲而上、
張慶、汴人、為右軍巡院司獄、矜慎自持、日躬掃滌、暑月尤
勤、每戒其徒曰、人羅於法、豈得已哉、我輩職司獄、若不知
恤、則罪人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察、每囚受
戮、為之禱祭、嘗為好言、敎囚有罪當伏、無誣良善、必重
己過、故不考訊而疑獄決、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妻王氏病
沒、三日而甦、言見一白衣人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
有貴者、汝未有嗣、胡為來此、言未終、以手推者出、乃得甦、明年、
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人至慶門、延入坐定、謂慶曰、君
不独有嗣、又有文學繼出、信乎陰報未可量也、君善保之、
慶八十三、無病卒、亨為藏庫副使、子六人、洪辟鑄蘗、元豊
五年、同登黃榜、礪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庠、又登審
文端榜、士大夫以為盛事、○宣和間、朝廷復收燕雲、料
出州縣詔撥等出錢、海州懷仁楊六妻劉氏、夫死、独子、而

家甚富聞官嚴督雜輸請於縣願以家財十萬代納縣令遂調夫輦運空其庫七間因之掃治設供具三晝夜既畢明日壘閘錢堆滿皆紅麻為貫每五緡一辮辮首必有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或有解之曰青州麻氏巨富號稱十萬豈神運至此耶刘密使人訪之果然即差人往麻請具舟車運回麻謝曰吾家福退錢歸有務今復取是逆理違天也不可刘曰吾既輸錢助國豈當更有之耶盡散施貧民助修橋路家益富子貴顯　蜀章大傅妻

練氏世慈惻大傅因兵二將後期將斬練氏密使亡去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時大傅已歿城將陷二將遣人投以白旗曰吾將屠城植於門戒士卒勿犯也練曰二君幸念昔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請先聚死不願獨生二將感動城獲全大傅子十三貴者八人皆練氏子宋與子侁振振及策章得象其玄孫也

元嚴實家族在東平為王義深所害及河南破實娶義深妻子周恤之送還鄉里或曰彼不曾饒君家耶實曰罪在義深其家何罪痛念前事未忍效尤若一相振復徒增悲懷故不為也後實封國公子孫貴顯不絕嚴公能於患家大結好因緣使有一毫怨恨必不能不相報復也欲為義深者當思其妻被擄之時欲為嚴實者當思夫子孫發達之凡

周德貧家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扶持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果生一子弱冠登科

史業直隷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金數萬嘆曰財者人之命
也我蒙天授何可獨享凡可以周貧恤難者無不為之人
感其惠而財益裕時有一將病卒復生言至冥府見吏衆
持簿籍擁進皆云為史公納財將云史公不愛財何其財
之多也對曰上帝憐嘉其積而能散故愈益其財令無債
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飢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
貲以保鄉里元祖朝時進尚書賜錢百萬壽九十六子孫
貴顯

　金石阜在定州縣人王八作乱書其縣人姓名
於籍約數千人其党持籍發之阜主鞠治冬日抱籍上廳
俾小覆其籍爐火中焚之姓名不可復得止坐為首者阜
享高壽子孫世貴顯

　明曹文江南鉛山人素好善遇
善書必買看後得文昌功過格展卷讀之曰修德有路此
入德之門也每五更後即起坐焚香細閱一遍有句云好
善不為空在世福田究棄錯當年凡遇善事自己力量所
能為者必欣然為之於是唱修橋路唱賑飢寒唱施茶藥
唱刻善書人多樂信行之十餘年夢此格化為銀字生長
子宏又行之十年夢此格化為金字生次子宋宏二十歲
登成化丙午狀元官太子太師花蓋殿大學士宋正德辛
未進士太子少保礼部尚書宏子懋忠正德辛巳探花官太
常卿公贈以子貴受封循循必礼變化俗不作一毫驕傲
平情接物寛厚慈祥最敬重讀書人見布衣之士必以礼待
之遇田夫野老皆與言善有一善可取即稱揚不置族中

子弟有恃勢輕人必嚴責之不肯稍為寬恕謂父老曰此輩縱之如虎生翼更何所忌憚乎公集一鄉人為約曰禁賭博抑爭訟止鬬很戒彊横如有不遵約者鳴官究治族中有無賴子故犯其約聚賭射利致毆傷人公即以官法治之于是人皆畏慑不敢犯嘗曰村民無識所畏惧者官府所敬重者鄉紳鄉紳正直而行彼何所施其遮掩蓋腐肉不去新肉不生莠苗不除平民不靖使徇情包庇是長其惡而弊害壞人心也世道何所賴乎公能正色化人宜其福祿日來也凡田山田皆要錢買纔得此田還要早完錢糧或祖稅或被子孫盜賣或被他人爭占惟福田無慮此福田在方寸間包海萬頃遲早終須有穫或謂積福虛名不如積財實用不知子孫有福然後能保其財若不存心修積福今財亦盡欲守此田不得矣封翁深信福田之理而子孫甚科名草吉祥花皆從此生發出也

蔣春園江南常熟人持家儉樸而待人常寬家中嘗備丸藥以濟人大暑則施茶於路出貲買米賑荒四次費三萬金萬曆天啟間人心澆漓風俗一變公念獨善不如衆善一日忽得勸世諸書細加玩味曰吾於此輸積可以善與人同矣由之見善書必刻刻必印流傳廣布前後印至十萬部是時善書甚少遠近觀者多感化焉公家富加行衆善孜孜不倦以致售田賣屋身受飢寒而不悔一夜起行廷中忽見滿室有光中懸一扁有善門大闢四字不勝驚異轉盼間杳然矣傳至孫李登崇禎癸未會孫伊康熙己丑進士陳錫乙酉進士廷錫癸未進士官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漣洞己丑同科進士元孫溥雍正

庚戌進士官總督桐楷同科舉人楊隆乾隆辛未進
士五代科甲綿綿不絕　黃汝楫越人家富時方臘寇
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故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
閑空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
金二甕亦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
得脫後生五子相繼登科宋人　紹興姜鏡生於世家性
儉約家人買物輒取低銀小錢摧夫販豈不敢與較每戮
虧本夫人胡氏察知之嘆曰小民一日所獲利幾何忍
如此剝削乎密令家人如故補給所用斗秤出入如一後
登進士授知府夫人受封子逢元禮部尚書五世孫旦
進士累世簪纓　明人　明林穀齋湖州人生平好善見

鄉里中之老而貧者尤加敬之嘗曰後生每輕老成老而
貧益為人所輕矣吾尊敬之所以安其志也見人作有益
事必極力贊助即欲望其成中年無子為善益力遇孤兒
貧苦備周䘏焉謂妻曰吾欲有子而無子彼欲有父而無
父觀茲幼穉戚戚於懷慈惠之心不能自已妻曰君之行大
矣何憂無後後年生子大欲嘉靖狀元　丁彥文以販
藥起家早無子發念施藥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
後施捨不倦雖貴重味毫無吝色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壽
八十九無病而卒天應亦登第（求之無窮施之難繼則可[illegible]取富者之財供貧
者之取亦源源不竭之道醫家力能為此尤效若力不逮則醫不計利請不再邀亦可）　張彥明善
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有請無論早夜間恆皆速往嘗

雪夜赴人之請。家人止之。曰、天雪夜寒。可明日往。彥明曰、
彼病急。一家驚惶。可須臾緩耶。後城中火起。四鄰燒盡。独
張屋無恙。人皆異之。子孫多貴。　袁友信東莞人。性喜
讀書。尚氣節。每於風清月白。輒古來忠孝節義之事。抵掌
高談。能令聽者坐歎。早失父。事母極孝。早起必問安。床幃
枕席之間。每日點檢。母或不樂。多方慰解。必得心歡而後
已。寬厚待人。而嚴束子姪。偶有過犯。必痛治之。妹儉益人
事。雖勞不倦。賦性忠厚。嘗拾過客金。伴餘客來。捧金還客。
洪武三年。被詔徵聘授官福建。以才能稱。公之孫來中正
統舉人。曾孫士鳳成化進士。至今子孫科名不絕。
在昔瓊山人家。貲頗厚。生平好施。遇春耕貧民無器種。從

求乞借貸予之。秋禾熟收回穀本。不要利。有負心欠者。亦不
計焉。值歲飢。捐米效賑。賑鄉鄰。而各處貧飢者。死亡滿
路。公買荒郊之地。為義塚。使人拾遺骨安葬。每遇清明時
節。具饌酒飯祭奠之。公生一子。名傳生。孫濬。即邱瓊山先
生也。傳早死。眾皆嘆息。公独安於命運。嘗謂人曰、吾少時
遇一相者。相吾富而不壽。無子無孫。又遇星士。斷吾八字
命短無兒孫。不必言矣。凡遇此輩。所斷皆同。近有星士謂
我八字條然一樣。相士謂我骨格大不如前。將來福未可
量。得無半生修善。不报於子。而报於孫。陰隲在眼前。而瓊
游泮發甲耶。瓊山先生幼聰敏。讀書一目十行。與宦家子
同館。一日雨濕書席。宦家子適歸家。先生將几席移換彼

處宮家子田謹譁不已業師問知其故曰汝無勇能善對者吾助其是遂出句云細兩眉頭濕先生答曰青雲足下生師奇之宮家子不服奔歸訴父官怒曰彼何敢然命之來高喝曰誰謂犬能欺得虎先生曰安知魚不化爲龍官大驚急以禮謝先生由是文名日起正統進士入翰林公以孫貴親見榮封壽九十餘歲　賈人文富巴縣人任俠好善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問之不得其人因寄藏之妻子亦不能知雖極貧厥絲毫不動後數年見一人甚藍縷號嘆於遺金處因詰得其實遂以原封還客感泣願以半謝不受客謝而去始知失金乃江西人爲商於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是始得治裝也後文富七世簪纓皆在江西人以爲還金之報云　丙申吳閶門外失火無賴子弟業執搶奪武徐愈偶入城見之有老媼提一篋付愈令守視擲篋於地盡金銀声也媼去愈知其誤守視惟謹火熄愈遍訪還之人有笑愈者愈曰人不幸財盡亦遠得此尚可生活我掩取以絶其命心不忍也是夜歸妻夢金甲神降其家曰汝夫祿將盡因作善事延壽算後世大富貴勉之言未訖愈叩門歸矣後如其言　涵介之祖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貴業以糊口逾年朱病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也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賴時鑑溪姑家偶得朱病信星夜趕歸不抵家持前欠本利至朱處朱已不能言澀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

異奉乞為遷葬之。朱忽起曰。世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訖氣絕。灑泣別而歸。家人問知。或驗之。溫曰。吾故驗。所以不到家者。恐為汝輩所惑也。後子孫繼顯。　張端舉。桐城人。家貧。訓童為業。崇禎間。怨於後園餘地。鋤得銀二十鏗。仰天祝曰。張某窮儒也。當此亂世。（時李自成張獻忠倡亂）暴得多金。恐為身禍。願留此窖。為飢年賑濟之用。祝畢。於土埋之。及臨卒。囑其子曰。後園埋金若干。吾留為圖境荒年之用。幸逢聖朝（朝綱）十年無飢歲。我死。汝當守我志。如敢妄用。非吾子也。言訖而逝。其子誓繼父志。雖妻子不與知。及桐城大飢。赴縣告以先人志。縣官驚異。親到張家後園。鋤出其銀。秤得十四萬兩。縣官嘆款

官趙公經理其事。自查災至放賑。各有條理。貧民皆得實沾其惠。張：：之孫英。英子廷玉。皆官大學士。（文端文和）廷璐康熙榜眼。官吏部尚書。廷瑑雍正進士。官侍郎。若靄雍正進士。若澄乾隆進士。皆官內閣學士。若震浙江布政。廷球廷珵。若林皆官知州。廷瑚若荃皆官知縣。若宜若璣皆官主事。一時富貴榮盛無比。　吳江沈嘉謨。崇善好施。同邑有顧姓子。甫十歲失怙。家頗裕。時倭寇掠邑。令集諸大姓議軍餉。眾謂無如顧子。公曰。孤兒豈堪此役。眾曰。彼仆豈少。公曰。吾正慮被強奴挾重役欺幼。至家立破耳。必欲役顧予。我願為之代。直因註己名。軍興幾年。不累顧子。公二子三孫。皆中甲科。　蕭逵。漢陽人。年老無子。嘉靖甲辰。楚

大饑遂出粟濟之粟盡復捐千金易粟賑之一夕妻戴氏
夢一人手携兩孺子前詣為君嗣報君活命恩逆生良有
良譽遂又欲取人所借請券付諸火戴氏從容言曰伯氏
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但無索償足矣萬曆宋二子
皆登第又置義莊聽族之子復出俸增田贍之故楚有漢
陽雙鳳之誥 莆田林觀當孚術一異人異人指一嘉
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處君福淺未足以當此觀曰吾
傷薄但得此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人能當之者異人曰即
此一念福傷大矣遂葬之觀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
後生充美孫翰曾孫廷棉廷機玄孫庚俱官尚書
楊溥父業商淮陽一日有陜客因事急鬻家器以千金寄

公適二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升其上遺人入閩
中訪客已死止有一子公呼至以金予之其子疑不領公
曰此汝父所寄也何必辭其子叩謝携去後溥官太師孫
俊爲尚書曾孫元祥官翰林 李約為員外郎嘗行舟與
一賈胡商舟次相接胡病邀約相見以二夜光遺約因以二
女託之臨絕並胡死財至數萬約籍數寄之於官為二女
擇佳配臨嫁時以所遺夜光珠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室
約請官發之夜光在焉約享福壽子孫榮盛無比
劉基先世濠仕宋為翰林掌書記宋亡邑人唱義復宋事
敗元遣使簿錄其党將尽殲之使者至夜次武陽會大雪
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採其籍得濠

焉僅餘兇二百人縱火焚樓館呈撫使者起籍已幾詰旦
使者志無以復命濠謝曰不幸火誠死罪顧火從何來意
者錄簿多冤天欲生之耳使者怒索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
往濠幸有密藏於彼可錄所知名以報使者曰諾遂以前
所錄二百人授之濠全活無算濠子爚遂生基為明元勳
海門橙鑽以稅金五百兩付鑄工工以其無證而負焉鑄
變產以償後王文端公為宗察得狀召鑽示之鑽曰鑽家
已破若訟之是又一破家也鑄工聞而感愧遂奉前金還
之鑽子爛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科　蜀人徐宗仁鄉有
兩橋夾江水湍急渡者多溺死蓋因船小石觸之易碎也
宗仁乃造巨船兩頭置以鐵索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

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宗仁又夢至一府見濕
衣鬼王四百執卷王前曰徐宗仁濟生極死功德莫大之
與大綱壽考三令延壽三紀及覺益崇善行施後逾三紀
而終子孫多顯者　孫肇奮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岩
道坍壞已久有心修葺無力興工撫歎而卒後子承休由
歲薦任廣文竭一生館資將完父志工成夢父謂曰汝修
棧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
登高第我亦因此昇仙矣後簪纓累世　歙縣余永寧
祖以販木為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
意欲獨任而家本適止四千又恐而木在山因往欲急賣
歸而與工及至彼木價猶湧後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

故後子孫多貴顯　宜興學憲吳頤無子有一生献酥
子奇方曰方今歲荒正天假公以求子之會乃列上九事
其一貸銀糧不上兩者代納其二輕犯逃贓贖罪者代完
其三設衙廠以救饑民其四族党姻親不時饋送其五封
矜貧民給與錢米其六施藥療疾其七掩埋枯骨其八修
補橋路其九增益義庄公皆欣然行之積於天連生三貴
子　李壯南海人姓朴茂失父事母以孝聞及貿易經
營所置田產均分眾弟不自私也所生子名蝎好讀書不
得志為察按書辦以伸枉理冤為念嘗曰公門路上好修
行未嘗不可從中作福也約諸好善者冬施綿衣夏施葵
扇凡益人事力到便為磨練勤慎一秉至公　上官知之

事多信任年四十調補浙江嘉興縣司獄值獄中囚犯饑
疫累累公施藥治之救活甚眾改調歸部州學理司倉兼
管仙橋稅廠客商稱稅相待以誠勸其事者以刻薄為戒
有土豪爭山毆人傷骨被告發官使公勘驗土豪懼以五
百金托公邀賄公返其金直言於官治其罪御史黃色白
胥吏多欺着李賜祿懷知青天白日矣交遷遂檢公生效
子次子好問舉人選知縣第五子待問萬曆進士官戶部
尚書　金花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糶可
得重價張曰吾豈圖利哉或勸之曰施張曰吾豈圖名耶
今盡出所積雇人修路一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里邑人爭
受役得飯食工錢養其身并養其家而路與堤又成百家

公利自古行善無如此勝算也公壽九十三子孫科第不
絕因工代賑減為善政但當事者當審其勞如在世時急要安一邑江險有十五灘一日作法祈神乾之一神我冠大袖哀然延日現師之意不過欲使舟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利縱有小費不足為慮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衣食可全賴負販為生今平灘險小民衣食何如歸日汝所見非吾所及也遂止此又不可不知
雲南嚴瑛名醫也好義樂施人求療者卽與之貧
人加銀五分施之積有年後生恭肅公靖性曾鈍父曰吾
力行善事而生子不慧奈何夜夢神摩靖額而針惡氣冲
出遂過目成誦登嘉靖甲辰第官冢宰孫似祖進士官尚
書
蜀郡大饑義士許容有穀千石盡用賑饑穀盡繼
之以錢錢又盡來者益衆而富民羅密有萬石閉糴以貴
重價許焚香禱於文昌帝求其默佑因轉奏上帝赦取羅
寄之穀以濟其急乃發其倉穀隨風起自空而下旋成小
堆通於郊野唱民自取羅之穀一時俱盡氣憤而死鄉人
感許之德次年酌还者衆時有司詳報朝廷命許為邑佐
官子孫昌大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操舟
過此失足溪中程遣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
歸毋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
退婚孝廉親往力論乃成婚年而夫卒有遺腹子孀婦
撫養教之讀書燈下嘗流涕曰汝若成人無忘程先生大
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房成一義必朗誦吁絕文
完忽放声大哭適程與之同號亟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
得意不料燈爆焚卷叙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騰寫

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即以卷與程遂成進士少年詣程寓
問公平生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
救一女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他復諧伉儷或
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即我母之大
恩也敢望報乎以母語告之事以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
楊州蔡璉建育嬰社其始以四人共養一嬰每月出銀一
錢五分遇路遺棄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
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
為補後蔡子孫賢盛無比　江左萬拙庵平生好行陰德
嘗謂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
一石礙人行去之可也子孫進士　瞿嗣興好行陰德
值大雪有一家凍餓不能起瞿憐之暗攜錢十千投窗隙
而去其家得濟莫知所從來也又歲歉有善人來糶穀受
錢五千故應他事久方出佯忘之曰錢十千耶遂倍予之
此亦仁術凡負販小小營生者多償其值家人怪問之瞿曰彼
胼手胝足以求小利養家何忍與之較耶享壽八十無疾
而終子孫累世貴顯　江西舒義旌年踰五十遠館湖
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怪問之曰夫欠官銀賣妾以
償不忍分離且有幼兒妾去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惻然
問欠幾何曰十三金翁勸同行人各捐一金以保全之皆
不應公盡以束脩予之空手歸語妻曰我兩日未食速為
粥妻曰無米公曰借諸鄰妻曰借已多矣專望君歸還之

今再備必不肯公告之故妻曰旣如此有苦菜可食遂往
採和糝羹食之食畢就寢忽聞窗外呼曰今夜吃苦菜來
歲應狀元明年遂生恭甲戌成化丁未狀元官宰相公封侍
郎一善可當萬善此須是矣　與花韓樂吾家貧遇荒年典賣俱盡
只有米兩斗有友絕食兩日哭告於韓韓欲分半予之妻
曰明日如何韓曰不過遲死一日耳遂分與之夜夢神人
曰汝念已濟人上帝賜汝金一窖在某處次日往鋤果得
之韓夜思此二事甚難而苟韓二公慨然行之宜其得報之速也　黃鍋順德人少聰
敏博學能文與人交務存忠信年五十每出外歸依果
奉獻娛戲親前母終盡哀丙辰鄉中水夾土堤崩決公自
出損金易之以石後大水堅固不崩屋舍田園賴以保護

人呼為黃公堤子士俊萬歷狀元官尚書　汝南張孟
球為按察使歲如千歲歉自食粥菜歎曰百姓饑饉吾當
與之同苦安忍食厚味耶因出己俸并夫人衣飾賑饑於
是富家爭出米賑濟全活無算後五子登科　湖州韓
其忠尋好善為府中皁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
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囑杖下一花藏豬血於中
復以竹片縛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豬血濺
出人陰受其福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
索人財者往往勸解終身不倦後生子參政孫狀元
楊仲和初為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悞遭天譴立棄司官
盡反平生惡業皆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喪疾急

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即以卷與程遂成進士少年詣程寓問公平生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他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耳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即我母之大恩也敢望報乎以母語告之事以師禮遂通家往來不絕

楊州蔡璉建育嬰社其始以四人共養一嬰每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棄子女收至社所有貪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為滿後蔡子孫賢盛無比

江左萬抑庵平生好行陰德嘗謂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礙人亦去之可也子泰進士

瞿嗣興好行陰德値大雪有一家凍餓不能起瞿憐之暗携錢十千投窗隙而去其家得濟莫知所從來也又歲歉有善人來糶穀受錢五千故應他事久方出佯怒之曰錢十千耳遂倍予之此亦仁術凡負販小小營生者多償其値家人怪問之瞿曰彼畊手胝足以求小利養家何忍與之較耶享壽八十無疾而卒子孫累世貴顯

江西舒義崴年踰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怪問之曰夫欠官銀賣妾以償不忍分離且有幼兒妾去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惻然問欠幾何曰十三金翁勸同行人各捐一金以保全之奮不應公盡以來修予之空手歸語妻曰我輩日未食速為救妻曰無米公曰借諸鄰妻曰借已多矣專望君歸還之

今再借必不肯公告之故妻曰旣知此有苦菜可食遂往採和糝羹食之食畢就寢忽聞窗外呼曰今夜吃苦菜來歲應狀元明年遂生芬甲成化丁未狀元官宰相公封侍郎一善可當萬善此須是矣　興化韓樂吾家貧遇荒年典賣俱盡只有米兩斤有友絶食兩日矣告於韓韓欲分半予之妻曰明日如何韓曰不過遲死一日耳遂分與之夜夢神人曰汝急已濟人上帝賜汝金一窖在某處次日往鋤果得之韓黃恩此二事甚難而二公毅然行之宜其得報之速也　黃錫順德人少聰敏博學能文與人交務存忠信年五十每由外歸依果奉獻娛戲親前母終盡哀丙辰鄉中水災土堤崩決公自出捐貲易之以石後大水堅固不崩屋舍田園賴以保護

人呼為黃公堤子士俊萬歷狀元官尚書　汝南張孟球為梭巢愛民如子歲歉自食粥菜歎曰百姓饑饉吾當與之同苦安忍食是味耶因由己俸并夫人衣飾賑饑於是富家爭出米賑濟全活無算後五子登科　常州韓其忠尊好善為府中皁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藏杖下一孔藏豬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豬血濺出人陰受其福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勸解終身不倦後生子參政孫狀元　楊仲和初為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司官盡反平生惡業皆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喪疾急

無不周恤。家產為盡。遂證仙果。敕封悟本真人。
清趙申喬。江南人。幼讀書。威儀端肅。見父兄。必拱手旁立。
及長就學。五鼓必起。況吟點誦。師或不在。館諸友遊行嬉
戲。公則靜坐無譁。受讀文昌陰隲文。自見常州俗。每用廢
書包烟。或捲作燭心。公切為惜字。約邱至數箇。偵人往村
市。朗誦講繹行之。數載。其弊遂除。公極孝。念及父母恩。憂
無以報。每欲揚名顯親。益謹身勵行。一夕夢灶神曰。汝惜
字之功大矣。但村館童蒙。焚化字及污棄在地。汝能收拾
付之長流。此方便法也。功德倍加。於是再行收字灰之法
每月初一日。著人往村館收之。康熙庚戌會試。完寫卷被
墨污。見一人以袖拂之。墨跡遂去。登進士。歷官浙江巡撫

下車即出示。禁買淫書。小說及演淫戲。犯者重治其罪。并
禁市店。不得用字紙包物。歷官戶部尚書。子熊詔。中康熙
狀元。曾孫依玉官內閣中書。　周善長為郡刑杖手。居
心忠厚。以濟人利物為念。嘗謂同儕曰。公門裡面好修行
吾輩在公門中。為不善。如入寶山空手回。以是凡遇鄉民
之訟者。多為調解。勸休。其家貧理直者。尤力護之。每日數
次行杖。置便桶中以小便。可以去瘀生新。浸久雖杖至血
肉狼藉。不至糜爛。時有鄧太守者。嚴酷杖人。不見血不止。
用是全活者眾。同儕化之。公子幼敏而好學。自館中誤衝
太守道。為前驅所執。太守見其幼。呵而叱之。歸發憤曰。安
見吾他日不為太守耶。公笑曰。見志矣。我為隸。你尚安能

應試爲太守耶、子不敢辨、誦讀益勤、及長文名大著、郡紳
多愛重之、三學諸生爭促公令子赴試、一試補廩、後中解
元、孫進士、至今簪纓不替、　蔡佩蘭德清人、初聞寶燕
山之爲人、心嘗慕之、以勤儉起家、一日慨然曰、人生不過
數十年耳、若不做益人事、營營計較、空有財名、難保子孫
長享、不若做益人事、可以得福、是夜夢寫一大福字、嘗有
碰云、善原修之在已、功莫大於救人、由是修橋梁路、恤孤
救貧、時遇歲饑、傾家賑濟、後復豐裕、建一屋、落成之日、又
夢一人舁紅盒四片、每片內有第一兩字、公喜、修行益力、
傳至孫奕、孫官一品、曾孫啟櫟康熙庚戌狀元、玄孫庄元
壬戌狀元、特有紀恩詩云、八對彤庭策萬言、傳臚高唱帝

臨軒、君恩獨被臣家厚、十二年間兩狀元、元彬辛酉解元、
始悟四个第一之兆、公壽一百八歲、無疾而終、　崔謂
章南海人、好善樂施、圯村向明門前路數十丈、盡砌以石、
獨力任之、於族中倡育才會、以培養後學、化族之鰥寡而
貧者、每月給銀五錢、大寒各給棉衣一件、行之數十年不
倦、生子樹良道光盛生登第、孫維亮道光舉人、　胡建
中順德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弱冠爲伯父嗣、善事伯母、雍
正間連歲饑饉、公捐米二千餘石、賑濟饑人、全活甚衆、當
時以生佛呼之、子經綸乾隆武探花、　溫汝适順德人、
同科進士楊蓋相之員、公一生官僚文學侍從、名場穩順、
當以四品歸田、後授編修、子憂西綸、值乾隆甲寅棨園圖

崩決公居龍山鄉益在圍中舊例修築税畝起科公勸順德富戶格外加捐竭力完築全圍鞏固復在鄉設立義倉樂善不倦服滿回京楊公詡曰君回鄉必多蘇福田乎何以骨格大異也可卜二品歸田矣公告以故楊笑曰相自心生前程不能限也公後為陝西甘肅學院廖司文柄陞兵部侍郎及歸田復請大吏奏準請庫銀八萬兩發商生息除還庫外求得息銀作歲修利賴無窮焉子承協道光進士汝恬嘗曰吾母仁氏嘗訓吾曰汝曾祖惺菴有活嬰之德汝祖適齋（名潔修）有睦族之誼汝父（名登干）又能好施每歲捐米數百石賑與族党凡族之孤寡無告者月賙之粟歲以為常汝曹誌之無墜先業公兄弟十三人汝迪汝進皆

嘉慶舉人

東莞何氏世積德有文倪者性仁厚務施捨承先人產業學貿易虧其本負欠纍又公普不負人盡變其家貲而償之未嘗稍毫求減也還債外利七十金仍闢小買賣於是生理日盛歲饑則携銀米濟窘食極之門投之不使人知有見之囑勿言恐難為繼也又以彊鄰逼處遇行善處必多出錢其不敢先發者務囑他人唱而已為之助子景贒能体父志早卒二子幼贒妻吳氏精明慈惠行善不倦鄉鄰爭者藉其一言而解人服其德教子先行後文二子長成家亦因矣長子鑑謙和孝友不幸早歿次子鯤道光舉人凡邑中貞節者婦代為表揚患難者婦代為鄉校鑑生二子長仲山授訓導次仁道道光解元仲山

子廣修同治舉人一門老幼六十餘人肴又以禮文相樂
福基未艾云　樊用周高要人素孝弟好施濟宗族親
戚凡有冠昏喪葬踵門求者必有所贈代人買物貧者不
問取直每客遊遠歸鄉人皆喜謂公歸來必益及我也
生平好修道路近村有鎭江廟公首倡修建於樂助外支
過甚多並不向衆人取還公登上壽第四子炳漢咸豐進
士炳漢好談因果濟急扶危義所當為傾囊不吝嘗對族
兄弟曰前日勤讀者科場之書今勸讀者聖賢之書也知
書中之理用則曉做文知書中之理用則曉做人
馮省孟南海人性好施鼠與癸巳歲饑有鄉人某欲賣妻
子求活已成券矣公聞之慘然贈之金令還債不責償且

焚其券嘗往市糶穀八穀於倉得數十金即訪還穀主又
念族党子弟貧者不能讀書於是立義學延師訓誨多所
成就妻張氏妾簡氏並知大義能利益公年八十夫婦齊
眉慶徙座右題曰寬厚一分他人受一分之惠刻薄一分
子孫減一分之福窮終身誦之孫成修乾隆己未入翰林
歷為貴州學院曾孫斯衡斯傑玄孫光謨肇元並舉人
韓裕博羅人性孝友父母早歿撫育弟根讀書成名家頗
饒好施每歲晚夜必從至二三更見鄉里貧極必用銀一二
包或一二兩或三五錢置之門下叩門數聲即去人知公之
賜也往往踵門拜謝公曰我是晚未出門安有此事遇貧
乏者賜之無名故遺金於路貧者見之或拾還公公曰汝

福也子之或不受公曰我既失去而汝得之是金非我得有
也必分半謝之每歲自捐銀一百兩舉婚喪賑饑事做
棺木衣被䘏犯人生平慕善凡益人事無不樂為生子
六人次其孫乾隆舉人四子益令優貢孫榮光道光舉人
曾孫師交咸豐經魁其餘廩生二貢生四庠生十餘一門
六十餘人衣冠文物罕有敗類者　周居庭東莞人初
貧以賣魚為生性忠直一語不欺人村內有糖房一間係
南海東家所做公賣魚之暇在舖內洗掃諸事兼管東家
愛其勤慎留為雇工公待東家如父待眾伴如兄在舖內
事如自己事東家甚重之眾亦喜其謙厚後東家老收本
回家房付公曰吾幸豐財願已足矣諸工皆非吾志雖以

遠來今將舖內什物及收剩餘帳一切授汝由汝開張今
汝真誠無庸要汝價也遂歸公發手做七八年間大興財
利復將所收賬帳及舖底作價約銀千兩親往南海回
交東家東家曰吾志不在此公曰舖底賬帳皆東家錢何
敢礙為我有東家曰世間有如此忠直者命子姪皆來拜
之公辭別東家曰吾有土產鹹羅蔔命以瓷封一埕予之
歸家啓視即原銀也由是生理大發富至數十萬生四子
皆有功名書香不絕　馮樹餘高明人父榮章好談因
果交多刻善書分送咸豐七年三月公與兩紳入縣城吊
喪是晚兩紳回家公留宿城內次早客匪忽來擄兩紳被
害公喜得生後與其子往灵山探問生理一日往佛山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匪忽起旗大殺村內成灰父子亦陷中迹活人謂其父毋
刻善書之報、　郭聘中南海人初貧困及長辛苦雇工
中年積貲遂成富室修砌前路四百餘丈砌以石嘉慶丁
丑歲捐貲賑濟所買田業或有虛税公亦承之人曰盍田
丈量論税為均若以虛税為田何其愚也公曰吾固知其
不可但念彼貧者無田而溢税不若吾之溢税而有田彼
之遺累無可償吾之受虧猶有補也嘗買族某之宅憐其
夫妻老無止宿由他往至沒以居孫乃心同治進士、
何有年順德人慷慨好施康熙已未海寇大集劫掠御村
男婦紛紛奔避有渡經過黃浦谷三隻傷者病者凡二百
七十餘人無所得食黃浦最近公居眾匍匐至公給以衣食、

買藥醫傷復助以盤費而歸丁丑歲大饑捐貲賑四十餘
日活人三千賈黃氏子為仆知其父失養所致厚給歸之
孫謙泰乾隆進士謙泰之子向中貢生向中之子思群嘉
慶進士、　方世隆好造船渡人後生一子名雲路官湖
廣總戎在鎮羅單隻身迹難而阻河後有追兵仰天大哭
忽有老人以船許渡及岸登人與船俱不見方悟其父造
船之報、　潘好古處州人時大水屋廬漂沒好古挈妻
子托浮屋以援有乘篙掉舟來者呼亟濟備仆賀與坐扶好
古即舟好古顧同避者尚十餘人亦息曰吾去是其魚矣
乃諭其子姑置已告之舟子曰吾德公長者故脫公他何
知焉好古曰此距平地不十里汝一往返生此數十人為

德。不已多乎。我終不忍已。獨脫所餘人。爵世所子。後之眾
畢濟乃濟已。六子。二進士。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
之號張佛。產乡二子。每歲。糶穀索廟錢六十文一把。值歲
歉。鄉價八十。其子欲增之。張坐於門。看糴者出。問其價。曰
略增些。必張以錢還之。自後其子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
第。黃溪馮公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
諱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上海
潘氏。傭工為業。六世單傳。至恭定公父。行善愈力。扶貧救
急。戒殺放生。無一不至。為縣吏。每遇冤獄。必曲為申理。官
未允。甚至涕泣哀求。賴以寬宥無算。一夕。官夢大星落吏
舍中。遂生恭定。官一品。子孫繁衍。科第不絕。為上海望族

齊家禮游梁人。性好善。常造棺施人。有不能葬者。贈以錢米。
終身不懈。壽八十沒。後。託夢家人曰。我平生造屋宅與人
居。住廿四郎明年秋必發解。自後子孫組登虛榜。一□陳發
妻。少寡。居自織手巾為業。存心利物。于街坊備巷每夜點
燈。十盞以照行人。嘗訓二子。力行方便。好事。後遇仙女授
以織錦之法。市人爭買。家遂富。一子為名醫。一子成進士
李士震。南海人。性好施。讀書明大義。弱冠寓居佛山。業儒
習賈。易歲。持工金歸。遇李姓。於途。因不食兩餐。與公。傾囊
予之。後借貸歛還於湖廣桐潭廣西蒼梧。稍獲餘利。即分
給宗族之貧者。遇歲歉。及婚嫁。其困甚。助之。又建始祖及
另祖祠。動費盈千。皆自捐出。其他橋梁道路。必倡捐修整

乾隆丙午丁未廣東大饑公儕又不樂采幾仙山衿耆集衆捐貲請官給牌照告糴鄉省衆以公誠實共力推舉公闔邑大喜告於衆曰某本社平鄉人親族兄弟多鄉居某自捐銀二百兩願因牌照附買歸賑親族顆米不敢私衆義而許之到湖南柳州盡買米歸賑救活甚衆公親族亦多免於死公生五子次可溫三可瓊四可蕃並登嘉慶進士官翰林時有同胞三翰之名可瓊守應棠官池州知府孫榮岱山東布政

葉千元順德人少孤貧年十八隨人海南雇工十年間後金三千謀歸娶養母遇一巨舟遭風覆沒近有漁舟數十莫敢救公疾呼救人救一命償百金衆利其金爭救之撈二百餘人衆索償遂傾其囊且照吾所許應二萬餘金今只三千想諸君亦有好生之心盡吾所有舉以分償諸君允否衆曰諾又知公之不復有餘也留五百金還公爲歸家計歸後造屋娶妻妻亦賢能得母歡遂借貲復往海南經出港大風發舟覆得一板浮沉片時板又漂去自分必死恍惚間似據大魚之背遂緊抱之半日近岸則雷州海康縣界也舉目無親又無盤費曠處湖中捕魚蝦自給如是者四年適苦雨連旬不得食者三日矣略一雨歇攜魚具至海岸得一大鯽約重二觔將賣之雨又至走數巷一人冒雨來曰天助我也吾父病癱險幾死醫謂得大鯽半以食半以敷庶可愈但物典當已盡願見惠以異時償也公曰吾不食已三日安能異日償

乎其人泣請不已公俯思良久曰彼不得魚父死我不得錢願我或尚有救饑之力彼更無救公之策矣遂慨然贈之其人叩頭去公空手而行急欲叫乞忽雷雨交作見一小廟遂躦身入神案下困極假寐見一神人問曰汝非順德葉某乎曰然好心好心已餓三日而以大鰤予人公曰心要好奈命不好何神曰汝無怨今生命須怨前生汝前生為南海刑房吏為索賄故害死二十四人斷汝世世以次抵償不得好死前者覆舟理宜死矣以汝前十年捐金救二百餘人除二十四命尚餘二百人之多盡免夙愆其餘享福況汝心慈善妻復賢孝將來子孫衍慶未艾也公曰流落他鄉得歸奉母受賜多矣敢望福哉神曰風將起時

有海船避前橫港內汝急呼救可搭回御上帝憫汝能嘉汝孝賜汝黃金二缸此金百年前海船沉溺者今已藏沙際汝往見宝光現處可挖取之因問曰敢請聖號神曰我獅子大王即汝覆舟時救汝者語畢神送出門從雷光中示藏處行數步回顧廟不復見遂依神所指見近海處黃光隱現以手扒之隨扒隨見復用沙掩蓋囑睹四顧見數人駕小舟來取水者問船主為誰則舊曾相識載以歸不數日到江門回家運貲歸建屋置田遂成富室生四子皆有功名後裔繁衍一代積冤數世償之而不足一代修善數世享之而有餘須奮一念之堅洗前生穌來之孽

茶陵陳文福性好善歲凶發私庫平糶貧不能糴者鬻之有道人乞米福與之酬以百錢不受道

人出、題其壁曰桂子蘭孫連步武陳後富饒復起經濟倉待賑、三子皆登第、孫官太常財色兩關須打破古今到此幾男兒、陳公於財上見得徹、打得透、了。山陰金軺精保嬰術以濟世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必急赴之越俗医家多出入肩輿軺年八十猶步行曰欲使貧家早受此半錢惠耳遇有危疾貧者不能服參者自備撥劑中所活者無算後軺八十七夢金童玉女迎之異香滿室子孫簪纓隆起

滑世昌為医官嘗以救人為心鄭人德之夜夢城隍來訪言此有非常災君家亦坐危上帝以君多所濟活命救君一家但耗財耳不至凍餒來日夜半火作風迅燒死無算滑居烈焰中忽有壯夫數十著紫衣排列火邊驅滑一家登轎適空處避黎明劍埃燼得銀百餘両始信不至凍餒之言徙宅城中医道復振凡有危疾貧乏之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

南昌熊兆昌精內外科医不計財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遇有危症貧者當服參者自備為末投劑中更贈以錢凡富者所與之財皆為濟貧之用無私藏也遇歉歲即步行不乘轎恐累人時病疫者多甚至賣父遺田以濟所活無算丈冬大雪禱怡然也年八十端坐而逝異香累日相傳上帝命為福建城隍司子孫繁衍甲科不絕為江南望族

烏程吳維藩行善於鄉歲饑命子糶米平糶諭之曰得利乃一己之私失利乃萬人之福每日暮令人梯牆而望見

有不能舉秋者負米予之一日自外歸見路有寒者急至
家以所製新綿衣予之自為溫服云綿袍澤莫如積德振
家室還是讀書曾孫後道光進士　劉宏敬遇相者曰
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宏敬大懼相者曰相不及德德不及
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度量尤寬宜有二年之期勤修
德業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況壽乎吾三年後當來
此後三年相者復至曰君壽延矣請看君自眉至髮視之
宏敬側見露顙相者曰吁是有陰德上動於天福慶未可
量也後果然　奉新甘樂天家富性儉好施每自錢財
天上帝交於我當體上天濟物之心不負所交遂歉年即
將倉米煮粥施鄉里又開句施藥捨棺義塚造橋修路費

物放生孜孜為善壽百三歲曾孫汝棨官尚書汝棨父萬
逵弟汝逢姪朱雍正丙午三代同科　常熟徐翁好行
善事貧者濟衣食病者施藥餓死者施棺櫬嫁娶者施奩資
數十年不倦夜有鬼呼于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秀才做了舉
人郎翁積忠厚鬼又歌于門曰千不誆萬不誆徐家直做
到都堂子誠果登第官西浙巡撫　崑山徐竹亭為蘇
撫嚴文靖公幕友時江浙大水公代具疏本請賑文靖未
決將卜公囑卜曰第云吉乃開倉而後請於朝全活無算
子開濟公在崇禎時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其家空樓命
公監守公悉贈資放去焚其室擕玉曆書版挈家避寇太
倉平生印送玉曆警世書甚虔後生三子長乾學康熙庚

戊探花、官尚書、次秉菱癸丑探花、官侍郎、季允文順治己
亥狀元、官宰相、同胞三鼎甲、古未有也。乾學五子俱登甲
太輿貢方舟、官維揚教授、與夫人俱好善仁慈樂施遇饑尽
將私產施濟親族孤寡無遺。又捐貲刊金剛玉律感應陰
隲諸經數十部。廣延放生。以萬計。生五子。皆登科。叔琳、康
熙辛未探花、　武林嚴灝亭與李遂乃辛卯計偕過吳
門、夢關聖諭以廣刻善書勸迪來學。及歸竟忘持奉。丁酉
謁選得漳州司理、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因取朱在
庵說定感應篇手訂爲嚴刻之、且告以故、因捐俸付梓。子
會槼進士、　袁仲誠少業儒、鄰有畀母兪以家財不公
欲訟兄、仲誠諭以手足性情不可解、遂罄己財予之、而訟

以息其兄不知、而仲誠亦不言、其嘗讀書而已、一夕夢人
持榜與看、曰若有陰德、今得魁天下名、果登第、　辛兆依
順德人、有至性、母歿哭至絕、事父承顏養志、事繼母如
事父、親族欠債貧困難償、輒焚其券、康熙丁丑歲大
饑、悉出所藏穀、以濟饑者、衆貲自勸于倡、登進士、孫濟
美亦貴、　潘簡康、賦間諸生也、天性孝友、爲人方正嚴
毅、最樂敬人爲善、雖鄉人之推尊者、亦敬事之、嘗爲河
口義塲、舍施棺槥、音衛小棺。瘞骨無算、壽八十六、孫汝誠、汝龍、
同科孫爾垃乾隆進士、後裔多登庠者、　一生赴京兆
試、夢其父曰、冥司命我送觀科場矣、生問子可得第否、父
曰、終身秀才、生拜求之、父曰、汝效鎮江太守葛繁爲方便

可算命是歲又下第乃謁某師事之問行何陰德見重幽
冥曰余平生喜行方便每日必四五條今四十餘年未
嘗怠生問如何利人公偶指坐間櫈子曰如此物置之不正
便礙人足了為正之若人饑予食渴予飲言語動作有可
以利人者隨處隨時皆可為也生拜受教力行數年後乃
登第

浙江孫士毅曾祖以農為業和平寬恕鄉有土
豪惡而狡以翁有財思弱謀所以傾之適有劫案使劫誣
扳其名拘翁赴審定為死罪又使人謂其妻曰爾夫雖論
死尚可謀贖妻聞言而喜盡賣田產付之翁出獄到門拜
謝土豪曰將爾妻嫁於人爾方得脫翁驚曰我幸有救而
得生渠以無救而致死是渠之苦更甚於余也況渠代余
而死可不謀以救之乎懇再伸法土豪曰非財不能為力
翁歸與妻謀悉將祖父祭田并其住屋賣之為營救之資
而不知俱為土豪之囊也其世受人欺如此翁後勤儉成
家財產復裕見人嫁娶喪葬不能為力者必捐助之貧病
則助以藥傳至曾孫士毅幼讀書終日端坐夜讀至三鼓
不寐深求經濟之用後登進士大張燕會土豪子孫有乞
焉於其門者後毋以征討有功平前後藏為兩廣總督晉封太
子少保世襲輕車騎尉

福建閩縣近日科名人稱廖
氏而廖氏以鴻荃尚書為最尚書之祖本貧家見田行伍
出身官把總歲晚學射門生送年敬錢粟一千公念某親
戚新死未久妻寡子幼遺粟往而買米五斗送之其家曰

廖家曾送米來又何送爲問之則夫人王氏於滑晨送米
五斗矣歸而問之夫人曰吾念彼貧是旦將首飾典雇買
米贈之耳公喜曰如卿可謂先得我心矣後往臺灣辨海
匪牽連甚衆公察其寃者免之活數百人尚書之父封翁
奉侍毋否順戚至嘗有親戚某爲縣中糧房書吏侵蝕官
糧收獄鞫治其妻持屋契泣告借錢三百千王氏謂封翁
曰此好事汝宜做封翁立予之次日又來云官項尚不
敷再求借一百千王氏曰救人須救到底此事亦宜做封
翁又以百千益之後訪知其夫出罪後令其妻試之也竟
不問待婢甚厚及時遣嫁務擇配得人不貪重貲人問之
則曰婢亦人女也其厚德如此子鴻翔鴻禧皆舉人鴻苞

鴻藻皆進士鴻荃榜眼與鴻藻同榜官尚書 方現承桐城
人幼讀書明大義看古來忠孝事輒動又有何往之意其
父因南山一案發北口外公以父在遠地思念不置遂變
產携銀以供父用隻身徒步往返萬里足為腫後復往省
歸至浙江聞有鄰親父在寧波發富雖不識面亦往訪之
到門見諸奴孫裘貂傾自顧衣衫襤褸未敢直前乃於其
巷賃屋以居欲投名帖借資無貲盤纏亦遂囊空如洗對
門有賣肉姓陶者公告之故陶揖首曰我與彼同巷二十
年未嘗見其周恤一親朋者因問公曉算法否曰略識陶
曰歲將終煩公代開欠單以便索欠公握算細為分列陶
收欠比往歲倍豐以為藉公之力也留公欵待元旦後公

欲起行、陶奉綿袍裘鞋襪復至、奉公訖、見公悄敝脫已帽
易之、并贈銅錢二千、遂別去、至杭州、閒步西湖、見布一幅
寫相法如神、數百人圍之、相士一見公、亟出揖曰、貴人至
矣、邀公同入小廟、延坐曰、觀子骨格、德容滿面、必享榮名
當某年為某官、某年為總督、可惜不能善終、現今官星已
露、可速赴京、以圖机會、公曰、無論罪人子、無路仕進、即有
机緣、素手空叉、何由北上、相士啓篋取銀二十兩贈行、勸
其速去、勿遲、遂出一名帖曰、他日為陝甘總督、有總鎮官
遲誤軍机、當斬、千萬留意救之、問總鎮姓名、不答、遂行、至
直隸、行李被人搶去、時大雪、冷死古寺旁、寺僧開門見一
虎臥、走告僧主、出視、果虎也、細看乃公僵臥雪中、扶入灌
救、始甦、僧知其非常人、留府之、留數月、及行、僧曰、昔吾寺
有老和尚、好弄古玩器、請以贈君、公遂載至直隸總督署
前、攤列發賣、一日總督出行、前驅喝道、公收拾稍遲、被喝
碎之、復加鞭、公忿去、赴京、至東花門、拆字謀食、遇平定
王經過、見招牌呼問、招入王府、為掌書記、府署楹聯、多出
其手、上臨幸問之、以公對、召見、賞中書銜、雍正壬子、從平
定王出征、十年間、由布衣以軍功至總督、公既貴、招賣肉
姓陶者、贈三千金、令改業、為其女嫁士族、公為陝甘總督
時、籌運軍餉、茄略開總鎮、某違誤軍机、當斬、公力為解脫、
因知相士乃其父也、每思晚年不得善終之語、心常惕惕
不自安、迎相士至衙、求解脫之法、相士曰、天數、惟行大善。

或可免。公遍查案件，見直隸通省所報，每歲流民凍餓死至數百人。欲設一留養局，時逢極冷，則發常平倉穀賑之，交春聽任其行乞，方擬議未及奏，公鼻相士見公，喜曰，公滿面祥光，必為莫大陰德，不但可免刑戮，并可望累代榮顯矣。公遂奏請永為例，上許之後，陝甘軍營失机事發，兩督撫一將軍，皆正法。公獨原情得免，始信大善能免大凶，相士之言驗矣。後為直隸總督，年六十一，生子維甸，亦官直隸總督（公能度相，救其急弱，於民先求有益於人）

徐潮浙江人，家世寒微，以攻魚為業，遇覆舟，彼溺，捨命往救，嘗備凡藥餅酒，為救人之具。謂凡溺水，則飲水必飽，神氣必昏，得藥通其開，酒消其滯，則甦矣。傳至封翁，見客舟行險處，必大呼嘯之，每早起，叩天喃喃懇求，四海之內，水陸平安，群舟無災。為徐癡，每月中，波平風順，行舟無事，到月晦，必酌酒坐船柏梗，唱滿江紅之曲。一日江潮大作，一舟為風漂破，翁急救之，中有一人，乃福建舉人，赴會試者，翁留至家，是日其子生，舉人曰，今日風潮大湧，命名曰潮。生前一夕，翁夢入城隍廟，神出迎，賜翁坐。神曰，汝家三代，每遇驚危，救人心切，藉汝家力免死者，十三人矣，而且男不貪淫，婦知孝養，數十年，如一日，喃喃叩祝，上格彼蒼，非賜佳兒，無以彰厚德。翁醒大喜，次日生潮，又幼聰敏端肅，登康熙進士，官河南巡撫，興利除害，知無不為。時山東大饑，飢民就食河南，潮令有司給粮，必養。復捐米粟，於省城四門，按日散給，秋成後

貲。造冊籍。全活甚衆。擢吏部尚書。潮子本。初讀書。不習尖
巧。見友案頭置西廂水滸書。嘆曰世道壞矣。焚燬之。亦登
康熙進士。歷官江蘇巡撫。潔己愛民。歷官東閣大學士。加
太子少傅。本弟杞。進士。官陝西巡撫。本子以炟。雍正進士。
官禮部侍郎。 黃芎洲。直隸人。少好讀書。攖血虛症。服
藥不效。一日。見童子讀朱子家訓。字多訛錯。公隨口講
意義。群兒欣欣動聽。公以為可教。日日詳講之。由是身体
漸健。久之不藥而愈。公喜曰。善書之益人如是乎。遂搜買
善書。復變產。廣為印送。後為曲陽教諭。與夫人俱捐貲刻
各善書。每年印送千部。夫人至典首飾以助。一夕。夢祖父
曰。汝刊印善書。流傳廣布。引人去邪歸正。有轉移世道之

功。我等得藉超升。汝諸子亦登科甲矣。公生五子。長叔林
康熙探花。次叔琪。乙酉進士。次叔敬。叔瑛。同登巳丑進士。
叔瑄。舉人。以善書勸人為心。即以善書為傳家至寶。子孫科第也宜哉 彭德先。江
南人。天啓明歲貢生。日以益人為事。念農田苦旱。創為水利
之法。萬姓賴之。自捐貲。僱人拾字紙。並收買殘書。每年至
數千斤。焚化付之河。生子彭一庵。性至孝。登順治進士。為
廣東長寧知縣。愛民治盜。以註誤歸。專談性善。引導後學。
遇歲歉。極力賑濟。見善書必印刻。敬惜字紙。老而不倦。生
子定求。康熙丙辰狀元。孫寧求。壬戌探花。定求為秀才時。讀
古人書。常以忠孝自勵。家奉文昌帝君。佩服陰騭文。始終
不倦。聞一庵公在長寧縣。被誣落職。寢食不安。急往省難

幸事得解，奉父以歸，及後大魁，自設放生會，又建育嬰堂，
察貧戶之欲溺女者，戒止之，日給米三斗，三歲而止，官至
侍讀，歸御扶持名教，暇則焚香安坐，一燈一榻，蕭然而已，
子正乾，寬厚慈祥，嘗建屋，聞有碍風水，命匠人斲柱木短
三尺，其損己益人如此，後以子貴，封一品，正乾子啓豐，擢
正狀元，官兵部尚書，啓豐子紹咸貢生，紹觀紹升，同登乾
隆丁丑進士，啓豐孫希洛希濂，並進士，咸紹子希涑舉人，
希涑子蘊章，道光進士，官戶吏二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彭家世德相承，科甲不絕，宜哉，　鄒兒金江南舉人，以
會試至京，遇病，往金山寺，一日江中忽大風，覆舟甚衆，
公急命寺僧大呼漁舟救得一人，賞銀十員，撈得一屍，銀
五員，活得十一人，屍十九，計費二百餘金，因與僧酌定其
法，自己捐三百餘金，造救生船，募人守候江上，全活不可
勝計，有富家問公曰，吾望諸孫讀書，而皆一片愚頑，何也，
公曰，君何不代為讀之，曰誦讀在心，豈力可代，公曰，君不
聞聰明本是陰騭，陰騭引入聰明路，危發達兒孫，皆祖
父之至德感神，有以開其靈竅耳，孫鄒忠倚，順治狀元，
浙江湯斌曾祖，家世貧寒，開一小店於鄉隅，公平交易，從
不欺購，有客遺下銀包四十兩而去，久不回取，翁借用之，
每得利，必足其原數而封貯之，後客來，翁曰，客前有遺失
物，尚記憶否，客矣曰，銀也，吾豈不記，但念君果欺心，復追
無益，若居心誠實，待暇再訪，未遲也，翁曰，吾已將銀作販

運數月矣。客喜曰：不還不足以為仁，藏而不用不足以為智。仁且智，何事不可為哉。吾再以銀三千，由君販運。翁曰：倘缺本難以償還。客曰：即缺本，不責君償。竟付金來。十餘年間，發至巨萬。蕭山縣（居卽縣試）學額本二十名，乾隆間皇太后南巡，加恩五名。邵貴（例貢縣丞）無所出，未能奏文準行。翁奮然先題千金為唱，其事始成。或曰：君尚無子弟應試，為誰獨捐？翁曰：吾想初生墜地，未有一錢帶來，今所享皆天地之財。以天地之財，為天地之用，世道乃成。吾聞有濫費三千金用諸無益者，不勇令人可惜哉。翁以產業日增，營造屋宇，為鄉里無賴子所欺，謂上樑必擇十惡大敗時日，樑上必書此四大字，方無礙。一鄉風水翁一一從之。縣官素

曉陰陽選擇，適因公事過門，聞剝啄聲，知係上樑。以此時日大凶，怪入問之，見樑上字，大駭。翁以實對。縣官命拘擇日者詰責之，謂翁曰：有大量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所能侵也。（家之盛衰，非甚日能操其柄。善降祥，惡降殃，明[illegible]較道理矣。其人果善，豈因凶日而降之禍；其人果惡，豈因吉日而降之福。選日不可憑，亦無關禍福。此世未有寫十惡大敗字於樑上者，今竟有之，而家日滋興，信乎善心能消惡殺也。）翁曾孫斌，進士，官內閣大學士。斌老，愛寫格言勸世，曰：不好淫，斷無大禍；有孝心，必生順兒。又曰：惟孝友乃可保家，兄弟休戚相關，則外侮何由而入。衰詩書，最能裕後。子孫見聞不雜，雖中材未至為非。翁年逾八十，卜封一品。

梁文標，浙江人，聞公門有好修行之路，念囚獄者受苦難堪，遂捐貲為刑部司獄。向例犯人到獄，司獄必

多索取翁一切不受飭潔掃獄室給以飲食不許私刑勒
索有病即日夕親行察視獄囚皆呼生佛焉二十餘年家
無寸積或曰君家清貧若此一旦棄世妻子何賴翁曰吾
以福貽之耳嘗謂家人曰予弟不憂貧只憂其不肖耳吾
自問平生好做益人事或者其後必昌乎後陞刑部主事
生一子即梁國治先生也撫運李公與封翁為友遂邀八
歲與子同學李夫人遣侍婢送果餅公皆藏之一日小僮
來饞盡將所藏果餅令謝夫人曰男女授受不親前以待
婢所授故不受夫人笑曰童子有此堅貞他日必成令器
益厚待之後登乾隆狀元官內閣大學士初封翁陞主事
就乩壇問宦途仙批曰司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陞府

道乎曰不止陞督撫乎曰不止陞尚書乎曰不止拜相乎
曰真者不能假者可得後以子貴贈如其官
附錄古人悔過積德三則
明袁了凡名黃初號學海一日遇一老人曰吾姓孔得邵子
皇極數正傳該谷傳汝袁引之歸為袁起數縣考童生當
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
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宜告歸五十三歲八
月十四日丑時終惜無子袁記之其後考校名數先後皆
驗及貢入京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三晝夜不瞑目
雲谷曰子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袁曰予為孔先生算定
榮辱生死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曰我待

稱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袁問其故雲谷曰人生安得無數但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得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得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念豈不是凡夫袁曰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我求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孔公算汝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也今汝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享受乎袁俾受教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雲谷出功過格許造福書示袁令行事逐日登記善則計數惡則扣除且教持準提咒許佛經以期必驗曰此有秘傳捉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從此念頭不動處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從無思無慮處感格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咒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則靈驗矣是日改號了凡自是終日兢兢又在暗室中嘗恐得罪天地遇人憎我毀我自能容受明年秋闈中式遂起求子願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啟復起中進士願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進士第授宣城知縣念衙中無事可行此一萬何時圓滿夜夢神人謂曰滅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袁遂行之每畝減一分四毫壽六十九仕至巡撫子天啓亦進士

江西俞都多才博學十八歲每試必高第年及壯與同庠生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有年矣應試七科皆不中生子四子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遊於里失去四女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盲貧窘益甚自

反無大過年四十外每歲臘月自寫黃疏禱於灶神求其
上達數年無應驗至四十七除夕與妻女坐忽聞叩門声
都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衣士就坐自稱姓張自遠歸聞
君家愁嘆特來相慰都心異其人自言平生讀書積行至
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灶疏為君論
之張曰余知君家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
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都大驚曰聞冥冥之中微善
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名乎張曰如
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詩文舊冊
裹物糊窗甚至拭桌且藉口曰旋汚而旋焚之君親見屢
不戒諭一語但遇途中字紙拾付之火何益哉社中每月
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沉而已
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
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言語敏妙談者常傾倒
於君君彼時出口君亦自知傷厚但朋談圖熱中隨風訕
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怨觸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
猶以簡厚自居吾誰欺欺天乎邪淫雖無實跡君見人家
美女子必熟視之心即搖搖不能遣但無邪緣相湊耳君
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遂謂終身無邪色可對天
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尚如此何況其餘君連
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遊使者察君善惡數年
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見君之貪念淫念妬嫉念

褊急念高已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息仇報復念憧憧於中
不知紀極蘇蘇惡念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迯
禍不暇何徨祈福哉都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旣通幽事定
係尊神願垂救度張曰君讀書明理當其聞一善言不勝
激勸見一善事不勝鼓舞但旋過旋忘善根原自不深恒
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沉何嘗作一
事著實且滿腔意惡起復纏綿猶欲責天豈不謬哉君從今
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且一切屏除盡捴乾乾淨
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去若存力量能行的不圖報
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落耐心去行若力量不能
行的亦要勤又懇又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

永遠心切不可自墮切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
驗言畢進入內室至灶下忽不見方悟為司命之神都即
於次日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自號淨意道
人誌除諸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非疑即惰怨又日時
依舊浮沉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誓願善
念真純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墜地獄每日清晨虔
誦大慈大悲寶號一百声以祈陰相從此一言一動一念
一時如鬼神在旁不敢欺肆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
不論事之巨細身之忙閑人之知不知力之繼不繼皆歡
喜力行委曲成事而後止隨緣方便廣積陰功而且以衰
倫勸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

月晦日、即計一月所言就灶神處為疏以告之、持之既熟、
動則萬善相隨、靜則一念不起、如是三年、年五十歲時、張
江陵張居正明萬曆時人為首輔、訪於同鄉、為子擇師、人交口薦公、
遂聘赴京、師公挈眷以行、張敬都德品、為援例入國學、丙
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日謁內監楊令、五子
出拜、皆其覓諸四方者、內一子年十六、都若熟其貌、命脫
左足襪、誌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即送其子還之、夫
人撫子大慟、子亦歸捧母之面、而舐其目也、母雙目復明、
公遂辭江陵回籍、張高其義、甚厚贈而還、公居鄉、為善益
力、其子娶妻、連生七子、悉嗣書香、公壽八十八、[illegible] 須省
雲南須澄本、幼聰穎、習舉子業、及長、襲父作幕、橐有餘資、公

務之暇、仍溫經史、自負元魁手筆、後屢黜棘闈、至五旬、家
愈窘、遂興家財耗散、置三妾、生子皆不育、聞鶴慶山中有夢
覺道人、善請呂祖僊乩、齋沐往叩、祖師降壇判曰、人負聰
性奇才、是極幸事、又是極不幸事、如聰明才力、用在積功
累仁、大則王侯卿相、小則享福延長、德大福亦大、豈非極
幸事、如聰明才力、用在機械中、輕則終身落魄、重則子孫
斬絕、惡深禍亦深、豈非極不幸事、今須子有超群絕類之
才、吾為爾喜、吾為爾悲、年已半百、終日詡又自得、以馳騁
其才、則所用之才、皆誤用之才、適足以上戕宗祖、下賊兒
孫者也、吾是以悲之也、爾自今以後、果能改塗易轍、以從
前之快吾意、化為今日之滌吾熱腸、則所用之才、皆恰當

之才適所以報答宗祖培植兒孫者也吾是以為示吾之澄本復禱云弟子深悟前非痛加洗滌自今束筆家居不復為幕將家中所積廣行善事或可以挽益祖師示曰爾之行善何必費家財何必不作幕何必束此筆惟正當作幕而行善愈易得福愈久何也天下最便行善者莫如為官為吏生殺惟我威福惟我利害惟我倘存心行善則積德累功易如反掌然為官為吏無論才短才長勢必資幕賓以運籌而決斷故官吏無權而幕賓最有權而凡官吏生殺威福利害之權無非幕賓掌握之權千詞萬狀積於幕案為幕賓者一一得剖其曲直司其予奪定其死生吾見值年值月值日值時四位功曹暨空中來往監察諸神私毋於帷幕前後環視如電見一判詞而恰當則笑顏點首以錄功見一判詞而冐謬則怒目切齒以記罪且有徇情貪利舞弊作奸又顛倒以抑沉冤者鬼神急奏天曹彰報尤速得禍尤烈設作幕一途最易損陰德亦最易積陰德下愚之流認此為營利肥家之數則日持快心之筆不啻自持殺人之刃上智之士假此為濟人利物之途則以寸筆之仁而輔三尺之法今須于但從行幕執筆一途求之毋設成心毋泥成法淵然肫然体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念獄訟之爲至其出於巧偽虛飾者固亦有之而迫於懦被彊凌愚為巧陷者十居其九是全賴閱詞若虛心以探其隱微平心以諭其曲直設身處地以詳其苦痛

癈開切以救其顛連理固是矣而民境有順逆緩急之不
同尤當圖通以曲赴乎理律宜遵矣而人事有安危常變
之當察尤必參伍以善用其律總之勿泥律中之義常施
法外之仁以仁行法故子羔雖刖人之足而刖者忘怨抑
且報其恩以法滅仁故商君欲晚已於危而苛法斃人適
自受其斃須子惟牢記吾言即以萬緒千條之善盡寄於
濡毫櫖語之中則福基大啓繁祉頻膺可不求而自得矣
判畢澄本望空叩謝即日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雖在幕中
常若帝天之鑑凡判一詞務以鋤彊扶弱尤號又加意于
鰥寡煢告窮民行之三年陰功屢叠鄉會聯登妻育一子
三妾俱育四子不願仕進仍就幕賓修善益力及五子成
立長登第次入詞林餘皆以名顯孫曾林立皆嗣書香壽
九十八歲無病而終

勸孝

王中書（唐人失名）勸孝歌孝為百行源詩書言不勝錄若不盡孝
思何以分人畜我今述鄙語為人效忠告百骸未成人十
月居母腹血肉分母身呼吸同出入四體既周全母身如
墜獄父為母傷悲妻向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為鬼眷屬
一朝見兒面母命喜再續愛護誠求心晝夜勤撫鞠母睡
濕草席兒眠乾被褥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兒臥正安
穩母不敢伸縮如逢好哭兒必囒（音闌語不可解）不安宿一周能
舉步時刻防跌仆飲食味覺甘省口恣兒欲乳哺經三年

汗血幾千斛。(以上言母恩、)劬勞辛苦盡。年將及五六、性氣漸剛
强。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專望子成人、延
師課誦讀。慧敏憂疲勞、頑鈍憂碌碌。有過代掩諱、有善先
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千里程、親心千里逐。
兒長婚期至、為訪閨中淑。媒妁費金錢、衣飾損布粟。日夜
苦憂思、總為兒事役。(以上言父恩、)一旦媳入門、孝思遂及薄。視
親面如土、愛妻顏如玉。親穿舊布衫、妻著新羅服。親怒瞪
(目視、)不睬、妻罵不為辱。父母或鰥寡、為兒守孤獨。父慮後
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忽寂寞。身長不知恩、
糕餌先兒屬。二親或老病、服事厭重複。吝財不延醫、反怨
不早卒。一旦到無常、兄弟分財穀。不道創業難、惟道遺資
薄。寡祭亦虛文、且不到塋域。堆階不除土、草木不掃割。還
似無主墳、養子曾何托。(文昌帝君曰、祖父之愛子孫、無非望其養老送終、營墳墓也、爾不顧祖父、子孫肯顧爾乎、故道經曰、每歲二時、上帝統御陰兵神鬼、細查人家墳墓、知宿御地出暴露尸骸、使其承祀子孫衰負之家、或無力修墓者、修治使其子孫福蔭、有智量者、獨力修治坍塌、小族人幸報則諸餘蹟、又生賢子、又有智量、其身以後、天必昔、爲之家業立、四立節、庭衛術於不辜、數之人矣、)
相救活。養兒苦萬千、總說應當。孝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
畜。烏鴉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孝
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木。王祥臥寒冰、(祥事繼母朱氏、冬月母嗜生魚、祥剖冰求)
之雙鯉躍出、孟宗泣枯竹、(宗母嗜筍、冬月入林大哭、筍為之生、)蔡順拾桑椹、(順事母孝、歲飢采桑椹、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之、曰黑者味甘奉母、賊矜之、以米肉遺之、)賊
為孝母衆。楊香搤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泣母杖、(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

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子雖十人君皆獨自供兒飽煖常顧問老親凍餓不關心勸君莫把兄弟推父母養爾誰帮親

其八親有十分慈君說理該當子有一分孝君就徧傳揚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郎孝兒郎樣子在君身待親待子兩相比照尤見不孝之大者蓋親乃生我之人子則我所生也比而同之尚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中所言耶為人子者但以愛子之心愛父母則庶乎其幾矣

古詩云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不信但看簷頭水點點滴滴不差移

家語子路曰昔由事二親食藜藿之食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揚用修後証仙果誠文昌帝曰孝為百行之根本根本不立則一切事業皆屬虛浮世俗忤親之由悉從積漸而致始因父母愛恤太過常順其欲甚至親不忍呵叱其子而子反牴牾其親以親愛為尋常又安能顧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疾痛痘疹之憂慈延師婚姻之措積及至長成有因分析財產而怨父母不均者有咱婦言而謗父母不愛者有放縱驕奢而增父母防禁者有飲酒嫖賭而恨父母拘束者有私其妻子而吝父母衣食者有厚於親朋而薄父母者有兄弟執定輪養而致父母饑寒者有子嘗出外媳不盡禮而明知父母受氣者有貿易多年怠歸定省而不顧父母奉養者有父信經營母當井臼而夫妻逸樂還說父母不是者有父母患病不請醫藥而借言老病難醫瘳者有父

母奔波食力、而反怨父母無能者。夫親之所有、原為子之後計。及子之所有、反與親市德色。半生創業、弗克自由。一日疆顏仰求子媳、情何以堪。為人子者、方且人前、不屑順承。當面（爭取）搶奪、到親對客、低頭、因此抑鬱無可告訴者、亦復不少。更加晩景失偶、心語莫商、佳時拭淚、觸景傷懷、雪夜霜天、孤衾如鐵、甚或老病沉綿、展轉床榻、殘燈夜照、頹顏揔（音措 手揔物）着時聞喚（俗傷）、入噎（聲徵）、足僵不陟、髮亂難梳、穢溺雜遝（雜）、參苓不施、鰥父猶可安排、寡母何能遣此。是子之所奉親者、惟此時。親之所賴子者、亦惟此際。而人子全無體貼、痛癢不關、抱子嬉笑於房、攣妻歡呼於室、鮮衣美食、悅子娛妻、使親嗟嗟嘆老、滿眼淒涼、望一味而不能乞主

此款一引
本引在下
已有

小兒語、要知親恩、看爾兒郎、要求孝子、先孝爹娘（父母）。潘仲謀曰、父母得子、能養時大約已五六十歲、及復刊除一日乎妻子之年少、享受之日長、而生我父母一去不回、上天下地無處尋覓、言念及此、可慟也。更有得兒之晩者、兒未成立、親已先逝、此則一毫未報、尤為抱憾、惟有行善以報親恩於地下、或亦受其益焉。　郭天京曰、孝之理在順、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所以孝字必連下順字、　邵紀棠曰、高堂有白髮、為子者不念承歡、以為親年猶有待也、不知桑榆暮景、風燭無期、吾親幸一日之存、吾當勤一日之孝也、　世有不孝之子、其故只見父母有不是處、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甚至一言不合、忿

氣相加習久不知遂成大逆噫爾能為逆也試問此身從何來不知父母幾年鞠育幾許心血而後養爾成人罔極之恩未報豈不能受彼一言乎則是以父母之命順子為人情而以子之順親為非天理也天豈容哉 唐翼修明人名言曰世人受一飯每念不忘他日相逢鷄黍以報父母之恩何止一飯而終歲奉養之間能有幾次同於待客之情文兼至者此不可不勉為致意也 常人不勝其愛子之心愛子何以切望其後日之能養我能事我也夫我不能孝其親而欲其子之能孝於我有是情無是理也 陳錫嘏曰世有一父一子同居而異爨者使我當食時親猶未食我身能飽耶親當食時而同牢父子屬毛裡而互置之或憚其為而託故以遠離之或遂於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輩好遊者舍堂上之樂結朋友之歡累月窮年烏得為孝又有人見為孝而神見為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盡歡而備物非情絕無真樂及沒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其實為人子者急宜自省 于厥樵曰顯揚之事全要體父母之心人間名利雖非可以必得然為人子讀書者刻苦埋頭務農者耆力胼胝貿買者盡心營運置其身於可富可貴之地使父母意中常作一做封翁做財主妄想亦是養志之一訣

孝莫辭勞轉眼便為人父母善無埋報回頭且看爾兒孫

妻妾之語甘而易入父母之訓正而難從世人所以孝衰

於妻子。夫妻妾可愛愛之而已、何必用其言。父母歷閱既多、見事必當。愛子又切、為謀必忠。即使不合時宜、到底不踰繩墨。豈有嬌癡女子、反況於老成練達之人乎。
余嘗見一生徒、於父母生時及元旦日、在親前拜跪以為恥、意不然之。一日見其在村庄炷香前、叩首至地。余笑曰、此石也、汝何叩焉。答曰、神能佑我、何可輕慢。余曰、汝知佑汝者、須為敬奉、不知生汝養汝者、尤當致意乎。使父母不與之食、神雖靈能佑爾不饑乎。父母不與之衣、神雖靈能佑汝不寒乎。汝以父母拜跪為恥、何為仆仆於一拳石哉。
呂新吾曰、五鼎羅列、不能彊父母嘗一匙、與其致敬於無形、不若承歡於眼見。與其傷心於後日、不若加意於當時。

小兒語、要知親恩、看爾兒郎、要求孝子、先孝爹娘。父母
潘仲謙曰、父母得子能養時、大約已五六十歲、又復刊除一日乎、妻子之年、必享受之日。長而生我父母、一去不回、上天下地、無處尋覓、言念及此、可慟也。更有得兒之晚者、兒未成立、親已先逝、此則一毫未報、尤為抱憾、惟有行善以報親恩於地下、或亦受其益焉。
郭天京曰、孝之理在順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所以孝字必連下順字。
邵紀堂曰、高堂有白髮、為子者不念承歡、以為親年猶有待也。不知桑榆暮景、風燭無期、吾親幸一日之存、吾當勤一日之孝也。
世有不孝之子、其故只見父母有不是處、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甚至一言不合、怒

氣相加、習久不知、遂成大逆、噫、爾能為逆也、試問此身從何來、不知父母幾年鞠育、幾斛心血、而後養爾成人、罔極之恩、未報、豈不能受彼一言乎、則是以父母之命順子為人情、而以子之順親為非天理也、天豈容哉、　唐翼修(明人名彪)曰、世人受一飯每念不忘、他日相逢、鷄黍以報、父母之恩、何止一飯、而終歲奉養之間、能有幾次同於待客之情、文兼至者、此不可不勉為致意也、　常人不勝其愛子之心、愛子、何以、切望其後日之能養我能事我也、夫我不能孝其親、而欲其子之能孝於我、有是情、無是理也、陳錫嘏曰、世有一父一子、同居而異爨者、使我當食時、親猶未食、我身能飽耶、親當食時、而同牢父子、屬毛裡而互異、更有何處可與人同者、　父母家貧子衆、婚姻恒不能均、一竭力於一二長大之子、以下諸季、恬然無措、彼已娶者、何以自安也、自謂當得、而於諸弟妹、慢無置意、一體之情、安在哉、　康莫川曰、祠堂無蒸嘗、墳墓多頹圮、即宜合族設一章程、創立祀本、妥議四人、貯理執錢、不執契、執契不執錢、逓年將本出息、除供養外、所得多寡利息、仍然出放、數年之間、可得薄田數畝、而祭享有賴矣、嘗田鄉田分與子孫耕種、納租奉祀、亦祖孫兩利良規、然事久變生、其弊有二、一由將田均派者、各房耕種、勤均力敵、後來或有一房不出租、必且尤而效之、至於各房皆不出穀、一由耕田之子孫不務生業、無一毫錢財入手、勢必一家資

爺嘗盡單靠所耕之嘗田，以至食盡租穀，欲出穀而無從，
二者均致失祭之源，今當除此二弊，爲家長者，只宜將嘗
田輪派各房耕稼，爲子孫者，耕田亦宜另作主涯，以裕家
用，庶收獲之際，得以田穀出租奉祀矣。（貯理吞嘗田不出穀，耕嘗田不出穀，此二者俱爲亂嘗之蠹，嘗見亂嘗之人，非本身及子孫旁缺，即本身及子孫絕嗣，蓋祖宗旣愛子孫，何以得富，上旣無祀，宗下何以有子孫，此亦天道報復之常耳。）

周曾子十四歲，常出薪於野，
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
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耳，後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
曰，思爾齧指耳，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通萬里，
曾季武子無嫡子（無嫡妻子），公鉏長而愛悼子，欲立之，以公鉏
爲馬正（家司馬），公鉏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惟人自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任也），敬其父命，
何常之有，若能孝敬（之父命），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不循軌度），
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司馬官舍），季氏
喜，使飮己酒，而以具（飮酒之具），往，盡舍旃（盡棄其具以與公鉏），故公鉏富，
漢夏侯訢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夢其父告曰，天
帝憐汝至孝，賜以代桒，在室後桒枝上，訢驚起，尋得桒，進
母病立愈，　蔡順事母孝，王莽末，歲荒，拾椹（桒實），以異器
盛之，赤眉見而問焉，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
義其孝，乃以米肉遺之，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飮
食，郁嘗抱噉不肯飮食，母憐之，彊飮歠，言已愈，郁察母色
不平，輒復不食，宗族異之，　仇覽爲陽遂亭長，里人陳

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訴言覽呼元誚責與孝經一卷使
讀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
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自今改卒成孝子　周盤養母
常讀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
母沒公府三辟皆不就　晉周暢少孤獨與母居每出
母欲呼之常自嚙其手暢覺手痛而至人未之信候暢在
田使母嚙手而暢即歸　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
起司空裴秀吊之忠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
子長大必為佳器　北史魏孝文性至孝事太后甚謹
太后稱制忌魏主英敏盛寒閉于密室絕食三日欲廢之
魏主無憾意又有宦者譖于太后太后召而杖之太后殂
哀哭過禮諸亦不問　南史梁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
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思感輒開篋流涕
梁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給嘗攜僧孺于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拜中丞以騶清道悲不自勝
唐顏杲明杲卿之子也杲卿守常山遣杲明獻俘京師
比還賊陷常山杲卿與袁履謙不屈死及史思明降杲明
始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并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
姊妹女及泉明之子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
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
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人均給資糧一如
親戚族叔真卿又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遣之　唐貼

父遊瀘南，貼與弟庾居，母喪於州，山貼夜半蹴庾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無有他乎，遂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至瀘南，父果病甚，見貼大驚，問其故，貝以告，父曰：天告汝也，疾少間。　崔沔母失明，傾家求醫，每良時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母怡愉不知自苦。母卒，茹菜終身。愛兄嫂，殺於母，慈撫姪甚於子，居官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泉安慰也。子佑甫，為唐賢相。

孔鏞父友諒，以雙流縣知縣為給事舍人，卒于京，貧不能歸，殯以有子妾，賣與廣東商人。母壽卒，鏞扶二柩歸，備極艱辛。既長，登進士，請于朝，奉差廣東，尋妾母，母已死，弟年十九，携以歸，友愛特至，官至侍郎。　趙抃子凱，為溫州太守，署內作戲彩堂，迎抃就養，抃詩云：老萊不及吾兒少，且喜朱衣勝彩衣。　鄧公應，南海人，性至孝，早喪母，泣哭極哀，及長嘗念母不置，父老而多病，日侍左右，頃刻不離，父憫其勞，於常產外，另以田三畝賞之，公曰：父母之恩，殺身難報，親病而子奉侍，分所當然，若以為勞而賞之，兒受父母鞠育多矣，何以報焉，固辭不受。兄嫂早亡，撫其孤如已出，生子務忠，崇禎進士。　顧忻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左右。　仁盡言至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言語稍多，或以憂喜稍

過於是、朝暮候視、五腑六臟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
而後知也、故用藥必效、張魏公張浚欲辟之、辭不赴、盧縣
尉許永上言、父璣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身七
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太祖召其父、既至、敷奏
詳甚、敏辭氣不衰、太祖敬嘆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
者、璣曰、無他、但累世美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
處、立賜襲衣腰帶、及練緞五疋、與永近便一官、從其志也、
曹矩休寧人、竭誠事親、以純孝聞、嚴有家法、登景祐進士、及
歿、贈殿中丞、焚黃之夕、芝產先塋、詔賜所居為孝芝里
明何字新、博羅人、性至孝、父早沒、每遇忌日、悲泣不食、事
母甚謹、母卒、負土成墳、築舍墓旁以居、朝夕拜祭、夜有虎

蹲其門、公祝曰、我罪盍早失我母、徒相怖、穴呈視之、二虎
左右、從我甚善、無他意、既旦散去、夜則復來、每月則換二新
者、若輪班代守然、公習久、以為常不恐也、公忽得疾、郡人
與以歸治之、其家在城中、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其虎又
來、公畜一黃犬、犬三五日、必到墓一次、公欲有所需、即書
片紙、系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系犢負還、虎見犬、亦不加害、
公嘗遊陳白沙諱獻章之門、白沙書卓行二字、贈以詩云、遶
舍烏成陣、終年虎臥門、山梅初亞蕊、冬竹又生孫、耿〻天公道、
明明國典存、千秋何孝子、不愧史臣言、後登弘治舉人、
黃鐵香山人、性至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親有怒、必長
跪俟其問歡、乃起、一味之甘、必薦廟而後嘗、親喪、盡禮、既

塋猶哭諸墓一日晨哭墓前虎突至俯伏而去子佐領正德進士官祭酒。　麗儒南海人性孝友母黃氏早沒嘗以不得奉侍為恨事父極誠父有不悅輒跪請罪命之起乃起仲弟早死其子幼撫有提攜為之婚娶先世四喪未塋公竭力營塋之自捐貲毫不累諸兄弟一日海行狂風忽起船甚危急公跪船頭禱於天桅上忽現紅光異香滿船鄰舟盡覆公船安然無恙賴以免者三十餘人子景忠萬歷舉人曾孫上樑順治登第。　何泳行香山人自幼昂然出群夜誦三鼓不休父止之何泳行曰世德未彰兒敢墜青雲志耶後登嘉靖進士官太仆以名宦著

葉春芳歸善人母鄒氏早寡遺腹而生公公少多病日夕撫摩公長大聞母說養子之艱洒淚沾襟痛心思報年十五遂入洋所得財物悉以奉母食必跪獻母命之起曰世人拜跪於親沒之後親豈能知何似及親之存稍盡禮也三十後出仕古田縣有德政民歌頌之歸家厚待宗族極能輕財重義遇善必為族人欺其孫寡既貴後一毫不較也生數子長子夢鈴貢生季子夢熊嘉靖進士官工部尚書。　錢塘吳愷洪武時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襟獨泫然愷得詩不顧未幾丁憂歸初父病嘆曰是兒無心肝人吾不瞑目矣愷居家卒於疫

孩提而親戀子衆騎日子忌親天綱派派其能卒子。顧愚臣少撰一表毎夜焚香告天願以已壽益親。一夕夢黃鶴從天下。視之卽所焚表。表後一大元字。復有硃篆曰。愚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賜父詢壽二紀。愚臣狀元及第。未幾登第。父受封。

王士元事親篤孝。已與妻子布衣淡飯。而父母之衣服飲食。必拮据以辦。理羅綺。而肥甘。終親之身如一。旦里中有見怒於親者。曰寧受廷訓撻至流血。勿令王生聞之。其畏慕如此。立

李友承永城庠生。父以中風瘓痺。友承罷業侍左右。人曰。如荒爾業何。友承曰。人所重者行。謹耳。若父病不侍。而從學。不知所學之謂何。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但能吾父無恙。願布衣終其身。父喪。廢學。常立以孝聞

洪浩賢。宰中。遊大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之曰。大學何番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膝下雖無蘇子。卽饑中。李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皆歸養。從學至十年之父而於高堂白頭髮然想置枕我不者何事而苦向窗年故紙也所學

王敬臣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曰。若何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卒以成名。立

山陰俞躪言。仁孝性成。四五歲時。每嬉戲跌仆。則嫡母孟必尤其生母。一日戲花砌上。墜地折足。觸刻至。瞻處。忍痛不啼。見者問何為不哭。曰。恐老母聞。又罵呵母也。母欲殺雞以食之。曰毋殺。吾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也。及長。好行方便。慈心及物。為時名臣云。

大史朱佩珩年十二歲見母嘗虐撻婢欲諫之而不敢一日故犯於人人鞭其足哭奔而歸母亟泣曰兒苦乎大史曰往者見母撻婢以為不痛今知其痛若此也母感悟待婢從寬　陳晟番禺人少孤貧同郡鐘定育為子遂冒姓登天順進士點翰林官庶吉士將授官上疏言臣本陳則恭之子定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敢遺也況五喪未畢已二十年苟受一官義當致身終無與日不孝之罪將何用之請復姓歸塋詞甚哀切上可其奏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言復姓事定知之大怒詬罵百端晟衣冠請杖杖至流血終不敢起定亦感悟相好如初後官臨安知府吏民信服也有一命之榮輸其父母有衣冠請杖□陳公海叢有□　雲間顧

文瑞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十三即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娶楊侍講女楊事舅姑益當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就食嘗以限錢投親嘗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恒如一日　溫惺菴勤儉孝順奉親朝夕供餐服勤勸膳親病調藥扶持雖溺器垢衣必親洗濯其婦亦賢能承夫意和顏悅色得二人懽居家一言一事務欲益人子六人孫汝适進士官侍郎　吳璣吳江人少孤年十歲母陸氏不樂問卒例選入宮隨親王封廣東韶州璣聞之慨慨流涕棄家尋母所守設觀音像禮拜求見其母途中患痢晝夜百起昏憒中猶呼娘不置及試留

母又從親王改封江西矣從陸路往饒州奔馳沙磧兩足俱腫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又曉行遇大雪憩古廟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急驅若是真鐵漢也以餅與啖予之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啓本求見不允乃猶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後得請入見母時母病篤昏不知子璋焚香籲天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王聞而賢之特賜金帛令扶還後子孫科第不絕

陳繼吳縣人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察之繼方隨母行灌母歎必壺漿焯而後飲帝嗟異召之授五經博士以母老辭

馮成修南海人少失父七歲喪母十四歲爲人牧羊日午餓寐夢一人持貴州學政御扁擲之醒自驚異後爲村塾館童宮厨炊飯非生則爆師責之亦復如是一日講書至半師微窺其所爲見其暗伏堂下咱講而灶中無火師嘆曰汝當炊飯而又咱我講無怪飯之至傷熟濕也遂使復思背讀一一無遺師大奇之謂曰汝好讀書我教汝不用汝修金也成修遂有志學既入翰林聞父在養利州遊幕數十年無消息遂間關跋涉入廣西尋訪同年沈歸愚贈詩曰九重視草方三月萬里尋親已二年尋訪無蹤歎泣而歸著服三年終身布衣晚年兩掌學院年六十夫婦齊眉作重逢花燭之慶子孫滿膝書香累世云妻族賀聯首姑娶李微齋娘倆將笄髻高盤脂粉何曾喻少婦老大公重爲花燭突把螺鬟亂將風流真个是蓮節

黃正色順德人幼失父念母劬勞讀書偶暇集諸姐妹談里巷

瑣屑事、供母歡笑、及長、家廷事、盡心管理、不勞母一毫憂
慮、待姐妹極有恩禮、既嫁猶眷念不忘、病則調醫、困則補
助、自以始遷大祖、未有立祠、獨造祠宇、俾族人拜祭之、子
冊書、乾隆舉人、冊書以孝行稱、與人和而介、端正、不露圭
角、士林尊之如山斗、子玉衡、進士、玉　衡舉人、　周同俊
潮陽人、時土匪聚衆刼掠、老幼聞風皆走、公僅九歲、父臥
病床褥、或以危言恐之、公曰、父病在此、吾安所逃、彷徨不
忍去、日夕侍床前、曲慰之曰、賊將去矣、無何、父卒、躬親含
殮、哭不絶聲、不自知其在危城中矣、後以庠生終老、子鳳
來、康熙進士、公猶及見、　邵燦成、四會人、兩歲喪父、四
歲與群兒戱於里、忽走歸、問母曰、人皆有父、買果食、不見
父母來抱我、何也、母曰、汝父死矣、公伏地痛哭不已、自是
垂頭鬱鬱不樂、母多方慰解、然夢中猶呼父不置、既長、知
母艱難、言無不順、以耕農為業、事母極孝、子孫書香不絶
梁成之、順德人、幼喪父、善事母、母患目疾、公日夜哭泣、承
其淚向母目洗之、歷十四日而愈、人稱為洗眼孝、子孫
多登科者、　陳善化、四會人、性至孝、和顔悅色、務得歡
心、以授徒為業、每年父生日、必歸家慶祝、一歲因事阻、先期
買海味寄歸、囑妻獻與父、父不悅、以為直呈於父、何必交妻
轉致、及歸、妻以父怒告、善化至書舍、拜見父、稱父、父不應
跪在地、適父入房睡、不覺其跪也、及醒起方知、其俯伏地
下、嘆曰、汝胡為者、起、又善化叩首曰、兒知罪矣、父歡待如

在下

初生三子，濟時顯時皆顯。　謝紹舉，潮州人，少喪父，事母盡孝，得好食必以奉母，母沒，貧無以葬，負土成墳，父母忌時，俯伏哀思，飲泣終日，好談忠孝，語到忠臣孝子，颯又風生，性謙和，樂施與，家貲日裕，三建祖祠，五創祭業，皆竭力為之，子簡，從孫番，皆康熙進士，孫子簡撰，孫汜，皆舉人，子孫富貴，衆推公為約正，公益自勵，以正風俗為念，禁賭博，息爭訟，一辰里黨咸歌頌之。　余存佐，南海人，家不甚豐，有祖祠久頹廢，族人屢欲修建，而苦於業薄，公嘆曰，祖祠大事也，修祖廟好事也，若無人經理，我當任之，祖嘗祭不敷，搜囊出千金，足成之，其子得俊，咸豐舉人，同時鄰鄉梁融亦於上年修建，自捐百金，約近千兩，是科同中舉

事所後父母如所生，撫兄嫂之孤如子，值歲饑，減己膳飼甥姪，嘗訓子曰，身世無窮之事，莫切於家庭倫紀，聞此處不能各盡其心，雖能說地談天，終屬空言無補，余遭家不造，艱苦備嘗，幸能不朽本原，頗為自慰，然終天之恨，至今猶耿耿諸懷也。子章，順治進士，入翰林。　林渠，雷州海康人，少喜讀書，年三十八，舊歲薦，善事繼母，厚奩歸繼妹，得母歡心，孝聞，學院張李二公皆旌之（厚待繼妹得母歡心是深於至情者）。裴好施，周給鄉族貧乏，擇弟姪秀穎者，出貲買書教之。　周孝，揭陽人，幼孤，一日問其母曰，我當何名，母曰，吾欲名汝以孝，喜曰，兒能孝，即無讀書可矣，及長，躬耕養母，晨興衣冠拜母，乃出耕，歸復然，歲大旱，鄉人念孝可動天，諸邑

孚禮致之孝至禱之天大雨民以有年稱為孝粟
康熙間刘保長白人少年尚氣善怒其母屢誡之及貴顯
出使跪母前乞一杖授老仆曰汝今後見我怒以此杖示
我毋怒見杖悚然曰母在何敢怒輒乎　史惺堂為汝
寧大守力行教化有唐孝子乞人也乞得食先進母母坐
於上孝子侍於旁口歌手舞以樂之公召至率僚屬拜之
曰吾輩不如也厚贈而去後孝子斫樵於道掘得金一坑
人以為天之報云　李因篤陝西人康熙中以布衣應
薦考博學鴻詞點翰林乞歸養疏言母年七十父困伏床
輦路三千難通嚙指情辭懇切上許之人高其行
李容痛父死於流寇之難數千里尋訪遺骨奉還守喪盡

在上

人榜　仁和諸生區思治年四十外未有子自嘗又於
藥物為求嗣計一日有遊僧到訪談笑甚歡自言能知前
後事試之有驗因問生平得子之艱僧曰此前生過也宜
往名山禮懺以消夙孽區喜諾引至家備欵洽僧見其母
黃瘦蓬垢驚曰生佛在堂棄而不事是捨本而圖末也雖
懺何為君能以母作佛事之三年必有驗區由是愛母如
孺子厚待得其歡笑數年生二子人以此僧為菩薩化身云
乾隆間莆田有星士馮賡者課人命極驗積數千金自算
應生兩好子有一貴焉年近五旬二子皆不肖早事歛博
資財暗破賡莫能禁因思精術無差何以自己不驗聞武
夷山有一道人前知禍福因往叩焉道人曰命之不靈心

衖之變也、汝得罪天條久矣、賡自言無忤逆事、道人曰、有之、妻妾不賢、汝縱之也、汝生平鮮衣美食、情鍾妻妾、而於父母之奉、汝意甚寥、又身非妻妾所生、何不思水源木本也、賡愧、答曰、然則如何、道人曰、汝能以愛妻妾之心事親、則可以息鬼神之怒、賡拜謝歸、特只存一父、誓衰孝行、後二子恪遵廷訓、亦能保有其家、

陳體全、南海人、性純孝、早失父、事母極誠、撫愛弱弟、嘗因母病、旦奉湯藥、晚則往西樵山、冒星露跪禱、凡四十夜、凌晨遇採藥翁、曰、君有孝心、吾採藥與汝、並授以書、持藥歸、母服之愈、展視其書、皆丸散藥方也、公苦心習熟、試以濟人、於是始賣藥焉、子孫富貴不絕、

龔克孝、惠州人、五歲而孤、哀毀如成人母、康熙間上西巡、詔陝西總督傳旨召見、以廢疾辭、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勸悌

顏氏家訓曰、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如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毀頹之患、如雀鼠不防、風雨不備、壁陷楹傾、無可救矣、婢仆之為鼠雀、妻妾之為風雨、甚哉、

范鎮曰、骨肉間、宜兼情理、不可硬執理、執理便傷情、傷情則非理、務期情理兼至、乃可、至於妻妾、不可徇情、徇情必至於害理、總之情理自不相離、爭理不宜傷恩、原情務期合理、

蘇東坡寄弟轍詩云、與君今世為兄弟、仍有前生未了緣、桑鹽亦云、黃金尚有歸來

旦恢杜從無再結時、皆於兄弟二字看得親切、粲鑑又有
詩云、凄涼一曲上亩田、尋斧揮戈盡可憐、階下豈知荆亦
悴、人間竟有豆相煎、清河大守傷心淚、閉閣韓公引過眠、
況有高辛家萬里、辰參分土隔逾天、 或問事兄盡禮
不得兄之歡心如何、程子曰、但當盡至誠、敬不求巳伸、可
也、得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心而巳、 張楊園曰、兄
弟手足之義、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均適、膚必均膚、偏
廢必不寧、駢枝必両礙、是以謂之至形連氣、方其幼也、無不相
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云、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
俱衰、人能常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友體、庶可
永好矣、 温節孝曰、富家兄弟分別門戶、最易生嫌、勸
勸杯酒時、常見面、亦遣談問之法也、 唐翼修曰、兄弟
宜和好、乃世竟有相視如仇讐、此不思之甚也、我之諸子
因我兄弟不和、效我所為、遂不親愛於伯父叔父、父必積
其驕傲之性、以不孝於我、此理當慕思之、人之貧賤者無
論巳、有富貴者、會集賓客、曰費萬錢、至於同胞兄弟分門
割戶、因尺寸土地、升斗粟、尺布計較不巳、此天良盡滅者也、
一家之衰耳、惟視一家之人、以卜吉凶、未有和氣而家不
昌隆者、昌隆之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不解、而後非意
之殃乘之、人奈何不於友恭加之意也、友恭之道、一輕財
帛、人家兄弟當養生送死時、當如父母、少生一子、當析產
受業時、當如父母多生一子、則一團戾氣自然冰解、二訓

婦女。我為大夫。稍知義理。尚不能無彼此。況妯娌之間。異姓聚合。未知義耶。分門割戶。嫌隙易生。背後譏評。互相傳通。甚或從而增易其言。兩家之怨。牢不可解。為大夫者。自率以正。先使婦言無從而入。更以義理開曉之。庶不至反化於彼矣。三。忘憎愛。天地之大。人猶有憾。父母之慈也。情豈無偏。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憤懣日多。積久成仇。皆由於此。情關手足。安有自擇乎。四。泯意氣。骨肉間。但論情不可執理。執理易傷情。況兄弟朝夕同居。誰無差錯。每以小事而成大隙者。若能下氣自然和好。如初。五。任公平。父母家貧。子衆。為長兄者。宜佐父母經營。以盡其家室之願。兄弟有繼有庶。其源實出一人。若父母已沒。宜引為己任

凡一切衣食及從師娶妻分產等事。要與己子一般。至於兄弟早亡。遺下孤寡。尤宜撫養。誠能行此五者。庶不為兄友弟恭耶。

張拱辰曰。兄弟之間。不論施報。惟當各盡其心而已。豈可以兄友而弟不恭。遂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遂廢其恭。將一本之愛。同於交易之道哉。

陳錫嘏曰。世有操家而內為政者。往往吝惜之心勝。而兄弟之間乞暫借用。亦巧為之辭。以拒其請。此雖世家大族。常或有之。其罪皆由婦人。未有丈夫而聞惡知此也。要之平日不誠諭婦人。致令薄於己之同氣。不得謂非丈夫之過也。有等自己貧乏。得兄弟之周給。常多不滿之心。以為兄弟之待無情。然在旁觀可施責備之辭。當躬愧懷感激之念

一縷一粟豈曰非惠自反無裨益於兄弟而徒累兄弟之周給方遑又乎其不安而敢有誚責乎 王陽明曰舜能化象其機總在不見象有不是處若舜偏要証他奸惡象是傲人必不肯降心相下如何感化得他于鉄樵謂古來兄弟不必皆賢不獨一舜舜惟以不藏怒不宿怨處之彼有爭忿之言引為已咎積之既久則良心漸動良心既動感悟自生感悟既生愧悔交集豺狼亦將化為騶虞荊棘亦將為芝蘭矣古來聖賢豪傑俱從此處做出手段非天下至仁勇者必不能為吾又善夫史稱臣之言曰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則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自化家庭嫌隙間常有愈理而愈棼緩之則如故此皆至理明言深於歷閱者也 又曰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至成人百般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咱妻子婢仆之言兄弟分析爭多費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噫何其怪又何其愚也人苟咱信妻子婢仆之言不孝於親不愛兄弟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謂其本實先拔也惟平心讓財哀孝之人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所受歉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事無不然者 漢李充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妾有私財願分異充曰醖酒共會鄉里共議分異充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異兄

毋兄弟不可承宗祀遂叱妻出門 南齊劉瓛夜呼弟璡
不答至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因束帶未
完故不敢應其敬兄如此 宋朱爍性衰孝友愛其兄
嗜酒仰爍為生兄醉毆爍鄉人不平而詈之爍怒曰兄未
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 司馬温公嘗書其事以誡人
謝述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莫有及者 次兄景仁素憎述
遇之無禮景仁病述盡心事之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
不解帶景仁深感悅友愛遂篤 明梁津番禺人事母
區氏以孝二弟皆庶出時在襁褓庶母素悍盡奪其產以
私其子津容不以介意撫之極厚不異同胞及長為之婚
冠無吝費其友謂之曰君待弟如此真算能人所難津曰
莫難於大舜待弟之心余今日僅塞責耳後登嘉靖進士
官吏部侍郎 黃士俊廣東人哀孝弟赴試途聞兄病
嘆曰豈有急功名而置兄之生死於不問哉遂反萬曆丙
午至京夢入殿廷拜見高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是科
狀元 何叔卿為太守有兄弟因分居相訟何察知為
內談之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
分治隨筆下兄弟俱感悟 下虞趙同兄弟二人兄彊
悍弟寬和結交錢孫二人為友酒肉往來甚親暱將弟逐
出外妻諫不從婿屠一犬狗皴以衣服置後園謂其夫曰
不知誰殺一人置我園中夫急往視之時夜昏黑莫辨以
手撫之衣上有血大驚妻曰盍請錢孫二人抬出埋之夫

從之二人聞是命懇遲累不肯從夫歸無計妻曰事急矣宜呼二叔幫抬夫往其弟隨至妻以蔑席捲好兄弟抬出郊外埋訖從此醒悟迎歸共爨而興發孫二子、二人懷恨告官、言趙殺人命埋在某處官拘審、其妻以實告官啓驗果是一狗因重責錢孫而獎賞其婦、　修撰蕭與成弟光祿與叔兄弟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公不以煩光祿諸子婚畢力為光祿繕宅置舉其業均畀之光祿謂兄子六人而已子二、不欲二人均六人業辭不受公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若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而不决請於其母母命以四分予光祿乃止、後二公俱顯宦、子孫義讓不衰、累世科第、　南海潭有元與兄福元

貿易陝西、第愚劣無能坐享其富曾有元妻勸夫分析有元作詩曰忽見樓頭雁高飛一隊來、天涯而兄弟不忍便分開後成巨族、　梁桐節高要人訓蒙鄰境有次弟七歲失怙恃攜至館撫恤極周妻怒曰君有三子尚不遑携何為偏愛此弟桐節曰因汝不愛吾是以厚愛之也作詩曰幼弟心常憶驚看倍轉悲憐渠無父母凍餓不知時吟罷泣下後桐節年老三子皆貧其弟從大商出外洋得財數萬而歸分一半與兄桐節大喜　鄧恒徐聞人少負奇氣居家孝友分產加厚於弟曰愛弟未周此心猶有歉也應貢而不就徐人高其志其子煥以孝謹聞孫邦基邦芼曾孫宗絲皆科甲、為徐邑望族、　康熙狀元鄧鍾岳

東昌人王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於門親爲扃鐍
諸弟慚曰爲弟夜歸勞兄久俟吾等非木石能不思耶各
相勸不復夜出此之謂以誠動物此之謂以亂處人 顧涇陽理處州有
兄弟訟數年不决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
如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既相爭則自相治可也各授
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撲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撲若兄二人
相顧惻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謂曰暴者官只析曲直故
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
謝兩人大哭而去先輩云骨肉間但當論情不可執理執理便傷情傷情便非理矣
江謙兄弟五人長兄佚樂無度且傲戾不可諫諸弟諸婦
苦厭之而兄惡愈肆謙若不知其有過者兄頗悅乃請兄
至館如賓愛敬問以因果書與看月餘覺兄有愧色謙因
其悔也頓首諫曰兄之性情過於嚴厲居家接物觸處多
傷惟貴中和此非其尚備兄未知悔弟不敢言今知之當
自改毋徒怪他人自了也言畢泣下兄亦泣盡改所爲謙
乾隆徒春園 懷遠陳氏其弟鳳喜酒博破產業至不
能糊口其兄龍善士也頻周之一旦弟悚然曰我與兄同
受產業我乃如此累兄周給眞家門之罪人也遂相策勵
勤生嗇口見兄兄有惠輒流涕不敢受四五年後業稍稍復
敬奉其兄甚厚謂兄曰弟自今日益念前時不肖終身含
羞莫可滌濯憂兄累兄非一日矣死見父母猶將切責也
子孫傳爲家訓云繼背困頭不失克家肖子 鍾雲瑞設帳營生

其兄貧甚不為顧初家頗饒因兄不節蕩盡故憾之一日
其子至兄小室見兄壁上有詩云自悔癡頑作性情不堪
回首問前程隱身日日蔬園裡甘飽寒貧過一生因寄詩
於父雲瑞見詩憫然自是養兄終世緣衆必儕後雲瑞孫
子多俊秀　丁公亭為東莞令有民告弟毆其嫂者嫂
固頑惡弟亦因一辰醉誤公審訊民意倖不乞公以刑加
之公曰兄弟至親何須涉訟民曰彼不以禮待嫂我何必
視之為弟乎公曰論理則王法必加論情則天倫可恕從
以毆嫂告設汝弟斃之杖下汝心安乎若安則同胞不如
同槐矣使弟受杖結怨終無已時是猶斫了手足衣服空
施有何好看象欲殺兄而舜置若罔聞況今微犯於嫂也

汝宜厚愛本根無聽妻婦處之禍令弟對兄叩頭謝罪而
去　何廷標高要人愛兄甚篤飲則捧杯食則勸膳與
兄同居數十年怡怡切念養兄一毫無吝費年四十投從
於鄉到兄處一跪三叩人謂敬兄之道此風益僅見出鄉
人稍不法正色拒之徐善言曲為開導故人畏而愛之從
遊學者多成令器生四子或舉人庠生俱以名顯
廖亮祖順德人孝親愛弟有弟一人居家治產父遺田十八畝
自著具產業同分公曰弟兒女衆食指亦繁我取其半汝
入息無多事艱為夫弟曰父之田兄所宜有公曰吾豈不
知但吾以教舘糊口束修有資硯田即良田也汝無別生
活計兄藉此十餘畝耳何用推辭弟拜謝公以田盡歸之

一時咸稱其義後值同御闔毆各操戈將成陣矣公衝鋒
排解兩姓咱之而散公道光舉人子起宗入泮　蘇志
富有庶弟二人分產業不多娶妻曰君為嫡子分財與庶
叔等乎蘇曰兄弟至親何分嫡庶自吾父視之則一耳況
田地不如心地能勤積德何憂不富貴也妻曰富貴無憑
自作善降祥思之熟矣後登進士知延平州田地祖宗所道心地自我
所斷　馮禮文南海人性孝友居喪哀毀骨立家無餘財
兩弟幼乃賣婦奩粧治喪具還夙債以祖屋讓與兩弟自
已另賃居屋以居鄉人稱其義訓家為業樂善好施鄉人聞者多
來告訴每藉一言而解生數子長璉次珧俱舉人孫鏈次
錄亦康熙御薦　刘定芳順德人少孤貧同胞兄弟四

人長次兄俱早死弟亦中年殞沒有姪二人有一兄無嗣
公生二子以次子為兄後侍奉兩嫂及弟婦恩禮備至撫
愛二姪如己出既壯貿易於龍門永清而漸覺順利積有
餘貲凡置產業俱用父名字年中租稅所入供養姑嫂一
家無分彼此嘗對家人曰天地之大誰與我為親而同居
一室者既屬連枝同氣當念手足之情嫂者兄之妻姪者
弟之子也於生者薄待安能對死者乎吾百年後所有產
業俱作吾父遺下子與姪四股均分勿令偏重此吾之素
志亦吾之切囑也今壽六十餘猶健長子曜垣咸豐入泮
福祿未艾也凡創興家錢財每多愛惜得之難未嘗輕於與也自世俗淺薄父母之奉且計較分明況嫂姪也公不過市井之人經營貿易耳而能做此出類拔萃事千秋而下聞其風者猶有餘思

談家文南海人幼貧極父母雙亡及長田工度活二十歲隨戚友往靈山縣雇工東家見其慎重出貲本與公營運所謀皆遂財日漸豐有胞兄在家所得錢托兄管理兄曰吾好浪費性又疎懶汝嫂勤慎可托也由是錢財出入不經妻手盡交與嫂收支待兄嫂如父母兄生五女嫁則代理裝奩每次費銀百兩兄無子爲兄娶妾公復苦艱嗣亦娶妾既而兄有子公亦生二子養兄一家毫無吝惜每事必禀兄嫂而後行危買田產必添注兄名妻妾有言皆不听久亦相安朱子家訓听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自世風日下婦愛情篤而手足之義遂疎不知有兄何知有嫂談公看得骨肉二字真率性而行便到世人頭地真深明大義者也

韓榕博羅人少以孝友聞母張氏早沒繼母蘇氏生仲弟根公愛之逾於憂其不樂也每事順從又時時慰解公以陽宅行於世歸則先到兄問安必有好食物獻之夜陪兄坐多講名山勝迹談笑津津使兄忘其沉寂也兄有病不離左右中夜數起侍問床前公爲唐邑庠生生四子長翰花咸豐進士次孝花亦秀才翰花性孝友凡子姪能讀書者助以修金束修兄弟之屋有朽弊者代爲修好或獨建無祀義祠小宗門樓村外文塔俱捐貲建造焉將來福未艾也

何迪助南海人有胞弟性拙游手好閒公愛之甚厚乾隆丙午丁未大饑公在村內小生理兼賣菜爲養弟一家無分彼此公一日在廁上房叔某亦來謂公曰汝弟之拙坐食無能不早分家其貽累汝矣公曰既知吾弟無用而任其饑死一

家乎、吾不顧之、他何倚賴、如叔言、無手足矣、何以為人、適
値公之弟行過聞之、後公汝公之弟哭極哀曰、吾之兄非
比他兄、憐我愛我之兄也、憶昔饑歲、嗷嗷眾口、得兄亟顧
實得生存、數十年衣食之資、皆兄賜也、兄今永別、不為肝
腸欲斷哉、公之孫馱橋先生、以布衣特隆聲望、先生之子
汝蘭同治舉人、　黃炳祥香山人、父業萬金、被兄花銷
去二千金之數、父大怒、公跪諫曰、兄不過一時之錯、父勿
過激、兒愛父、剩下必二三千金而已、伏地哀求不起、父念
其誠、為之解怒、即分予公家產、公復為兄還債去五百金、
明年春首、其兄感弟意、奮志勤儉、財復大起、公二十九病
故、聞者惜之、兄嘔心出血、謂可代弟、何如我死為佳、同治

七年、族中有生員黃某因病夢到一所、衙門輝煌壯嚴、門
首一扁寫政府二字、內有人出傳某生進見、既到殿上、望
見一官、乃本族已故生員黃炳祥也、大驚、其近前拜曰、家
先生在此尊榮、不枉當年孝弟矣、公曰、吾族黃某不久亦
來、某生曰、吾亦欲之、公曰、汝生平所為未易到此、急宜修
善以結其緣、並煩汝到我家、我屋已被他人侵佔、速宜集
祠理處、自有方圓、某生醒後病愈、即到公家告以源委、家
人初疑其妄、既而喜曰、忠孝節義、其死為神、理或然也、至
於屋被人侵、則無此事、沉吟久之、忽悟曰、公所謂屋、蓋指
墳也、即走看之、果被人侵占、請於首事勘驗、公墳交還、未幾
黃琛無病而終、琛之為人、有才學、專編勸善書、刻板勸世、

鄉里稱為善士、雖不得與沒而為神、吁、世有修德之士、爵生前而赫赫、死後賢聖者、豈少哉、賢聖但求無過、神德不外盡人倫、乃知大德者不在壽考功名、冥冥中自有尊榮之地矣、

馮堅樹清遠人、饒於財、創田百畝、有姊適鄰村、生四子一女而孀、家貧無以自給、携子就食於家、使之牧牛刈草、姊多病、欲醫無計、問之弟求貸、馮初應之、再則漸有吝色、甥請曰、母病急、望舅分施、詞訣且嚶、又啼饑、并求升斗之需、馮曰、甥欲我顧汝一家耳、吾見女亦多、婚嫁不暇、不能常濟汝、汝母必不死、今與錢三百、汝向佛前禱之、可不藥而愈也、甥泣持去、後十餘年、甥能自營生、置田宅、姊年老、復從焉、生七子、惟長及季稍守慎、餘皆不肖、賭博破家、一日、次子行搶於市、被執送官、得長甥營救乃解、馮之甥貧之窮居、哭家累只、病中猶攜惟弟其能濟救也、甥給於贅何惟顧、乃不加升斗、更何念姊之癡轉呻、公到床顧一顧乎、夫顧利而不顧親、宜其殃及于孫也、

刘書晚言其鄉一孝廉、善畜財而性吝、其姊家貧、將逼除夕、炊烟不舉、冒風雪來乞貸三五金、期以明年取夫館穀償、孝廉堅以囊空對、其母涕泣助請、辭如故、母脫簪珥付之去、是夕有盜穿壁入、盡竊所有、迫於公論、不敢告官、居半載、盜在他縣敗、供曾竊孝廉家、其所存十六七、移牒來認、又迫於公論、不敢認、其婦惜財、弗能忍、陰遣子往認焉、聞者鄙之、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吝之故、漠如行路、盜竊乘之、使人一快、

居家勸戒則卷之壹終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居家勸戒則卷之二　　善亭進士鄧春榜編輯

勸教子、

顔氏（北齊人名之推）家訓曰人生在世會須有業努見士夫耻涉農商羞務工役飽食醉酒以此銷日或因世家餘蔭得一資半級便謂自足及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會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有讀書者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斷一訟不必得其理宰一縣不必理其民軍國經綸畧無施用故爲武夫俗子所嗤詆又見讀書數十卷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敵畏之如鴟梟如此學以求損不如無學矣夫學猶穌樹春

玩其花、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花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幼小、精神專一、長成以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會、 朱子曰、吾觀士大夫之子孫、花其衣、美其食、遨遊燕樂、不知身之所以潤耀者、皆乃祖乃父勤苦致之、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時移事易、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服、妻掩其面、子瘁其形、雖殘杯冷炙食之不慨、敝衣破履服之不恥、黯然而不振者、皆祖父平日失教之過也、 又曰、父兄督教子弟、惟在愼擇所與、廣延端方、摽闢者、與之遊處、不覺久而自化矣、 流司空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硬、曰滑、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提防、乃免於滑、

呂東萊曰、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戒、亡身喪家有餘矣、其原始於遊閑、成於交匪、 溫節孝曰、遠邪佞是富貴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賤家教子第一義、至於科第文章、自是兒郎自家本事、 蓮池太師曰、孩子無知、或罵父母、或罵尊長、父母喜而不禁、雖屬戲掉、皆失命因不可不戒、 刘元城曰、子弟聲耍、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唐彪曰、古人云、枝條從小採則曲、可使直、直可使曲、凡物敗於初時、則易、敗於日久、則難、故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凡教子與婦、今善必知當及早教之、若因循姑息、反害之也、 子弟聰明有志、可責辱愧恥之使之勵、激精進、若愚頑無志、督責之則彼自棄、而安於邪

流及無上進之心也富貴之家不欲令子弟外往又多存爾我之見明知人家延有明師不肯令子弟從遊甘心獨請先生不思一人獨請束修未必能厚應請未必良師曲意俯從然所得甚微家不能給雖精勤教廸不可得矣欲教弟子宜與親友聯絡虛心延訪同請良師祀宜從厚學生館地稍遠往來不可辭艱古人千里尋師尚不憚遠況同御井乎好師難得慎毋當面錯過也　張楊園曰子弟年七八歲不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至十五六隨其資之所近與其志向為農為士始分其業古者易子而教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不可不盡試思為父母者將以田宅金錢遺之為愛其子孫抑以德義遺之為愛其子孫乎然積德於冥冥之中曷若求賢師友教之於昭昭之際師友入門子弟志向因之而變賢則數世賴之否則害匪朝夕擇之又擇慎之又慎　倪文節公曰君子豈不為子孫計然其為計則有道矣蘇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知義理三也授以資身之術（才高者命習舉業才卑者命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為擇良師六也為娶淑女七也常存節儉八也有此八者豈不永利而父子兩得哉　羅倫曰為祖宗父母誰不願有好子孫所謂好子孫者如歐陽修文天祥是也若只求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如蔡京秦檜輩所謂惡子孫非好子孫也豈祖父所願有哉　魏環溪（明人名象樞）曰敗家子有二

酥浮蕩賭博驕奢縱欲花費祖宗產業敗其家門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嫉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祖宗之名節敗其家世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為之不可不辨

袁氏世範大僚世官子孫造惡多掩蔽祖父之耳目偶有至親良友熟膓難已略為相告然事未敗露多不自信且以人言為誣罔者更有不肖之母祖庇子惡不令祖父知之然富家之子不肖不過耽酒色近賭博以家敗家而已貴家之子奪人田產詐人財帛謀人風水淫人婦女鄉人有違理犯法之事認為己事名為相當有爭訟則作祖父之簡干求州縣至奴僕亦竊其勢燄多方造業以取奸利此皆造下彌天大禍而祖父不知也為祖父者切當關防祖父見子孫魯鈍者貪污者殘忍者不可使之仕宦魯鈍者政事委於吏胥害民必多貪污者且以吏胥為爪牙相濟為奸殘忍者輕殘民命而人情天理置之度外豈知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極慘之報必不能免

賀陽亨（明人名時泰）曰人情於子孫魯鈍則憎惡之俊敏則愛惜之不知魯鈍者不敢悖慢或可免悖慢之行惟俊敏者才足濟奸貴益長傲人以為可喜吾以為可慮也倘不預為防範則傲誕之氣漸長人人從旁竊笑而進見時父母反稱讚不已誰則於貴人前暴言其子之不肖父既不知覺察毋又曲為回護是故黨群小以凌人飾浮偽以欺眾顛倒事理曲庇犯法倘因世家餘緒可得一官而凌虐傲慢

縱情敗檢不贖家訓必干國法矣故共叔(名段 鄭伯弟)之死母氏(姜)實教之趙王(如意)之戮父(漢祖)實使之也然則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律之以嚴繩之以法則長無不肖之悔矣

蔡文勤寄子書曰聞汝凡事好自以為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承故也當早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吾見汝在京與人言語常有爭氣此損德損福之一端也須戒、

李忠毅公(應昇 明人名)戒子書曰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美喜怒隨意嬌養既慣不肯服素布之衣食粗糲之食長此不已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也汝少習見吾遊宦顯赫未見吾童生未第低眉下人之日又不見祖父母貧賤時困苦艱難之日也人不可上物不可慢此又宜謙以守身也、

張文端公(名英 清人)曰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畧有交際子弟習見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窮矣不可不深長思也、

史搢臣曰祖父之富貴自經書中來子孫蔭庇則厭經書矣祖父之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忘勤儉矣所以多衰敗也、

少年子弟不令其浮閑無業亦不必拘讀詩書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商授一業使之習非必要他得利也拘束心身慣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便是利益若任其閑遊無業自然流入花酒呼盧鬭狠之中諸般壞事都做了、

凡容縱子弟浮閑慣了是送上貧窮之路雖遺

金。千萬何益。屢見人家子弟年至長大一至父沒世故茫
然致使家計日壞此由父在之日令安坐讀書不令學習
諸事故子弟少時一切身世所需之事皆宜講究如冠昏
喪祭之禮算數識銀之法田庄舖舍之所在起造埋葬之
有方皆宜詳悉開示庶他日可以保家　許魯齋曰教
子必使充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
畏榮耀之使有所慕到無所畏無所慕便行不去
顏光衷曰世之父兄有自幼愛惜子弟而釀成不孝不友
之習者蓋人生離裏出懷無刻不傍著父母合一堂的爹
娘父母哥姐兄弟那是爾恩那是爾怨那是爾是那是爾
長迨至稍非不傍父母行立自家有一蘇跑跳的意思不傍
父母喜怒自家有一蘇喜悞音畢弱也硬梗的意思不傍父母
食息自家有一蘇佳味便宜的意思遂漸又與父母隔了
而為父母者復不勘破此機挑他於他無事時則撫之曰
我的乖又我的乖又此便引動他毀譽根務外根對兄則
勸之曰爾得多爾得多便引動他饞口貪婪貪也含切根便成
了爭田爭產的氣象稍有哀啼則慰之曰惹我兒子待打他
便引動他很戾怨懟根便成了背公鬬狠的氣象情欲漸
開漸著連父母亦不能有其子兄亦不能有其弟平日所
以引誘其子皆為還向父母之具房戶嬉笑之間慣心習
氣難平難變積小成大皆從此釀之防微杜漸不可不早振陶孩幼之常不知不覺
噴蘇下不孝不弟根了孟母三遷擇母之
於幼子爭哄每叱勿許以為千古賢母也
魏叔子

清人名傳曰、幼時不可衣綿食肥甘、益少衣食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長大不給服粗茹菜、遂覺難堪、平常無事、尚屬易爲、到遇疾病患難、倍苦惱矣、　程漢舒清人名大純曰、父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昆虫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心、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礼、然諾不失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厲色隨之、不必鞭樸、以傷其意、

又曰、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即田宅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讀書萬卷、亦不過假爲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史搢臣曰、子弟少時、切勿遂其所欲、要當訓之以謙恭、時時抑遏他、則驕氣自除、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樸實近理、

石天基曰、有嚴父、必有孝子、嚴不是朝打暮罵、要事事指引他、不許他放肆、不許他忤逆、不許他欺詐、不許他澆薄、不許他懶惰奢侈、凡紙牌碁子、一切戲頑之物、不許他學習、淫詞俚語、一切不正之說、不許他見聞、不許他與匪類相交、不許他與邪地相近、不許他遊蕩、不許他爭氣、不許他謗訕前人、戲謔同輩、不許他談人閨閫、論人長短、不許他臨險地、不許他蹈危機、不許他打罵奴婢、不許他殘害物命、推類而廣、庶可望子孫之賢也、　世上該做的事、不該做的事、子孫年幼、安能盡曉、全要爲祖父的時時與他講說、他自唯從、如未唯從、輕則叱罵、重則責治、諺言捧頭生孝子、嬌養生逆兒、姑息反害之也、

呂新吾明人名坤小兒語、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費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個讐人、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肉羨滿棹、吃著只恨不甜、少年志肆心狂、長者言之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周趙簡子有二子、長伯魯、幼無恤、書訓戒之詞於二簡、分授之曰、謹守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為賢、立以為後、

楚孫叔敖疾、戒其子曰、王數封我、我不受、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有寢丘者、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越人畏機、可長有者、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之、其子辭、請寢丘、故至今不失、

齊田稷相宣王、受下吏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母曰、為臣不忠、是為子不孝、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懼、反其金而自歸罪於宣王、

漢歐陽地餘貴至少府、將死、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必送汝財物、慎無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官屬送財數百萬、其子皆不受、

膠東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詣太守吳祐、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辱之名、可謂見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以衣遺之、

晉陶淵明命子詩、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又曰、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

不虛至，禍不易來，夙興夜寐，勵爾于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漢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教一經，一子授史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方之學，殷門為盛。

南史宋劉毅父鎮之閑居京口，嘗謂毅曰，汝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使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後毅坐誅。

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屛住道側，嘗謂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之曰，善為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詣竣，見賓客塡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坐誅。

唐韓愈訓子詩，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疏，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豈不朝夕念，為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房彥謙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清白耳。

帛陟家

法修登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數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不與語 穆寧教子嚴四子皆貴而賢韓休亦善教子家法甚嚴七子皆忠顯故世言家教必稱韓穆 萬壽公主宣宗愛女也適鄭顥之孫顥舊制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命依外命婦以銅裝之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曰我怪士族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孝經論語免他時學流 約謝[illegible]嘲

風味月 唐介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桃李固未嘗栽而荊棘則甚多矣汝等窮達有命惟自勉而已 明廖棋楨之父常郡老農也延師訓子師感其意勤於課督其子亦善學但不孝好詆觸父母翁至館謂師曰苦讀未足為優當以變化氣質為主師乃痛治之復以深思罔極稼穡艱難等語反覆曉諭其子感悟一夕叩頭於廷曰其知罪公喜曰如是始可以言學矣自是晨夕起居定省無缺弱冠登第 教子學不明理不識學之何為徒讀三五奇書便謂為佳子弟者非計也 清湯斌課子讀書每至夜不輟曰吾非欲汝早貴但少年宜喫苦苦則將來不至失足 張英以宰相歸田處世接以謙和居御惟期篤厚雖田夫野老必以禮待之餘中

子弟有凌人者必嚴治之曰無使彼挾吾勢而析吾禍也今族有君誰敢凌汝者只恐汝凌人太甚耳公性雅淡不好玩器謂子弟曰孝弟一身寶好貪萬古愚公之子孫仕宦盈門已歷數代然皆淳樸謹厚未見驕奢浮蕩之習海內推爲公子廷王亦入閣拜相 以上父教

晋羊耽妻辛氏侍中毗之女鍾會爲鎭而請其子琇爲參軍母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毋貽父母憂而已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魏高謙之妻張氏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嘗曰自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從修勤莫替先業 北齊趙隱始三歲母傅氏使孀居家人欲改嫁之傅氏以死自誓隱五歲傅氏教之嘗謂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隱曰天若哀矜兒大當報母恩傅氏對之流涕及拜太常卿朝還不脫朝衣入見母子相對泣封宜陽夫人 唐淅西觀察使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土築之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弟景莊老于場屋每被黜必撻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景莊今歲不可不取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登第 趙武孟少好獵以訪獲饋其母母怒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哉遂

不食武孟自是改行讀書成名　劉元佐為宣武節度使其母嘗日織絁一端示不忘本日勅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而戒曰縣令恐懼卑甚吾思汝父吏于縣亦當然耳而汝輒據案當之安乎元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宋蘇簡易母薛氏太宗召入禁中問何以教子曰幼來以祀讓長誨以詩書上曰真孟母也　張奎母朱氏親教督奎與其弟讀書客至輒於窗前聆之客與子論文學政事則為設饌或閑談諧謔則不設後二子皆登第　元甯膺七歲而孤母侯氏織紝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于學事母以孝　明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戰死母崔氏年二十而寡善果以父死王事襲爵開封郡太守崔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便還閣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床前母方悅而起教之　魏昭好學有聲與書者母顧問中全曰何愛此不使予有興聞乎後昭成名　清蔡慕忠新會人其母劉氏少樂觀書于歸後見夫家農商食力慨然曰男子治外婦人治內徒以脂粉綦懷裙屐適意何以稱為內助乎即洗盡鉛華布衣椎髻躬親磨碓辛苦習勞後積貲臨終分付自薄喪具留建家祠親書遺囑謂男須孝友勤家婦女須恭儉守己予慕忠能承母教樂善恤貧修常業助婚姻孫大年錫疇俱武庠士樂文望俱文庠　溫汝适母何氏慈祥忠厚嘗訓子婦孫婦曰汝等生長高門珠翠羅綺習以為常豈知吾家先世一燈紡績浣濯之

衣欣然服之至於恤孤憐貧力能為者未嘗少吝焉施而薄享於心稍安耳又謂時俗婦女或習賭博誠非婦道所宜閨門內而有賭風卽敗家之兆也願汝等切戒之汝适乾隆進士汝述汝進嘉慶舉人汝适子承惕道光進士 以上母教

勸勤

太公曰人家不富有六盜時熟不收一也收積不了二也無事燃燈睡寢三也慵懶不耕四也養畜太多五也晝眠懶起六也然家無六盜而有不富何也曰必有三耗一曰倉庫漏濕鼠雀亂食二曰收種失時三曰抛散米穀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輕去就耶 內翰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杜衍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黯語人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獨問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耶公聞之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君名在第一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又不問可知惧其生事不足以至進退皆為廉祿所拘耳賈嘆服

元許衡曰學者莫急於治生生理不足則學問有妨

耕讀堂雜錄富貴之後坐食而無生理家計日貧人勸之躬耕則云不耐勞苦勸之生理則云苦乏資本細微經紀力可勉為乃不肯為以為有玷家聲未幾貧困至極下流汙行無不為焉何向者無玷家聲之事乃不屑為而後日大玷家聲之事竟甘心為之也 儒者耕種原為瀕急

最宜耐心，若貪多欲速，其願不得，則曰此非我輩所得為之事也，旁觀者亦云此亦非我輩所能勝用也，退悔心生，旋作旋止，必至衣食無資，為天下棄人，且為天下匪人矣。

張文端公曰：人家子弟不可以經理田產為俗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為故事而襲此名，要思此事較之求人奔走，趨蹌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

朱柏廬曰：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為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卒失措則不及費）第二要晏眠早起，（早辦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役得半日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第三要耐煩喫苦。（功必須自為者必不為之須一日為者一日為之若不耐煩喫苦則一事無成有所成一處）

陸梓亭曰：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閱時必得一刻，則必時時得一刻。

耕讀雜錄：男以男職，女以女工，各有其事，各盡其勤，而後家道可成。古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男耕於野，女織於家，庶人之職也。然則議生計者，女工誠不可緩，蠶以治絲，織以成布，皆女工之所自出也。女工所入，日計之所獲甚微，月計歲計之，一家之進益不少，女工之利所以佐耕讀而資生計也。

唐彪曰：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旺者。夜間坐燈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晨之前已可經營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日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事每以日晏不及為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況晏起則門戶失望，營理無人，竊盜甚便，家多漏隙，衰敗之根也。凡事先時則豫暇，後時則必速，必速則難為，於暇豫則易為功，故勤為婦

人根本客一到門則茶酒撒饌俱宜料理不可委之奴婢更宜速快遲則客不及待蓋婦職原須必躬必親苟叉手高坐便是不賢　唐荊川曰世俗於日用之間衆坐閒談最為誤事有職任者閑居無事便當勤讀詩書亦當勤管家事若日夜聚集閒人言不及義必至於抛荒詩書廢家務名不成利不遂其弊不可勝言矣若貧賤之家亦當為農工為商賈為藝術各勤正業庶幾衣食有謀生理有賴若日食三餐便尋人家閒處日夜坐議則農工廢其事商賈廢其業藝術廢其務衣食生計從何而給其不至於寡廉鮮恥行險僥倖者幾希矣　呂近溪(新吾父)小兒語既做生人便有生理个个安閒誰養活爾　世間生業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爾患難　呂新吾續小兒語創業(造貫)(家唯)就創乾辭休替子孫留病　漢司馬德操躬耕叅後園龐士元見之因與談世興亡如神　邵信臣為南陽守其夾家子弟不以田事為意者輒斥罷之由是人力於田　魏常林當帶書耕鋤其妻自出餉饁之雖在田間相敬如賓　晉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及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嘗出行部見人持一把未熟稻怒曰汝既不佃而戲人稻執而鞭之人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

微必喜慰賜三倍故百姓皆勤農作、 南史　任盡浩性
好蘇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耕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
婢妾亦必督之紡績無遊手者至所資亦甚儉吝、
五代馮道退耕於野有荒其田不耕或力不能耕者道夜
潛為之耕其人來謝道殊不以為德、 明成祖常命世
子行田還諭之曰汝亦知農民之勤苦至此乎農夫植藝
五穀足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國家經費之所從出故令
汝知之、 宋恭陸僉都彈劾不避權貴有謗恭者帝私
行其第見衣以紡綿公鋤菜遂誅謗而益重公

勸儉、

束皙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畜有餘苟肆其欲則水陸
之積不足、 王士晉宗規、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
分有限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
享以還造化是可以養福奢侈敗度儉約鮮過是可以養
德多費多取委曲徇人者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怡然自得
是可以養氣而世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
始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蕩產借貸討人情鑽刺不顧利
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賠聘媳擊鮮
散帛招請貴賓力實不支設法應用此皆惡俗可悲可憫
噫士者民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 呂新吾曰以天
地所生之物養天地所生之人均衣平食俾各不至饑寒既
不可得況富者田連阡陌金滿箱囊飫甘饜濃暄歸錦繡

歌兒舞女，醉月眠花，盈棟雕樑，乘堅策肥，狼藉暴殄之餘，猶足嘔兒童而飽狗彘，乃耕夫織女，早作夜勤，暑雨祁寒，攢眉搰腹，終歲辛苦如牛馬，而一室衣食如乞丐，且鶉衣菜色，為溝中瘠，為道邊殍者，在在有之，彼富者之棄餘，乃不足者之所資以養命，既不肯樂施予以益人之不足，又不肯撙節儉以惜已之有餘，天何親何私，人何功何德，而令然享此乎，明者觀於目前，其盛衰歷歷可指矣。　朱柏廬曰，勤儉治家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多費，寡入而多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僥倖之途。　凡人用度，率由心侈，心侈則非分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所需自有分限，不俟多求也。　儉之為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角口鬪力，構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且或喪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嫁娶之事，賓客消食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求補，苴盜行稱貸，償則死力，負則喪行。第三要節衣縮食，衣取蔽體，食取適口。　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端，一則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奕酣歌，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則自絕其生理也。　又曰，男子服用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止宜勤紡績，供饋食，奩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錦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　唐彪曰，世人用財貴明

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靡費，浪用於無益，卽一金
已屬奢侈。又曰貧富家遇吉凶事，素位而行可也。倘
不明理，傾數年之積聚，博一夕之光榮，有財過用已屬失
計，無有力薄貧勝典賣稱貸以供營辦者，是誠何心。彼謂
體面攸關耳，豈知浮華倏過，轉眼成空，迨至饑寒相迫，俯
面求人，負債追呼，卑躬受辱，體面安在，愚之甚矣。典三 又
曰婦人衣服宜安本分，服飾犯分則大不可。衆人同處，而
我一人衣飾獨異，衆所指目，小家之婦欲以自榮，大家之
婦心必不安也。婦人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
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若隨手用盡，則貧窮可試目而
待。○婦之賢者，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泊，宜布素，見

世間珍寶錦繡及一切珍奇美好之物，皆知爲敗家種子，
方爲有識婦人。張文端公曰人家富足，宮室求其高
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精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
後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及身者，益侈用固難貽後，果其
力之有餘，便當推以及人。昔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
儉率儉亦其受借有道也而三党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
舉火者甚衆說苑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党无不乘車者母之党无不足於衣食者妻之党无凍餒
者荷臣以舉火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儉以奉身，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
或曰常存有餘，以備不虞，不虞之事，未必不因於多財。吾
見性吝之人，每至喪其有，而至於失所矣，未見行德之人
而一旦失所也。又曰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

足。由於小處之不謹也。月計之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彼侈靡賭博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姻而蕩產者。夫有男女則有婚嫁。只當量力治裝。奈何嘗衆世。仰事俯育之資以供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之後。遂可不食而能不衣。而過矣。凡此皆粉飾門面之過也。 唐翼川曰。人之日用飲食衣服吉凶喪祭。總以儉約為主。倘不儉約。一日之奢償以數十年之儉而不足。數傳之儉。壞於一代之奢而有餘。 黃金仲曰。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是以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節如人有千錢。一日用盡。次日則無半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文則可至二十日。凡惜福者當作如是觀。且儉之一字不止惜福

卽為吾儒立德之要。每見單寒之士。日食難艱。從困苦中發達者甚多。富貴之家。享用已極。一旦父兄失勢。舊日綺羅儉麗子弟。到此不覺窮酸甚甚。至衣食敝缺。奢華性格仍在。其苦倍甚於常人。 周晏嬰之宅近市。齊景公欲更之。辭曰。君之先臣(嬰之父)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敢煩里旅(不欲勞里人為己宅)。晏嬰如晉。公更之。反則成矣。既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所壞里室以大嬰之宅。故嬰復)。使宅人反之(各還故宅)。曰。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吾敢違乎。 漢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來受書欲見

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嘆息而去 晋殷仲堪在荆州嘗食五盌盤無餘肴飯落席閒輙拾而啖之雖欲率物亦其性眞素也 桓冲性儉素常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謂曰衣不新何緣得故冲大笑而服之 南史齊蕭道成爾性淸儉及受宋禪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導命曰留此正長病源命碎之 宋高祖御淸簡寡欲被服居處儉于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王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人嘗献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還之 顧協少淸介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淸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郞顧郞難衣食者竟不敢遂及為舍人同官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飮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陳武帝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殽核庶羞纔令充足而已 北史楊椿戒子孫曰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為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不能保守將為此家所奪耳 北魏百官無祿中書令高允嘗使諸子採薪自給司徒陳麗曰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曰何不早言卽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息賜以粟帛 宋到溉為侍中所居虛

ÉCOLE FRANÇAISE BIBLIOTHÈQUE D'EXTRÊME-ORIENT

室卓半倚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
道示有朝章而已 唐文宗性儉素駙馬韋處仁常著
夾羅巾上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似此巾服唯他
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李勉昆弟頗家勳貴飾輿馬矜
室廬惟勉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益 五代周行逢
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希聲(後)父子窮奢極靡
不恤百姓今其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歲饑開倉賑之
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鎮所居僅庇風雨敗簷疏牖彬
處之自若也至升武帳止衣弋綈坐素木胡床而已
張知白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
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漢丞相弘)
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食
肉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
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
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
一日乎 王沂公曾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服輒閉目
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家人一衣稍華不敢入見有貨玉
帶於公其弟以呈公曰甚佳命繫之問曰佳否弟曰繫之
安得自見曰自負重而使觀者見好毋乃勞乎 張子
韶曰余平生貧困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
鄭亨仲良數十金懸壁間掀桂惹曾約以一二金曰平生
貧困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

舊時藜盤風味甚耐久也、 李延平生事最薄而處之
有道量入為出、賓祭僅飾租賦為鄰里先節衣食以賑助
親戚之貧困者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家事秩
如也、 蘇軾在黃州與鄉里往還軾既絕俸而往來不
復多貧自言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嘗云
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
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 元世祖製銀器
張德輝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
宝否則不惟缺壞亦有竊而失之世祖乃止、 白景亮
為衢州總管自奉甚薄妻亢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
使者上其事詔褒之、 葉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

奉甚儉常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
汝曹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明少保于謙每日宿直廬器具蕭然素病痰帝遣人往視
奏謙服用過薄詔尚方製賜之賜第辭不受、 王璉為
太守自奉儉約一月饌用魚羹怒其妻曰汝不憶吾喫草
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秦紘歷官四十
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
不改其舊、 軒輗權浙江按察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
臼與僚屬約三日一出俸錢市肉不得過所僚屬多不能
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鷄黍則人驚以為異、

勸謙、

孔子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自損者求益其道者也道愈益而身愈損德愈高而心愈下所以能大也又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若高而自矜反自卑矣

孔子入太廟見座右之器注以水中則正滿則覆喟然嘆曰夫物焉有滿而不覆者乎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持滿之道也

文昌帝君曰假行設名最為神怒乃今人居官不廉而要人稱廉問心則私而要人稱公買囑考揭刊刻碑誦凡此欺世之事方且自為得計寧畏鬼瞰其旁又若假名士假文章假道學互相標榜廣通聲氣一旦敗露身名俱喪往往名士得禍其慘更甚於平流可不戒哉

陳希夷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之所深忌每見忠臣孝子清流名人正士被榮名必遭困抑或子孫不昌所以然者名亦禍也造物不以全福界人豈前當後必然之數也況沽譽者其禍抑更何如耶

許魯齋曰凡朋友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不能日益也

陸梓亭曰君子聞人譽亦以為喜乎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此不喜非人情但不可以此自矜耳

王陽明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謙非從外貌卑遜須是

心中謙讓常見自已不是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凡人視已之才能十倍於人者無知狂徒也微論曰後絕無好處即或名利以狂而得終非有福受用氣象惟要自已之德行十倍於人者方為有志有福之士凡輕視賢哲艷稱富貴者鄙人也其人必不能骨立 程伊川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少年發財亦然）藉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也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此三者人以為幸而先生言不幸者何居宜細思之 雲間陳繼儒曰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壺逐勝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于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翁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始知為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于一第乎果終于楊州士曹此前輩不可傲也張嘉貞為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嘉貞出其上驚曰此座終君坐耳後為中書令此後輩不可忽也呂蒙正未第時薄遊一縣胡且隨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詩宜少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一篇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科亦首選二人相見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胡世琦曰凡謙虛者已能而常若未能已知而常若未知每事諄又下問以增益其所知所能而已故曰進於高明自滿

者非但不肯問人即父兄切教之不從也親友極諫之不
咱也其弊總由於不知自己之愚反挾其庸陋之見以睥
睨一世如青蠅飽食鼓翅甕中自詫為垂天之翼甚哉其
不知恥
　袁了凡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一卦六
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
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科予友十人惟丁敬宇
年最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曰此子必第兄看十人中有
詢〻欵〻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
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辨如敬宇者乎惟謙受
福人如此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

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己斂容大變幼習
李霽岩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平懷順受未嘗有一
言相報予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
令年必第矣已而果然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慕錢
明吾执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
改明年登第壬辰予入覲過夏建所見其氣虛意下謙光
逼人予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
發則浮者必實肆者必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啟之矣及開
榜果中江東張畏岩積學能文有聲藝林甲午御試無名
大罵試官瞇目有道者在旁微笑曰聞作文者必氣和平
今咱君罵詈不平甚矣文必不佳張不覺屈服因請教道

者曰科名在命命不合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立得張曰如何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者張曰我貧士何能為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從不費錢尒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若此張自此折節謙恭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見試錄一冊中多缺行有一人曰科第事陰間三年一考校須積德無咎方有名其缺者皆當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是科果中由此覌之舉頭三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況謙則受益有地而取善無窮人苟念念謙虛時時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命自我立福自我造矣

邵紀堂曰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此古人格言也昔侯園詩云一溪春水一橋橫濃柳嬌花夾岸迎健自過橋時處立放開條路讓人行存得此意可以化險為平矣田松岩買一處山林陂詩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當穩處亦防傾敢因偶爾心無慮便向崎嶇步不平此真歷閱之言可貴而佩矣呂新吾曰有一先達為文示余余謙讓不敢先達曰某不計短即令公笑我是一人笑為我回護是令天下笑也余服其誠又極其智嗟乎惡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訕笑者豈獨文哉呂新吾小兒語世上第一伶利莫如退讓為高進履(張良)結襪(王生)傍下(韓信)古今真正人豪周晉荀瑩在楚(為楚所執)鄭賈人有將寘於褚中(囊也)以出(歸晉)

既諫之未行而楚歸之賈人如晉晉人善視之如實出己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敢厚誣君子遂適鄭 漢班超在西域衛侯李邑上書盛毀超帝知超忠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制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如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而遣別吏超曰以邑毀超今故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晉王述在官謝奕性粗率嘗忿述極口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奕去始復坐 劉弘都督荊州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敗則曰老夫之罪每有手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曰得劉公一紙賢于十部從事 謙之能得人心如是哉 唐李嶧工文詞為中書舍人時張文室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詔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嶧作之嶧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從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諸英俊為準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王師範和謹好學及為平虜節度使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命客將挾令坐廳事自稱百姓拜之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宋文彥博累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平居接物謙下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如布衣交 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外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一知姓名則終身

不能復忘固不始不知也人服其雅量 杜衍有門生為縣令者戒之曰子之才器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毋益於事徒取禍耳 謝上蔡餞師伊川相別一年復見伊川曰子歸許久做得甚工夫謝曰只求去一矜字伊川曰何謂也謝曰仔細點檢病根都在那裡去得此病他善方有進步伊川大喜以為切實工夫 趙忠定公汝愚登狀元謁德莊語之曰慎勿先置大魁於胸中此壞品取戾之根又曰士大夫皆為富貴所誘故今日於上前得一語半策明日於宰執得一二句褒揚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公敬服其言 杜鎬兄弟弱冠登科偶與一友人遊山寺一老僧雜禪偈獨坐作之語玄言妙旨咸出意表

杜姓字又問修何業友以累捷誇之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愧甚言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株冊桂一時芳禪師未許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鄭禮臣初以內矣論務不已同席諸人皆不能對甚減歡笑一婢下堂曰學士言語毋乃得色然學士一時清貴亦在人耳至於李隙劉承襲亦嘗為之豈能增其聲價耶禮臣因此滿自斂更不復言 明李隆守備南京黃福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俟隆隆必從之 泰和曾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皆年少狂生議論蜂出見曾儒默不言共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眾交易笑曰夫夫也偶然領薦耳

遂以爲皆偶然乎之既而眾皆下第曾中狀元寄詩曰捧硯
御書謁九天偶然趨得淅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
然又偶然、　羅倫性寬厚嘗寓京師有一葛衣為朋輩
竊去同舍不能安察訪得之袿羅過其舍舉衣示之曰此
非君物耶羅曰物偶相似非我物也盜遂去語生曰我失
衣無大損彼得惡名尚得為士乎生謝不及後登進士官
副使壯年無子偶遊一寺見有遺棺七具未瘞遂捐俸命
僧葬之夜夢神曰汝陰德動天賜貴子遂生洪先後中狀
元為理學名卿、　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事誣之或
勸之辯公曰此吾同年友事若辯之是我訐也竟不辯後
新建伯華子守仁諭官京知聞士論偉為此事分多欲具疏奏
辯於朝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為父恥倘故辯吾友更為吾
恥矣遂止羅倫寧失己物不彰人醜王寧損己名不揚人過二公者豈不超出尋常萬萬哉
彭阮湛貴但袁州宜春人阮妻乃湛婢也阮舉進士湛猶
縣吏妻族為留宴嘗官人名士阮居席之右一座盡傾
湛妻恨命斂之後聞湛無難色其妻悻悻責之曰男子不能
自勵賓辱至此尚復何顏湛感其言改文學業數歲一舉
登第先是阮常侮湛報至阮方踏驢遊鄉外家童馳報阮
失足而墜、　徐階督學淅中時年未滿三十有士子文
中用顏苦孔卓語徐批杜撰當頭貴生批卷詣曰尊師見
教甚明但此語出楊雄法言非生杜撰也徐聞之起立曰
本院僥倖太早承教多矣遂改置一等一時傳為美談後

徐官宰輔致仕使當日強辯何益無辯然彼益彌彰安得有令名至今日 萬曆中、
有士子作怨慕章題文中用為舜也父若為舜也毋者句、
學使批不通宜四等其士自陳曰此出核弓文法學使大
怒曰偏爾讀核弓他人皆不曾讀更置五等其刻薄前後短如此
以他罪誅、 清施可大年六十餘鬚髮皤然與客對坐
有族叔襁褓中、乳母抱而過焉。可大忽起立。客問故。答曰、
家叔抱過。後曾孫登甲科 三 鎮平徐子英平日用
克己工夫、嘗謂天下事退一步想、便天寬地闊。此中實有
極樂境界、不至其境、不知也。生子澄、其學大有父風、人稱
其父子為徐姓聖賢。徐姓大族、每事甚愛體面。徐公謂
体面二字須認真、小姓人或以勝人為体面、大姓人當以
讓人為体面。勝人体面究不若讓人体面

勸恕

朱在庵曰、待人接物、須是處富貴之地、悉知貧賤的痛癢、
當少壯之日、思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体悉患難的
景況、處旁觀之地、原諒局內的苦心。 史稽臣曰、彼之
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事有急之不自著、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
自化、即家廷嫌隙、嘗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始散、 容
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以順非為有容也、亦要顧存君子
事、係斷隱要當面訐他著、不得一點攻訐他的念頭、人偶
塞微要當矜祀他著、不得一毫微脫他的氣燄、 攻人

之惡毋太嚴當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思其可從
我施恩不求他報他結怨不與他較這个中間寬了多少
懷抱怨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个中間
除了多少煩惱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illegible]
人益無用人天心必深憫他世間遇着無害之人便惻隱
動此便是天心可見處　魏叔子曰凡性情煩躁刻急
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為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
容身也偶得人欺之事便詫為奇怪不勝忿怒自矜明智
難欺不知滿前之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欺詐中矣
性情苛矣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使仇家
忘其怨況平人乎　凡人處財十分定要十釐便是刻
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不饒便是
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
謂也則惡矣或曰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論曲直便與
路人等耳　張楊園名履祥曰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
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便是春陽氣象若一
切刻急雖所就未為不是亦為秋殺氣象矣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理或然也　張文端公曰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
禍欲行忍與讓之道先從小事做起受得小氣則不至於
受大氣受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　凡事最不可占
便宜便宜者天下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
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

也、 高深甫曰逆我者只忍耐片時便到順境 潘
仲謀曰人褊隘我受之以寬容人陰險我受之以含默猶
炙熱中投之以清涼散過後快矣 袁行錄曰主司衡
文須分明詳愼誠思當畢讀其見之苦今日吾命之重將來
前程之遠則良心自然萌動 楚莊王賜群臣酒酒酣燭
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絕其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而後舉燭 漢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公曰何
以知其不反漿乎如何以小過成罪又有郎淫官婢婢兄
自訴公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自署適〔讁音〕奴其隱人過失
如此 丙吉為丞相為政尚寬大掾吏有罪贓不稱職

輒與長休告無所案驗有御吏醉吐丞相車上車上西曹
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
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韓安國坐法抵罪
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燃乎甲曰然即溺之居
無何帝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亡
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戮而〔汝也〕家甲具肉袒謝安國曰可
溺矣公等足與語乎卒善遇之 趙壹為計吏司徒袁
逢受計計吏數百皆拜伏於庭下莫敢仰視壹獨長揖逢
見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
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執
其手延之上坐 王丹為太子大傅客有薦士於丹者

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册亦坐免客慚愧自絶而册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少傅呼客謂曰予之自絶何待我之薄也更為設食待之如初　卓茂為丞相吏時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幾日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遂步輓車去後馬主得馬謝之　劉寵貴為卿相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叱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止也寵無言而去　蜀相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謂琬憒憒不及前人或以告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及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必死琬心無適莫敏得免重罪琬在司馬府東曹掾楊戲性簡畧琬與言時不應或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慢上不已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戲欲贊我耶則非本心欲反吾言則顯我之非是以默然耳　吳步騭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善俱種瓜自給一日寄食於會稽焦征羌焦豪族也焦大享肴饌飼騭旌以疏旌愧忿不能食騭容色自若極饗至飽乃辭去旌忿曰能忍此乎騭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所也後騭至宰相而旌卒以無聞衛旌看得自己太重卒之到老編聞步公不尤不怨胸次悠然士之致遠者其見識必與凡庸迥別　晉博昌縣令其使光逸送客當寒雨体凍濕還令不在逸觧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罰之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則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乎、令寄而釋之、　謝奕性粗率、嘗忿王述、極口罵之、
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承為東海
太守、政尚清簡、不為苛細、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
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康王秀性
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鵝、齋師請案其罪、秀曰、豈
以鳥傷人、　南齊王亨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左右有投
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　隋盧昌衡為徐州
總管長史、嘗行部、至俊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死、牛主陳
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豈人情、君何謝焉、拒而
不受、　唐狄仁傑為相、武后謂曰、卿前在汝南、有善政、
然而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
無過也、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婁師德為人寬厚、
犯而不校、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人所嫉也、
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庶不為
兄憂、師德愀然不樂、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
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嘗與李德昭
偕行、師德体厚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乃為田
舍子所留、師德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御之、
裴行儉嘗有賜馬及珍蹬、令史私馳馬、馬蹶蹬壞、懼而逃
招還之、不加罪、又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軍吏捧
盤、歷階誤躡衣跌地、盤亦隨碎、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
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　李日知為刑部

尚書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怠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
曰我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遂釋之吏感悅
無敢犯者事亦集 ○宋王安石為相范鎮屢訐其短於
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安石曰問趙抃便知鎮
為人盖以抃素與鎮有隙也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
以知之曰嘗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
俟命百日鬚髮盡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
不與鎮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廢公道安石大慚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尊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
介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群臣無
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誣以闈房曖昧

之事臣與修踪迹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体
耳上由是意解 ○李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公於
上或以告公公曰盧與我善不當爾上嘗語及多遜事公
頗為解釋上曰多遜居常毀卿不值一錢卿乃為之解耶
公畧無怨咨上益重之 ○范忠
宣公平日論事嘗與蘇轍異同及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
帝法度事哲宗震怒公力為申救轍至是始服曰公佛地
位中人也 ○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献玉盞一雙人稱絶
寶每宴客設一卓置其上覆以錦一日酌酒勸客俱為吏
觸倒雙盞俱碎客愕然公神色自若顧吏曰汝誤也非故
也何罪之有及帥武定夜作書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

燃公頷公以補屋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 寇準為丁謂誤詔貶崖州未幾謂南竄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送之境上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 文彥博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析馬廄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 富弼致仕歸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呵引甚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厲公不下卒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知所謂乃白其官官惶恐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 史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王超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將罰之超以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 劉仲輔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乃所識也即檢篋中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常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柰何見問後公沒有一族子抱棺慟哭疑為偷兒改行其子孫多貴顯云 元謝讓為刑部尚書有案議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讓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覗之曰吾署也楊鐵崖在松江常遊盡龍墳後歲暫聚寺宿盜伺其公盡

竊所蓄物而去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不較曰老鐵在此區區長物奚足惜　劉復新為上都留守時有令史尤于春者值劉退食偶與同列據案戲為判其仇人發之劉大怒枷頸示罰歸內怒未息夫人田氏問劉何故不樂劉告之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令人呼元至請劉為脫枷且勞以酒曰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賀喜男子丈夫豈能限量留守之位何患不至況不止於此乎勿因偶爾微差便自恥為無用也元感謝而去不數年劉卒無子止一女甚贅後元官湖廣參政迎田氏及贅女終身敬養不怠　明夏原吉量極寬夫人問之曰量可學乎公曰可吾少時遇人犯我未嘗不怒始忍於色再忍於心習慣自然遂無忿爭嘗有所呈石硯為吏所壞匿不敢見原吉召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而遣之又有從隷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汚可滌何懼焉又在部吏捧精微文書因風墨汚吏懼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補至上前自咎不謹上命易之原吉當國其子在家出遊偶遇本縣典吏於道公子意典吏下馬典吏以公子當下轎（典吏雖小亦朝官安得私敬）因相角典吏大怒呼卒拎出責之公子受辱寫書入京言典吏欺凌公問明情由乃即書致謝典吏嚴責其子復薦帝重用人問之曰敢責吾子必英傑也後果然　金誠番禺人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望詬曰單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刈草烈

曰中，稍稍揚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体辱親矣。張愈
怒，逮其父因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戊戌，誠登進士，
為刑部主事。張坐殺人罪，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
笑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人莫不嘆其長厚。誠不介意
前羞是張辟張惡達憂然張殺人而誠釋之私恩也而非公法矣　〇周忱巡撫江南，先
是胡槩為巡撫，用法嚴。忱代之，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
不省，或面詰忱曰：公不及胡公。忱笑曰：胡公敕旨在祛除
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任不同耳。〇魏驥
以尚書致仕居家二十年，布衣糲食，不殖生產，教子弟力
田，時戴笠行田間。錢塘主簿隸呵之，對曰：魏驥。又呵之，曰：
蕭山魏驥。簿倉皇請罪，驥慰而遣之。〇金忠於人有所憾，

必稱之，雖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亦未嘗不稱也。里人有
數窘辱公者，公為尚書時，其人以求來京，俱不為容，公薦
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憾
掩人之長。〇蔣恭靖公為御史南行，舟泊石伏鎮，有一
野僧裝甚濬，大肆罵詈。舟人以告公，如不聞。少頃復罵詈
如故，舟人復告公，公儼然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
舟，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告僧。僧訐奏，被逮。此僧乃國族
也。人問公所以忍者，曰：以一僧而嫚加我輩，必有所恃，可
輕犯哉。　〇楊文定公溥在內閣，其子入京，備言所過
州縣迎送饋遺之勤，獨江陵知縣范理頗不介意。溥聞而
異之，使人暗訪，方知其賢，即薦之，擢為安德知府，旋陞布

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國薦賢、非私於理、必用
謝、我但作濟、官自謝矣、後聞濟卒、設祭哭奠三次、以報知
己、〔二公可謂兩賢、〕　宣宗為皇太子、尚書呂震謂曰、殿下前在
南京、教道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今宜疎此人、
宣宗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吾忍與人計較
耶、　鄞縣有兩書生、同教人行中、一富翁減氣、一生
譏之、富翁甚愧、一書生曰、偶不識、我得罪矣、富翁感之、衆
別去、翁獨隨此生問曰、頃減氣非君、何認之、生曰、睹先生
衣冠容貌、非庸又者、偶小失伴為不知己耳、而敝友誚之
其何以堪、翁曰、今人皆認恩推過、君存心如此、當於古人
中求之、因問生曾婚姻否、曰少、孤家貧、與孀母居讀書未

成姻亦未就、翁曰、某只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如不棄、延
邀太夫人、過舍、我夫婦俱有賴、書生歸告母、移家就婚、富
翁延師教之、成進士、官蘇州太守、　江西何芬、正德狀
元、官於京、有鄰人建屋、芬子弟以為侵過其址、書來諭之、
芬答書去、紙又家書、只說墻、讓他尺寸也何妨、秦皇枉作
千年計、今見長城不見王、〔以芬時勢、誰敢侵其地、子弟或以平時私讎、借此生事、亦未可知、芬不辨論、卽謂宦員有其地、何妨作遂現讓之、理氣常存、看破天空地濶矣、〕　楊翥為尚書
告假歸、有鄰構舍、稍過其地、子弟以告公、曰、普天之下、皆
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曹鍊直、每出肩輿中、必擕書
一本、覽之不置、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
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以遮目耳、素與太守陳鵬

年不相能，及陳被誣獲罪，竄疏為陳，人以此賢之。古詩見月能然
蒲扇掩恐赧花影上身來　洗心松妻治家，覺怨，嘗攜好酒一碗，置
桌上。僕自外入，誤覆之，曰我謂茶耳。夫人曰爾原不知。嗣
後凡事宜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其僕愧悔不已。又
小童持盤盡覆灶下，其母怒責。夫人急止之曰此非存意，
何必責。但棄其碎者，勿留此傷人足也。後子孫世科甲。
兵部侍郎溫汝适之母仁氏，慈祥寬厚，嘗往禦之觀音廟
拜禮，甫出轎，被人搶金簪去，眾追之。夫人曰此骨簪，毋庸
追。後嘗戴骨簪，人稱骨簪太夫人。後子孫榮盛。　常郡
呂仲，竹林御人。呂姓小，近鄰龐大姓，呂被擯壓，歷數傳矣。
仲登進士，歸，呂姓眾曰今日必報仇矣。仲曰龐之欺吾，

非今日有百年鄉鄰，無百年進士。安知彼不能出進士耶。彼
辱今日，將之辱將為後人累矣。遂身到龐姓，拜謝。龐喜
出望外。自此百年間，大變從前陋習。我恭可以息人之怒我謙可以息人之忿
此平生學問得力處古詩世方知有不平在狂瀾欲起一解驚他世作風波惡我向南是自在行
寧波進士黃澄，為諸生時，有世家子謀佔鄰園，以廣其址。鄰人
不從。世家子謂黃曰吾欲訟之官，以賄致之死，何如。黃曰
可也。但今不殺人傳至子孫，雖欲殺人，不可得矣。浮生若
夢，既不思禳報，何妨多作惡焉哉。祈之至出，子孫可以當
之。世家子拱手曰先生點化我矣。古詩莫羨上流風更好好風也有鈍時張公　松江有諱河東者，貧而
又云當路莫栽荊棘草他年免掛子孫衣凡事要顧後
無賴，謁無賜官望劉氏，自稱錢狀元師，托以他往，便復一

叩鄉紳禮之張筵相款未終忽有報狀元至辭起謂主人曰
吾當往其所謁而偕來主人唯唯往以真情告之錢欣然
應命曰此何妨遂同往主人迎之錢執禮甚恭側席談笑
盡歡而終此等胸襟如千頃陂澤矣 吳鼎海鹽人幼家貧惡衣弊
履往鄉村學村人群見侮之一日持亂制來揹破其衣詐
而走鼎不怒歸辭告師忠曰犯而不校吾從事於斯矣將
年十二後官方伯 侯元功貌陋形寢初領鄉薦人以
年高貌醜不之重輕薄兒作紙鳶畫其形于上引線放之
侯見而大笑作詩曰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雲中是年登進
士官參政 周居庭東莞人豐於財累積初賊首盧勾鼻
聚衆數千依山劫掠欲劫公家使先鋒詐為乞食先來窺探

公不知也時公朝食某急於求乞公以饌予之又乞肉公
予之殽某曰有殽無酒公呼童酌以一壺某坐飲食忽又
曰公能容我同席乎婢仆群譁曰做乞兒得醉飽足矣尚
欲做主人耶諸孫搖手曰公無信彼也某固請公又許之
某入席側坐大嚼飲不停杯共席者皆竊笑公恐其嘲譏
也飲半某問曰公不嫌乞者乎自古兒人做貧然也吾從貧
困中來矣能永保兒孫不乞哉吾待乞者多未有如君所
請想君非慣作乞人不過一時失路耳某笑而頷之食畢某
大言曰公知我否公曰不知某曰吾盧勾鼻先鋒欲劫公
家使吾窺探聞公盛德遠近交稱故作此再三以求請公
聞懷大量不覺歎服公宜謹避財物暗遷免受其害可也公

大驚怖拜曰公救我公赦我某日我欲害公不說破矣吾竭力為公調護之及後聞賊果有此意而竟不來某之力也後子孫約三百餘人入泮者二十餘人　清劉汝昌東莞人待人甚和平約束子姪頗嚴譙嘗居鄉失一耕牛後知為鄰子盜去村逐練及公子姪查實欲提責也公止之取代自其無此事夜邀之曰我以汝初次為盜故敢保汝後復如此斷不敢保汝也鄰子號泣公問盜牛所得之銀他說月前賭帳再欠故迫為此今銀已與此欠矣公曰汝日後須戒其賭鄰子叩謝其後亦改悔為善公嘗至石龍為糧差朱某勒索糧者欲嚇公錢公不與乃責公以村中戶欠糧要公代納逆公至莞城公無奈何遂完納欠糧百餘全而還後欠戶不償公亦安之而已後公子七人三子貴朱某因事到公處三子喝村人截住公力禁止朱某遂無事公心存厚道凡損己利人之事皆樂為之其孫亦有登科入學者　邵㷍成四會人初貧以勤儉成家親有困乏者輒周恤之人無感謝公者忘也一日河水湧漲水中撈得格木板族中有彊而惡者奪之奮拳獨毆公援商樹以遏終不介懷嘗誡子孫不可言其人之過壽八十九孫曾多入泮進庠者　陳廷斌四會人妻林氏性和樂能濟人急有求必與嘗剩米二斤有鄰婦兩餐無食告盡與之而轉買米自給不與人爭競不說人是非拂意之來付之一笑聞人談私怨事則徒笑不休人以大笑婆稱

之生子才利以秀才教讀者則子曰能受虧方能受福求
實學而求名教人以体認倫理二字為要子孫多須進
庠入泮焉、

戒酒、

書酒誥無彝(常之)酒(於)飮惟祀(祭祀)以德將之無醉惟御事
之臣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飮、 禮樂記豢豕為
酒非以為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范魯公
質戒從子杲詩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唐彪曰物之
功罪兩大莫過於酒言其功則助氣養神合歡解鬱驩人
詞伯無不寄情於此雖以夫子之聖猶且惟酒無量推而
至於格祖孚帝奉先事親非酒無以虔潔故古人譽之為
醴泉為沆瀣(沆瀣露氣)、言其罪則亂性傷生廢時失業其甚
也至於沉湎荒淫喪身亡國故古人斥之為禍泉為狂藥
然則宜何從曰酒無功罪飮者自為功罪耳酒為天祿何
嘗禍人人自取禍遂咎酒耳人之於酒其性萬殊天性不
飮者無功無罪兩不必言就嗜酒者論之其品有五醉而
溫柔無忌者貴品也醉而陶然超然愉怡自得者高品也
即或放達不羈戲謔觴絲而始終不至蕩閑踰矩者名品
也若夫溺沉昏迷嘔吐顚躓絶不知天高地下而猶引滿
不休者所謂亂也是為賤品酒溢怒生百怪齊作叫號罵
詈攘臂鬪狠甚至以平昔之嫌隙發為醉後之戈矛旣醒

亦終不自咎者，所謂悖也，是為惡品。惡品無人道矣。此其人舉觴之後，彼亦不能自主。有識而知之者，復同杯斝，是狎豺狼而友豚豕也。遠而避之，可以免禍。不得已而同與筵宴，惟存肅將以避，庶可無虞。　佚氏五戒，酒居其一。四分律曰：飲酒過失有三十四：不孝父母一、輕師長二、不敬三寶三、不信經法四、訐言人罪五、恆說妄語六、誣人惡事七、傳言兩舌八、惡口傷人九、生病之根十、鬭爭之本十一、惡名流布十二、人所憎嫌十三、排斥聖賢十四、怨讟天地十五、廢忘事業十六、破散家財十七、無故打奴十八、橫殺眾生十九、奸淫他妻二十、偷人財物二十一、疎遠善人二十二、狎近惡友二十三、常懷恚怨二十四、日夜憂思二十五、牽東引西二十六、持南著北二十七、倒溝二十八、臥路二十

墮車二十九、墜馬三十、逢河落水三十一、持燈失火三十二、暑日熱亡三十三、大寒凍死三十四。　敬信錄曰：飲食所以養生，獨有酒之一節，其害尤大。其失有八：面色轉換，身力軟弱，一也；心志迷惑，性情變改，二也；裸露披髮，跣不知自愧，三也；傞傞（音磋，不止也）舞躍，坐（坐屬同人）四也；不畏人言，狂亂鬭爭，危身喪命，五也；昏亂遺忘，廢時失事，六也；泄露機密，將致覆敗，七也；妄逐朋党，有損無益，八也。　王朗川曰：酒無人不當戒，亦無時無事不當戒。造酒米糵，皆是農夫血汗，點滴不易，狼藉酒漿，必為造物所忌，此飲酒折福之害也。清心治事，極其明審，一至酒醉，言行顛倒，此飲酒昏志之害也。流連杯酌，廢正業，此飲酒誤事之害也。一人飲酒，可供數人

食用此皆酒浪費之害也醉後使酒罵坐生事盡滅平生之
機謀更躭他日之隱禍此飲酒肆言之害也嚴寒酷暑貪
杯不散賓主服侍壓煩勞苦聽生咒恨此飲酒招嫌之害
也多飲嘔吐昏迷次日滿悶吞酸精神損而脾胃傷此飲
酒致病之害也更有酒醉之後不畏王法不顧倫理昏沉
放肆生災惹禍迨至醒後悔已無及身亡家破而王法不
因酒醉寬饒此飲酒殺身之害也　病以酒致神以酒
傷儀以酒失事以酒忘家以酒耗言以酒狂怒以酒發禍
以酒倡與其既醉而後悔孰若未醉而先防　柔弱之
人得酒而暴恬靜之人得酒而躁簡默之人得酒而譁事
宜密者酒泄之事宜急者酒緩之事宜記者酒忘之有心

病者酒後顯有癡病者酒益之狂故飲而能節者謂之太
和湯不節者謂之迷魂湯　子弟幼時不令飲酒到大
來不戒而不飲矣每見父母愛子之過自幼縱之暢飲及
至長大遂不能禁逢場登席獻酬豪舉自以能飲為長因
而亂德失儀多言僨事強詞奈理戲謔傷人皆酒使之由
是習與性成亂不起席經賓亦以杯中物為不可少故性
本聰明而讀書之暇以酒而昏材非愚蠢而習往之神以
酒而憒所謂醉生夢死者亦嗜酒漸漬而成此病父兄非
不嚴說責親友非不至相勸戒而沉湎已成錮疾雖發誓
自戒不數日而流涎難忍矣況酒已成癖或以酒癆而死
豈不戒哉　凡主人飲客視客半醉即宜撤酒進飯必

令强飮非敬客乃苦客亦害客也倘醉而留臥則夜起觧
又不便嘗有渴極誤飮冷水傷命者醉後欲歸則需遣人
送其家嘗有途次傾跌傷死者不但好飮酒者當戒强留
飮者亦當戒也、　有為主人强其多飮者則出席長跪
稱父兄之戒辭之當無不可離者敬仲辭君況其他乎齊桓
飮陳敬仲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張景岳曰人云必飮不濟
事我云多飮濟甚事一日存事誤了事尋無事生出事孔
子曰不為酒困可也、　酒以成禮合懽不禁人飮但須
有度無度則醉醉喪德失儀悖禮亂行雖素號醇謹者或猶
不免故四戒以酒為第一而古人以為禍泉指為狂藥寓意
深矣、　清梁介石戒縱酒文痛茲麴蘖釀而為酒或飮

以升或醉以斗雖云養陽弱復難受傷神亂性興戎鬪毆
酗酒行凶親戚誰咎、　周鄭伯有嗜酒夜飮朝至未已
既而朝使公孫黑如楚歸而飮酒公孫黑以駟氏之甲
而焚之醒而後知之奔雍梁死于羊肆、　齊桓公飮管
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
以為棄身不如棄酒、　齊欒子旗高子彊皆嗜酒信內婦言
多怨而惡陳無宇鮑、仆告無宇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
鮑氏無宇授甲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告無宇遂見鮑子亦
授甲使視之子旗子良皆飮酒無宇曰彼雖不信傳言者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飮酒也先伐之遂伐欒高欒高敗
奔魯、　漢灌夫剛直時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夫因行酒罵坐蚡大怒令騎縛夫繫居室下吏治族誅居室署名　郎原在遼東不飲酒自遼東還臨別或以酒送之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臨別可一飲于是共飲終日不醉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東向特坐許伯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相笑曰次公字寬饒醒而狂何必酒也後誅　晉楊子矩妻劉氏生四男長子元琮嘗出飲酒還舍母不見十日因請弟謝過乃數之曰飲酒不至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敬自倡賤首何以帥諸弟也元琮自是不敢飲　陶侃嘗燕集必有歡限殷浩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侃少時嘗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耳　李蔚嘗與石崇飲傲慢過度崇欲奏免之裴楷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吳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醉墮臺中乃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令人呼之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為長夜之飲當時不以為惡也權甚愧　北漢時史弘肇欲以鄴都留守郭威周太祖領樞密使蘇逢吉不可弘肇怒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異同今凡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声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

無毛錐財賦何從出毛錐言筆也他日王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閻晉卿在坐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故酒家娼也意逢吉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邠哭諫乃止未幾邠弘肇章皆為漢主所殺逢吉晉卿亦為郭威所殺

宋楊文忠公名億喜酒飲過量既登第通判潤州飲酒往往致醉大夫人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潤為詩示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時遲文忠瞿然起謝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不醉

梁杜龕嗜酒嘗醉其將杜泰陰與陳蒨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嘗像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募士擊倩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

吳越劉乙嘗乘醉與人挾妓女既醒慚悔乃集書籍中飲酒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於終身

明江浦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許少飲但沉酗喧嘩笞之奉賓客務誠慤勿彊以酒諸婦不許共飲故能累世同居家門雍穆

夏璣父嘗夜坐憑窗月明中見一少年醉行父曰何家郎嗜狂藥若此過逾叩門乃璣也置不言後登第父以前日戒之璣受教終身不飲酒後為河南道御史焚黃先塋撫院親詣塋所奉酒卮以慶曰榮矣可飲此璣愴然卻之不飲

滇楚一生力學能文而性耽麴蘗每夜讀書携酒

一飲漏下數十刻不倦酒後為文益覺高華典麗雖宿學亦雅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廢不羈竟以酒醉死、

戒色、

樂圃朱善曰夫妻之歡本無妨礙然人之精力有限淫慾無窮以有限之精力恣無窮之淫慾無怪乎年方少而壽遂夭人未老而力先衰也夫婦貴有節少年尤須謹慎大抵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起年少血氣未定往往恣情無度多成勞怯甚者夭亡累婦孀苦百年姻眷終身相偶何苦斷却一生福根前輩每遇子孫將婚諄諄以此為戒、一歲之中子孫夫婦亦有斷宜齋戒之日如月令生雷三日(謂春分前)振木鐸令兆民曰雷始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是也蓋人身血氣流行原與天地節氣相應倘非時走泄則血氣不能合度其傷精損氣百倍他時至於神明降鑒之期淫汚肩瀆有陰被譴責而不覺者(古人於夏月獨宿蓋養金水二臟以却冬秋疾病至於冬夏二至乃陰陽相爭之時又宜前後七日獨宿又每年五月十四五六七日是天地交會之時亦宜獨宿、) 唐彪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慾念起於心者十之五起於目者亦十之五目有所見而心愛之則慾念勃然而生敗家喪節不顧矣孔明娶妻則娶醜婦者誠恐觸目而動於心不能自禁所以預為之防也 人生慾事少則少病而多壽是以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凡欲孫子首在寡慾寡慾則精稠稠則自凝易成胎生子必壯實而疾病少多慾則精

稀精稀則寒難以成胎卽生子亦虛怯而壽命不長家無狡童不惟省自己防閑抑且免別人疑議故僕婦乳婦婢女之妖艶者愼勿收畜庶可消無窮妄想　　施愚山曰淫之作孽甚矣哉今舉世習不以爲怪者則挾妓奸婢二事夫眤狎狎者謂風流雅事旣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己之子女娼矣至臧獲婦女多被凌虐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然試思此輩或以貧賣身得金無幾或因官勢披死未得身價旣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至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奸其女也己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妹相奸也嗟乎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娼爲僕則艴然怒矣以淫色故使祖宗相承之血脈自我而亂或淪爲娼或降爲僕妾然而不知也豈不傷哉　　古人云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快來還得快各家都有還債人妻女淫人爾莫怪　又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確是實語　　王朗川曰古人四十無子然後娶妾正爲嗣續計耳若旣正室生子則娶便不當娶妾得新忘故不獨有負糟糠而少婦老夫亦且難言伉儷每見富貴之家多畜婢妾恣意宣淫一不當意旋卽擯棄視女子之終身有同兒戲房幃之輕薄自謂風流豈知色未衰而愛已弛閨怨最堪憐憫年方少而情方熾苟行不及防閑尙其痛鑑勿恣荒淫　　又曰婦

人一生貞節自處女始不可一毫玷汚若以片刻之淫損壞終身之節毋論醜声揚播人所共棄即或有人娶去往往敗露逐還父母含羞兄弟負恥因而氣忿損命者有矣淫惡多端此為最重　孀居守節倫化攸關然苦節最難益棺始定若貪其姿色而淫之不獨主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逐覡設想豈不寒心　婢女僕婦最易滋淫人幾以此為家常業敝不知內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訌妻轗撻以傷生或悍僕反辱而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桃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借喜名二僧之行踪誘空門之艷質敢汚佚地致壞清修此與尋常淫慾惡罪加三等更有一種狂痴漁獵男色外借朋友之名陰圖夫婦之好[illegible]彼既見鄙於衆人我亦不齒於正士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內外不分致既引來入墻從必乘風縱火其間固有不可知者不可言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風流雅事不知淫娼賤質百輭濕存無非陪人玩隊一入其中不至破家蕩產不止況遇瘡毒之妓尸瘵之婦必形体臭爛病楚難堪豈惟不齒於親朋抑且見憎於妻子即欲良醫藥治性命復全而毒氣內傷生子卒多不育嗟何及哉　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為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必有阻礙生嗔恨心慾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妬害心奪人之愛生殺

害心。驟了善念從此消。驟驟惡業從此起。故曰萬惡淫為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而已積惡造業如此。況顯陷明行者。罔知顧忌乎。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

文人才子。誦習聖賢。竟爾自號風流。倭談情愫。嬌艷傾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凝眸。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不知月下花前為歡有限。粉白黛綠。轉眼成空。而惡因日積。惡業日深。顯則傾家敗產。陰則消祿減年。甚至敗露鐲凶。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而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此何傷之毒。豈少哉。

張真人曰。諸惡業中。惟色易犯。人於色慾一事。反觀皆可自悟。試於淫人婦女時。當即自思。設此時吾婦人。淫梳眸睞。笑曲盡綢繆。而爾介於其傍。目擊此種情形。當必心中如刺。眼內如火。奮拳追毆。刻不容緩。奈何以我淫人。忽卻回顧。遽爾牽裾自鳴得意乎。萬一試身利劍。碎首階陛。陽臺之夢未終。(神女)泉臺之高已掩。美人原是胭脂虎。可不懼哉。即不至此。而淫人妻者。彊者鳴之當途。弱者隱恨終身。既不齒於人倫。亦永傳為話柄矣。

由來縱欲導淫。莫甚於市井褻談。則莫非閨閫結伴。則浪跡花衢。無心顧盼。輒謂多情。中道相逢。便矜奇遇。以竊玉偷香為趣事。視傷倫敗化為尋常。此等孽風。切宜遠避。至於淫詞艷曲。近世文士自謂風流佳話。不知天下有識者。少

無識者多從見才子文人戲然筆之於書則閨房醜行宗
嘗不為文人才子之所許可平日天良一綫猶知畏淸議
畏鬼神至此公然心雄胆潑矣虛言折福綺語遺殃當痛
絕之 昔人謂閱淫書有五害妨正業一害耗精神二害亂心志三害
友人借看則害友人子孫或傳觀則害子孫談淫褻有三罪
揚人醜傷己德褻天地神明若以身犯或逢人觀看談
及閨閫者便當援引貞淫果報曉勸或廣坐危言或密室
苦口則千百人中必有受其益者世人於後生小子前輩及淫褻以為笑樂彼年
幼無知焉知利害因此不覺津津由是鑿其未破之真竭其未充之髓以至奄奄成疾甚至死亡皆旁人引導之
道淫褻曰色慾一節說得破拿得定惟於平日淸心寡慾
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偶動邪念當下痛除則當境

自能猛省至於男女之際務遠嫌於瓜李雖係至親至昵
定須防外分明一言一笑不苟安心自然不萌動矣此正
本淸源之法也 凡人最易失足只在艷冶當前勃然
難遏之一念歷觀古之賢達不過片念能持而可以登大魁
致顯位延壽考福子孫較之半世青燈黃卷與他途積德
累功者事半而功倍又何苦以歡娛棄蓋世之功名博縱
身之荼害或衛襟不嚴縱情用意彼墻花路柳轉眼成
空而由此奪算由此減祿由此殺身妻子有淫佚報子孫
受困窮報餘又惡業倘無及矣 今人平居不知謹飭
或對子女而夫婦戲笑或當媵妾而數粉塗脂或縱妻遊
觀或奴婢犯淫不禁穌又不肅何以閑家若寡慾淸心實

言不出內外有別防閑有法閨門之內雍肅如賓有不
令人欽愛哉、　郭天景曰東吳喬公有二女皆國色孫
策娶其大周瑜娶其小二人皆雄才也而以耽色夭死孔
明娶黃醜婦（黃承彥女）其智過人遂爽又司馬相如悅卓文君
之色遂成渴疾致死而文君再寡也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唐莫川曰男治外女治內男子入內必揚女子遠迎不
出外門此禮法也婦人賓主不避或與男子談笑及呼群
引類巷語街談嘻笑怨罵俱非規矩男女雜處啓夥釀火
於積薪勢必燃燒待其著火撲滅已遲為家長切宜禁之
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凡見他美色時當作見己妻
女想一起欲私之念便作人欲私己妻女想則邪念頓息

矣然必有正志闢之於獨處毅力決之於邂逅庶乎此戒
可守、　呂新吾小兒語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脂粉刀山
喪了身家行止落人眼下相看只管鄰家門戶休說別人
女兒第一傷倫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近溪小兒語爾
看人家婦女眼裡偏好人看爾家婦女爾心偏惱　詩
傳魯人有獨處一室嫠女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嫠婦室
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曰何不
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
我亦幼是以不敢納、　宋顏叔子獨居一室夜雨一女
投之叔子命女執燭燭盡撤茅至達旦、　張詠少讀書
嘗出遊遇一美女夜就寢忽念及即起自念曰張詠小人

蓋自訟也、 楊忠襄公、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舍生欲壞其守、拉之出、少飲、托言嘗館其實青樓、公初不疑、酒數行、妓艷裝出、公疾走歸、取衾焚之、潸而自責、常曰、席間有妓、心中無妓、人咸謂明道僕於伊川、抑知學者未到聖人無欲地、從寧學伊川、毋得從希明道、 馮京父四十無子、妻授以金、至京買一妾、妾有愁容、問之、曰父因綱運欠官糧、賣妾以償、即遣還、不索其錢、及歸、妻遂有身、將產、夕鄰家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遂名京、連中三元、為名執政、 韓魏公琦在政府、以二十萬錢買一妾、張氏色殊麗、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挾私劾奏

敗官、今貧甚、恐舉家餓死京師、故鬻身以活之、公即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駛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乃來、張欣然去、守義得辨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我位宰相、豈可妾士人之妻、向錢悉已用盡、即毀前券焚之、又包三百金、助守義到職、泣拜而去、 袁韶父為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鬻妾為歸塋計耳、遂遣歸、母泣曰、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資、今且散矣、袁曰、賤吏不足以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出槖中金之、遂獨歸、告其妻、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遂生韶、 明鎮江靳翁、年五十無子、訓

蒙金逐其妻、鬻釵釧買隣女為妾、翁歸置於房、請翁曰、吾老不能育、此子頗良、或可延嗣、翁俯首赤面、妻出、扃其戶、公踰窗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今不可辱、遂謝隣人、還其女、次年其妻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官至宰輔、　徐性善與楊宏寬交也、赴試同寓、有僧善相、謂楊當大貴、徐當貧、是夕楊偶為色所動、欲偕徐往、徐嚴色止之、次日僧見之、大驚曰、一夕之間、如何倶有陰隲紋起、必顯矣、後登進士、　廖拱友藺潤玉慕一女、無由再覩、乃賦長相思詞甚工麗、拱見而投諸火、并戒其勿復示人、於德行大有累、潤玉笑為迂、後目雙瞽、是科拱魁選、　唐皐少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紙窗搖破、公補訖、題曰、揩破紙窗容易補、損人功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門、見一狀元扁、左右懸燈二、即所題二語也、異而問之、公不答、後狀元、　錢江陸元龍持躬甚謹、常獨處館舍、有隣女慕之、豔粧而至、語笑不止、陸堅拒之、女慚去、是夜二龍繞柱、紅光滿室、是科鄉捷、丁亥進士、　姚三鼎博學、能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三鼎不顧、一日贈詩於廷、女作詩納其中、三鼎即托故歸、友人聞之、作詩讃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三鼎後貴、辯其無其子、謀及曾孫錫俱進士、　謝遷少館於毘陵某家、有女乘父母出奔公、公曰、汝為女子、未嫁、而我敗之、是自汙也、將使父母夫族何以為人、厲色拒之、次日求婚、後成化乙未魁天下、官宰

輔、歸寧茅鹿門、弱冠、遊學餘姚、師事錢應揚、錢有
婢、竊窺之、佯至書室、猶意欲相就、公正色曰、吾還出讀
書、汝以非禮相犯、何以歸見父母、又何顔以對汝主、婢愧
而去、後登科、以文章名世、　漳庠汪一清、遇亂被獲、見
賊執一婦至、乃同學友妻也、遂認為妹、許贖出、賊乃同閉
一室、相對月餘、不起邪念、後得贖、歸友拜謝之、汪尋登第
陸容、美丰儀、嘗入試南京、館人有女、善歌、乘夜奔容、容
托疾辭、與期後夜、女退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
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次日托故去、
後登進士、官參政、　王敏讀書空谷、曾拒奔女、鎮將聞
其清介、欲試之、召使飲酒、幣美妓於偏室、酒酣納之、鑰門

以去、敏見婦、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中、以
太學生拜監察御史、　周旋父多子而貧、隣人富而無
子、令其妾乞蘇夜、招飲佯醉而留、妾出陪、周愕然遽起而
門已閉、周終夜面壁、不顧、後旋狀元、　何澄善医、同邑
孫勉病、召澄診視、往來數次、言病太虛、宜多投補藥、不然
難療、勉妻俞氏少艾、自思家無錢辨藥、且無物酬医、病
何得愈、引澄至密室、告曰、妾家貧不能辨藥、願獻此身、
以救夫命、澄正色曰、吾故不作此汙行、尊嫂善保重、吾力
猶能辨藥、不必慮也、辭出、遂補藥救之、一夕夢神告曰、汝
医人有功、且不乘危亂人之婦、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
未幾、太子得病、諸医不能治、澄進一劑、獲安、賜官與錢、如

其夢

福建張文啓偕周某避寇入石洞中先有一美女在焉見男子至倉皇欲去張曰去必遇寇我等正人無邪心問其里姓含羞不答至夜周欲逼污張力阻之及旦挽周出意在安其女探寇已退乃邀鄉人入洞問女之父母里居即張所聘妻黃氏也急請鄉老送歸合巹後謂妻曰我當日若起邪心難禁周不污汝竟知一夜堅忍竟以保全汝節至今思之令我心悸後生三子皆貴

衡山譚氏獲一吉地塟後遂發富甲一省連生八子皆得州縣職其第八子官貴州畢節縣因事謫官歸遂無意功名思享田園之樂一日收租見田戶之婦甚美心動以言語調戲婦不從再戲之婦竟避私與姑言其事姑曰如此富貴人家謀其風水猶恐不得今他來就爾有何虧喫而爾不從婦曰恐我夫見責耳姑曰我先為爾言之自然無語婦應允譚又調戲婦遂樂從譚大喜歡去從人留宿婦家是夜入房脫衣就寢問曰我前幾次調爾爾皆不從今我一言出口爾即應承何也婦曰做婦人須顧廉恥前之不從守婦道也今之從者我姑教之也譚曰爾姑教爾何如婦以實告譚大醒悟托故出連夜逃去

劉理順河南人館於富室其東翁與叔爭産至欲興訟公以情理禍福之說力為勸解後多方調處使之和好如初翁感其言擇一幼婢色甚麗令陪侍公夜即寢公榻側意在贈公及三年公辭館囑東翁擇婿嫁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也公

曰翁以我為何如人我實未敢一犯僕婦驗女果猶處子
也後崇禎甲戌狀元以忠節顯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
家廟曰寧何陰禍至於絕嗣傍一妾曰誤我輩陰禍也遣
嫁數人留者生子　楊州高銓父為商客寓中聞異香
樸鼻一日忽見壁隙中投安息一枝公從隙窺之見少女
獨坐次日訪之主人即其女也問何不嫁人曰擇婿難耳
數日公訪得一婿自主人曰吾見高壻某郎甚佳欲為令
愛作配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恐壻後捴不堪
作家計耳公曰不妨吾當借貸予之是日即說合贈數十
金公歸夜夢神告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喻年生
銓後登進士官至尚書　清烏程侍郎閔灵少貧讀書

尼菴中見夜篝燈挾册有尼裸而前公閉門不納俄聞他
舍生喧叱蓋尼見公不為動復奔他生亦為所拒明早公
與他生俱移去而公未嘗以此語人後乾隆乙丑擢官江
蘇巡撫他生亦舉孝廉為縣令　蜀州楊希仲館成都
有少婦就戲楊正色拒之是夕其妻夢神語曰汝夫暗室
不欺神明知之明年御試第一　秦大成為孝廉時
續弦某氏婚夕氏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
父母嫌其貧逼妾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乖婦道是以慟
耳秦憮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避外舍命召李至
語之故且曰今夕亥時可於敝廬合巹所有奩資舉以相
贈李感激涕零而已三朝夫婦謝去後狀元及第　孫

榕阜館其家主母遣婢送茶置一金戒指孫佯不知令收去是夜婢叩門曰主母到矣公急舉板頂門明日辭歸人問故曰生徒不受教也終不露其事後大魁　儀克中番禺人道光壬科塡前有友招飲妓館即俗呼爲瀏筆者辰坐中四人妓僅三人少頃一少婦至舉以與公婦羞澁酒闌就寢婦掩面泣公問之曰妾命薄若亡夫在此又結緣潤筆矣公問亡夫爲誰曰秀才也夫歿家貧姑老子幼負債交迫不得已到此耳語罷哽咽公即趨出呼友更酌天明命轎送歸隱隨其後見婦入門姑曰汝回來得好咻咻者待汝久矣公遂入請其姑曰吾與汝子友善奈何令婦落烟花地乎姑言債迫苦累公問幾何姑曰百十金公脫臂上金環值七十兩復與友借貸足其數召各債主至辟感公義減收了結存餘留爲老弱口資謂姑曰此婦合立券與我姑慨然公曰吾非取汝婦吾恐後失節既賣與我則不能再公堂臺矣姑感其意寫券予之及入闈襲熱交作自分自卷矣半夜忽有捲簾者自稱瀏號生與茶一甌公飲之病若失復授以詩文而去公照本謄寫交卷訖偶與友談及有知其事者曰得非此婦亡夫陰報乎榜發果登第[illegible]湖州洗桐家貧族兄遜州有烟家孀婦子幼欲延一師因薦桐婦禮遇甚厚忽一夜奔焉桐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款請挽遜州促之數次不赴終不言次年登進士官巡撫　黃槐森香山人家貧以授徒爲業咸豐

中有莛乩請僊問今科中式何人僊曰香山中得無情鬼此語喧傳遠近不知所謂初公設館時鄰有少婦見公英年玉貌悅之私問館童爾師愛食何物答以愛柑次日買來託僮饋送公以事起無因辭不受婦又奉至公亦却之婦乃剝去柑皮託僮再三贈獻公令館童至其家語婦曰女重貞節士重廉隅汝與我了無親何為頻頻奉獻汝若再來我必閉門不納矣婦慚咬齒曰無情鬼無情鬼其後不復覩改行從善公是科舉人次年進士乃知無情鬼三字乃少婦私憤之言天地鬼神已聞其語矣

呂宮常州人少好學夜讀書有少婦乘月至公拒之次日使侍婢持雙玉魚來贈公擊碎其玉後登順治狀元凡遇門生子弟犯花柳邪者戒之曰君子守身如玉美玉猶知愛惜乃視此身為棄物乎聞者多愧止

張孟球為河南巡撫居官廉潔扶持世教嘗謂人心風俗之壞莫甚於淫而淫書淫畫淫戲皆為世道之媒奈何使流毒遍天下也遂出嚴禁必其書焚其板而為淫書淫戲者必重治其人後生子五人長學庠次紹賢應造皆登康熙進士諸孫相繼登科

蔡德清應鄉薦時尚無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為買妾妾至垂淚不止蔡問其故曰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謂曰我為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矣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較但繳券即付金卒亦感動交券辭金蔡乃命轎車舁還其夫

以三十金為贈後，公登康熙庚戌狀元。　官妓陪酒，唐宋以來皆然，今以伶人粧扮代之，相習成風，恬不為怪。山陰吳壽昌深鄙之，詩云：暫輟登場侍酒頻，也知粉黛總非真，平生不解紅裙醉，任爾攀杯向別人。參寥和尚詩：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孫際雲，寧波人，家貧訓蒙，歲敎金後失館，寄身張氏抄寫，其家一婢，更餘來就孫，自念運衰至此，豈可作此不義，拒不納，婢與同齋西席得合而去。未幾，西席值發辭館回家，孫代之後，遇其叔於江口，叔曰：我因兒病，禱於城隍，夜夢城隍坐殿上，呼將饑籍改注祿籍者十餘人，即唱姪名，我潛問吏，吏曰：此人四十六歲應饑死，因今年四月十八夜，拒某氏淫奔，延壽二紀，

故六祿籍，後從遊者眾，遂巨富，福壽而終。　杭城庠生柳某，因訪友遇雨，宿花園內，先有一女在，生不顧，至曉他去。其婦蓋庠生王某妻，婦感德，語其夫，夫反疑而出之。後鄉試，其文已置落卷，頃復在案上，考官驚異，細閱其文，了無佳意，又棄之，後將卷呈堂，是卷復在內，因想此生必有陰騭，遂中七十一名。時生適與王生在座，房師言及生中之由，因詰其故，生念別無他善，因舉避兩事對，王生感謝師，歎曰：他人未必有此事，而不能忘此心，若能無此心而竟有此根。王生由是歸，復其婦，而且以妹為柳續絃，後柳子孫稱盛。　順治中，浙西總戎高公，中年無子，買一妾，夜就榻，撫其胸，聞貼肉絮衣中，藪藪有聲，怪問之，不言，固

聞乃曰妾父府學秀才也語未畢公疾起趨至別室命夫人詰其故則父為怨家誣陷系獄不得已鬻女父自分必死一子尚幼故書被冤始末命女縫著衣裡俟弟長授之俟鳴冤耳公次日見部守備言其情事白得釋造女還之除原價不取復贈其父使自給而以百金作粧奩資促之嫁士族公娶妾連生二子

一吳簡言以茂異決科過巫山神女祠題詩曰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閑唇舌流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謝

一管英工時文有声庠序惟性放誕好為狎邪丙子赴金陵鄉試卷場畢即顛倒於秦淮妓店得病歸病革其友朱紱往視之英曰管英不中無以為能文者勸管英不死無以為荒淫者戒次日捷報至又一日而絕色魔作祟借女夜叉為泉路之引若管英者明知而誡犯也

一張子藻自命風流好造淫媟小說刊刻發賣自謂借人間泡影作紙上機鋒事屬子虛無傷陰騭一夕夢其父訶之曰爾所著諸刻半多疑雨疑雲使閱者目眩神飛因之敗檢不少冥司於此降罰最重爾本前程遠大壽數綿長今因此削盡矣可惜先祖數世栽培一旦喪之於爾手何謂無傷張驚悟大悔後選福建知縣舟遭風覆全家溺死風流佳話總是淫心害子木金聖嘆沈秋河變竟化所以皆無後嗣

一孝廉其嫉嚴世蕃嵩之子之淫放著金瓶梅一書原一時遊戲之筆不意落稿盛行孝廉負盛名己丑南宮已定會元矣主司攜卷閱閣自高得人至晨將填榜滿紙點又血痕纍鼠

咬其上而汚之也、遂黜落、止一子、後為丐、　學士王文毅
公未遇時、有一生技才花丰姿韶秀、同學皆以金馬玉堂
許之、年十五遊庠、十七得貢、恣意淫樂、好以綺語訓人、公
作戒淫文示之、生碎其箋而投諸火、大罵曰、豎儒汝敢以
此嘲我、汝既為端人正士、何以終老牖下、世莫知之、公曰、安
見汝不敗而吾不成哉、汝雖曆貢、而傷化敗倫、士林之玷、
乃不知羞愧、猶復嗷叉、豈所讀之書、有是理乎、生覺赧詞
色愈厲、公不辨笑而出、生三十、病瘵死、妻妾又作倚門献
笑云、許人嚴作猷、平樂人、家貲巨萬、愛聚書籍園亭花木
四時備玩、一夕醉後、私其婢、自是淫性勃發、見他婦有
色者、必多方私之、妻曰、君豈於財、何不廣蓄姬妾、何苦作

此不義、嚴不從、更有甚、妻嘆曰、家運當微、衰氣至矣、嚴於
平生無所好、只愛酥花、買盈收祖開亭耳、自私婢後、博奕
飲酒、是非鬪訟、以為能事、年五十、兩子相繼死、性不改、至
敗盡而死、　三衢朱汝榮、文采風流、跌宕自喜、一相士
謂其耳白於面、許其必貴、朱亦自負、里有跛匠、其女美、朱
悅而私之、為匠所擒、不忍殺、以鐵鉗鉠其左耳、縱之去、人
嘲之曰、君子將有為也、載寢之床、匠人斷而小之、言提其
耳傳以為笑、後遇相士、大驚曰、可惜可惜、卒無所就、
張一科務其妻、就食塞外、傭於西商、西商睇其妻、揮金如
土、不數載、貲盡、一科滿載而歸、西商反寄食其家、妻厭薄
之、詬罵使去、一科曰、非此人、無以有今日、負之不祥、妻堅

不允、一日、持棒逐西商、一科、怒罵其妻、妻亦罵之曰、彼非
愛我貪我色也、我非愛彼、貪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矣
我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於我、此
而不遺留之何為、一科益憤、抽刀殺之、而自鳴官就獄、催情
易散、慾海難塡、禍根不必
在眼生、只在當前樂苦矣、

居家勸戒則卷之貳終

BODLEIAN LIBRARY

居家勸戒則卷之三　　晋亭進士鄭春榜編輯

戒財

橫渠張先生曰。姦利二字。所指甚廣。凡非本分中事。即姦利也。如侵籍私騙人替人捉務舞文凡一切瞞心稅己數天圖上從好詐中得來者皆奸利也

人生命中。即有應得衣祿。豈姦則得。不姦則失乎。諺云越姦越巧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呆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袁氏世範。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闕食。或負債。或疾病死亡。婚嫁爭訟。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亦可了他。欲用之

ÉCOLE FRANÇAISE BIBLIOTHÈQUE D'EXTRÊME-ORIENT

一事（賈產不周濟常存此心則貧人陰受賜矣）若知其欲用之急，陽拒而陰拘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始還其值之一二，約以數日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或以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半。彼買產者，方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有不在其身，而在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貧而變產爲富者可憫富而買產種種作難良心何在爲富不仁者無久享之理也）兼併之家，見有產子弟不肖，或有緩急，多將錢借與，或始借（與錢）設酒食以悅其意，既借後，歷數年不索償，待其息多，乃設酒食招携，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使生息，又誘勸其將產抵還，還法禁雖嚴，每多幸免，然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如此積心獲奪何異）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致富盛者，必曰命運亨通，陰助至此，若見他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彊奪天理，如販米加以水，賣鹽雜以灰，賣漆和以油，賣藥易以他物，日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不知造物隨以他事取去，決難久享，況又因假壞真，因而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只聽天理如何，目下所得雖薄，必無後患。

凡度量衡必公平均一，不貪小利，以虧他人，若轉圖利己，買物賣物，異其天秤，借出收入，異其斗斛，輕重大小之間，得利幾何，而或

失本心，幽暗之中，鬼神在焉，未有不遭天譴也。

王朗川曰：人生終日營營，皆爲衣食之計，不能一日不需者財也。故聖人不禁人取利，惟禁人忘義。農桑者衣食之源，勤儉者治家之本，耕讀者分內之事，經營者生理之常。不敢好逸而惡勞，務期量入以爲出，求之有道，而不可邪謀也；得之有命，而不可姦奪也。俗人不知此理，以爲智巧者富之計，明詐者富之術，犯國法而不畏，干天怒而不懼，喪良心而不顧，害乎人而不恤。當其得利，未嘗不喜其術之工也。轉盼之間，或消耗殆盡，化爲烏有；或驕奢浪費，蕩然無餘；或天災人禍，害且莫測。金盡遂有戈矛，不遂有仇。故君子見利防害，所以安身而立命也。室可以避風雨，衣可以禦寒冷，食可以療飢餓，人生足矣。若中懷無壑，好貨無厭，日夜焦勞，算無遺策，只爲一點貪心，遂出無端罪惡。一旦無常，而田園萬頃，徒供兒女之爭；金寶千箱，終作閭坊之市，亦可哀矣。人其厚於積德，而無務厚於積財也。

唐彪曰：天下許多惡事，都從貪念上生起來。利可共而不可獨，利專於己，怨必集焉。禍患之來，皆生於財；敗名喪節，皆起於利。苟不貪利，禍何從生？顧炎武曰：積財可以備患，禍亦起於多財，名言也。呂新吾曰：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爲鄰里指顧之衆，二則負累甚，罹及他罪；三則爲盜賊覬覦；四則爲鄉鄰所嫉，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議，並其俗；羨其勢，六爲天道所忌，聚其怨而害其身；七則爲子孫之侯，詐其過而損其志；八則亂世之憂，害之不免爲

之不能九則為此身之累日積病而夜煩勞十則為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

民生日用飲食非財不行其所以為戒者戒其非分之取也戒其見利忘義也戒其貪得無厭陷溺於中而不知返也戒其姦謀詐偽昧著良心損人以利己也故貪賤之求財先擇術之慎不可因貪富暗誘人子弟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謊語造非令人財物落空致入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誆人也為寒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厠身官衙司刑名錢穀之役者不可營私舞弊遺害善良也不可誘官興利生波生事擾民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不可借事生釁勒索不己也為平良者不可詐力相欺占人便宜以為得計也不可拖欠錢糧貽咎官長之徵比也不可借貸不還反恨財主以圖脫騙也此貪賤所以戒財也下附富貴者於財上在知足我高堂大廈文繡章身膏粱適口矣要知彼草房茅舍寒無綿被薄粥不飽者舉目皆是以此自反於心不惟知足且應慷慨好義矣一在明理我雖積財如山身後不能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一在知子孫貧富有命我雖多積以予之彼若不能担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無爭利而傷乎忌天倫也毋因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

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所以戒財也中等之家不至飢寒迫身不至因富造孽亦不倚勢作奸農工商賈惟務本業求自然之利凡事量入爲出毋虛爭體面而多閒費此中等之家所以戒財也　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虛糜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待其父母昆弟絲粟必較不肯稍費錙銖及虛爭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人至於豐儉倒施豈復有善行足觀也哉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孟子曰

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此皆先賢格言臨財可以爲法古云勸君仗義勝惜錢儹到頭來幾萬千　王陽明曰今之爲子孫計者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自謂能裕後耳不知身淡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群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矣可戒哉　史搢臣曰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織商賈皆經營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肖險如畜有米而望米貴畜有布而望布貴則其心不平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真則其道不公不公不平皆起於利心太重究之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

此也、人因困乏或乏貲財或借衣服一時無償人即呼為壞人赴訴求寬則惡其巧言善辯醜面無語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未免輾轉推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爾到無錢便自知（世不少甘心負債之人然富而有力者不可不知此歟）故有人負欠非甘不肖者理須據而情須原不可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若說盡做盡天道好還將来我有事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至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爾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且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所得便宜無幾而于天理人心欠缺不可勝道、醒世格言貧為怨府貪得一分有一分之禍貪進一步有一步之害世間惟貪最為害事（古云錢財強覓終為禍患貪求多怨謗定有咎）勤求儉用是成家立業之妙法但勤求則當於我本分內加意辛勤若是損人害人之錢財切不可思想圖謀儉用是量入為出不急之事莫為至於孝弟忠信人倫禮節應用錢財切不可鄙吝、人家勤儉二字乃是根本勤則無廢弛之事儉則無浪費之虞人所不能做的事我能做得勤也人所易散的物我猶存得儉也婚娶諸事各要相稱寧可樸實莫學奢華不然用多進少未免貧乏求人、胡世琦曰今人好放債盤剝重利孔子書放於利而行

多怨謂有利於己必有害於人也顧世有自然之利人有不怨之利而無人言及何也所謂自然者多積陰功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事加倍收入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教子積善後嗣昌大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此三利正大光明如何不取而取不義之利以貽害耶至於損益亦有眞氣象如竇燕山散財積德人以為損也得五桂齊芳益何大乎王用先刻薄謀利積財百萬人以為益也不十年而遭禍被刑而家財破散子孫乞丐損何極乎益邀座於天之益大若剋薄以求益是求損也人患不察耳　古人云富無仁義風中燭貴不公廉水上漚天理自然明若鏡人心枉用曲如鈎

陳幾亭曰諺稱富人為財主言其主持財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己周人當捨處雖多不吝不當捨處雖少不妄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曰慳曰吝是名財奴

醒書　世有作馬牛而積財與子孫者已見其愚且有刻薄貧人而積財與子孫者子孫必不能享受其財世上錢財無定主那是久貧久富人

胡嘉棟曰近世縉紳在家多以囑托謀利者謂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刑賞國之大柄我以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吾學者必被黜奪天道禍福之柄拂人情好惡之公乃衣冠中大盜名教中罪人必此取利而謂可以貽子孫計

長久吾不信也、　周魯子柳之母既葬、子碩子柳之兄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為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周顔讐曹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人、將許焉、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或謂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路曰、義而贖之、貪受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也、　宋向戌聘魯、見孟獻子、就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聞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　魯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歸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何以不亡、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晏子先人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敢煩里旅下吏為宅煩勞衆、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謝新宅而毀之而更為里宅、皆如其舊、本壞里宅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　齊與晏子邶殿十六邑、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不欲、晏子曰、足欲亡無日、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齊慶封奔吳、吳子予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穆子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諸、後齊殺慶封、滅其家、　晉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

書告宣子曰僑(子產)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乃國家之基也象有齒焚其身賄也宣子乃輕幣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采邑)于公使其子飯黜官(黜)其薄祭祭(祭四時)以特羊殷(三年)祭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祭祀之)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馮煖為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民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收畢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臣竊計吾家中珍寶滿內府狗馬滿外廏美女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竊為君市義 漢楊惲(音運)初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皆與惲惲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就北地田牧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後歸世祖封新息侯 衛茲張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同入市茲買物隨價售直文生皆呵減價乃取林宗曰衛生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且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廢茲節烈垂名云 鄭弘微時採薪白鶴山得一遺箭不敢發須有人來索弘與授之問弘所欲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其人嘉嘆而去自是風如弘言至今俗呼鄭公風

後爲相　北魏高歡見羽林虎賁軍殺將軍張彝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將帥焚大臣之家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可常守耶　折象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　吳至琮父桑好積聚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時吳荒旱琮將米散施空船而還父怒琮曰所市非急而吳民有倒懸之難因便賑不及使報父雖不樂奇之後琮封侯鎮東郡罷還錢糧修祭墳墓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惠千有餘萬士以爲榮　晉劉惔與王濛同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餐甚豐惔却之濛曰聊以充虛何爲拒耶惔曰小人都不可與緣其方正如此其避禍如此　南史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其債覬禁之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券書一廚悉焚之宣言負三郞債皆不須還　唐孔覬爲長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舡皆錦絹紙席之屬覬曰汝輩忝爲士流何頓賈客耶命火之燼盡而去　柳世隆性淸廉惟事典墳張緖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淸白遺子孫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張嘉貞爲宰相不營產業有勸其市田業者曰吾貴爲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爲子孫酒食

之資。吾不取也。子延賞。孫弘靖。皆入相。時稱三相所居稱鳴珂里。王恂好積聚。其子弘不以爲是。及恂死。弘悉出書券焚之。(陳繼儒曰。世有賢王二父子。秉可免積財。)

李襲譽性嚴整。凡獲俸祿。必散之宗族。其餘貲。多寫書而已。從揚州罷職。經史遂盈數車。嘗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樹。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爾曹但能謹此三事。亦何羨於人。

陸贄爲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交。及辭。遺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姚婦楊氏。閩人符承祖之姨。承祖家累巨萬。親姻皆資借爲榮利。楊氏家貧。一無所求。遺之衣。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曰。食不能給。嘗著破衣。自執苦事。承祖恥之。遣人往迎。楊堅卧不起。人稱癡姨。及承祖誅。楊以貧寠獲免。

黃損。連州人。少慷慨有大畧。築室於靜福山。讀書其中。以文學名。後仕南漢官尚書左僕射。直言敢諫。及歸田。捐貲築高良坡。漑田百餘頃。鄉。州。賴之。

宋蕭震爲堂。以家貧。設教隣邑。兼精醫術。嘗備丸散。以濟人。用酬以錢則受之。否則亦不索問。值歲大飢。歲暮。辭館歸。囊僅數金。遇一婦人。飢窮難忍。抱幼女哭河邊。欲投水。震驚問之。婦告以故

翁探囊盡予之婦，謝而去。翁到家，妻喜相迎。翁告以修銀已救投水婦矣。妻曰：君救人好事，但家無米，只有黃豆三斤，食盡，計將安出。有一老來曰：我不食已三日矣，乞相救。翁謂妻曰：將黃豆一半予之。妻曰：自顧不及，何暇救人。翁曰：命不該死，自有意外奇逢。如該餓死，少此斤半豆，不過死早兩日耳，何吝焉。翁親量豆予之。次日有富翁請醫噎食症，服翁藥全愈，贈百金。明年生子甫瑄，年少狀元，翁猶健。

侯無可自迎婦，友人郭衛請門，告父病，延醫須百千乃為治，責吾廬不售，傷哉貧也。無可立辭囊中裝予之。詣京師，還鄉人有病於逆旅而憊者，無可惻然，留視療之。病者貧無京，撥已馬載焉，徒步歸。

陳元金壇人，熙寧八年饑，殍無數，元作萬人坑，每一坑投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勝計。是歲生京，又生慶，皆為監司。

張九成幼年處李堂苦寒，衣衾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節喪矣，工夫何在。

朱軾從館歸，途見縲繫者，云青苗錢二十五百，因以束脩予之，後二子貴顯。

范文公有門生，好刻薄謀產，公貽書戒之曰：產業務貽諸子孫，須得之光明方可垂之永久。若為此而造孽，不但為子孫作牛馬，且為子孫留宛殃矣。又復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

歡喜還有收入在後頭門生嘆服、公在杭州、子弟以公
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爲逸老、公曰、人苟有道義
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室乎、吾今年逾六十、來日無幾、乃
謀治第、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難退、不患
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
者莫得常遊、而誰禁吾遊者、此與王珣舍虎丘爲院王維舍輞川爲寺皆具
曠懷 明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麗銀
三兩易穀去、越數日以數錢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
知其贋、亟命訪鬻豕者、以良銀如數償之、並索假者、投
之江曰、勿留以誤人也、鬻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之
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

ÉCOLE FRANÇAISE BIBLIOTHÈQUE D'EXTRÊME-ORIENT

史、累封、官至三品、 元世祖平宋、以宋府庫物、置殿
庭、召皇后弘吉剌氏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
人蓄之、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取之、
區適子南海人、博通經史、從學者數百人、適子官家子
抱道不仕、家饒於財、遇歲大飢、出粟四千餘石、爲粥與
貧民、鄉里皆感其德、卒後元末群盜起、過墓相戒曰、
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 明新平尉裴模素稱正直、
卒於官、外弟韋元方客隴西、逢模于道、騎從甚盛、元方
驚拜問曰、兄今何職、曰我職西川削掠使、凡人飲食皆有
定分、况財貨所獲、其籍有限、踰籍則陰吏往來削
掠、或自耗損、或遭橫事、一切損失、皆吾輩掠取耳、士

勤得祿農勤得穀工商勤得財只是本分所有不勤
則併本分失之遂揖而別 曾琄萬州人幼孤篤學
官承議有惠政及歸民立碑思之有鄉人以賂托公事
公題壁曰平生不識事老來又怕事有人請託事直覔
不曉事囑者愧服子鎰弘治進士 陸竹西之緩急
於人也止取一分息必擇勤生節用者投之曰彼正經人
固宜相助有一分息亦係彼經營而致不負我者何多
求耶 李氏楊州人其夫貿易爲業常戒之曰無
易良雜勿取不義之物快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
子爲念毋令留餘殃也 王賢友王議同居議往江
南以故人贈銀十兩故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議卒後

十餘年賢致仕以議所寄物與議子議子必不受白守
官拘而予之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罌積錢
十年而滿有鄰人生三子俱以犯徒擬買其妻繡懼
其妻去而子不能全乃謀諸夫人舉所積錢完贖銀不足
夫人復拔一釵賣之是夕夢上帝抱生兒送之遂生國彥
歷官刑部尚書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
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
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
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嘆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
付託諸僕買巨舶載妻子泛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
大族以次籍沒獨萬令終 尚州蘇掖仕至監司

富而吝、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窮急、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彼愈刻剝、其子在旁、甚不稱意、曰大人可稍增價、兒輩他日賣、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此稍悟、後捩死、其子一反父所為、因保守不敗、此言可以警世

周才美為子娶婦、見其能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二、誘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為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為之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曰用此幾年、翁曰約二十年、婦曰翁嘗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翁許之、後生二子、皆登第、

河南劉順理屢試不售、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其母貧老、嫁媳、得遠商十二金、明日當去、姑媳不忍分別耳、劉急呼其僕、即取金十二兩來、因作一書、內言子言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兩月後當歸、先寄十二兩等語、送至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在、遂取原銀去、越兩月、子果歸、所得銀及所作書、與書中一事不差、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每月令家拜謝天地而已、公果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感泣、

揚州有大賈臨終、囑其子曰、我起家全靠一秤、汝莫輕棄、子問其故、父曰、秤中空、灌水銀在內、秤入將水銀倒

在稍下秤出將水銀倒在稍上輕出重入所以獲利子
心不以爲是父死子以秤焚之改爲公平未幾子之二子
雙亡因怨曰父有虧心反獲康泰我改公平二子雙亡
天道何在夜夢神告曰汝父欺陷平民雖然獲利也是
他命該有此公平交易亦可得此但起心不善獲罪於天死墜地
獄先遺破耗二星爲汝嗣長大盡散而死絕後今汝改惡
從善六監汝心故將此星收回汝須勉力爲善勿生怨
尤自有賢子復生也覺而記之行善愈力復二年連生
二子皆成進士 吳縣有一差役在縣前拾得金六兩
五錢移時見老人偕妻至哭言欠官稅鬻女完納至此
失去今死矣役憐而還之事聞於官賜花酒獎賞年
四十僅一子病死妻曰君屢言改從善何反喪其子耶
役乃訴於城隍廟夜夢神曰汝不記昔年詐某人財而
斃其命乎今此子即其人投生以報仇者因汝還金一
事陰司註銷前孽若善心不替當另有生子矣覺語其
妻次年果生子 李無覺往朱仙鎮見二丐爭鬭曰
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己
錢代償丐乃拾去丐曰君能爲我解爭真善人也吾居
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李思此丐而欲謝我豈異人
乎十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
長生復進以桃李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丐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甩被店

人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家君解我難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崗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炷即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衆遂致富　南海洗灌性放達直道待人有一豪家欲入人罪托公為証願奉百金為謝公笑曰我愛飲酒何憂無買酒錢哉此等折福事豈可與謀豪家愧而止子陞奇嘉靖進士　王允升瓊州安定人其父禧樂義好施多行善事父母嘗被盜有追還百餘金者允升以非原物不受人稱其介生子元誨嘉靖進士官禮部尚書清福建張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大飢至有絕粒死者時諸家禾未熟惟翁一片肥田先熟遂通報鄉里之貧者共割各分穀十餘斤而去鄉人賴此數日糧得不死因呼為續命田是年鄉試其孫際青解元　汪朝春在嘉興縣做油豆行凡乞丐至門必予錢二三文從不呵斥有一乞名洪春年數歲無日不至翁必予錢十餘文以其年幼面貌端好而憐之也如是者多年翁問之春曰吾十二歲幼失父母非乞無以為活翁曰吾明日往杭州杭城有于忠肅公祠祈夢甚靈汝可同去祈之春曰諾頒翁同至杭入祠祈夢醒而大哭曰吾夢見忠肅公叱曰汝何以至此命左右掬其口吾故悲而哭之翁復帶歸一日翁偶觀書見江西有湖口縣適春至因想湖

與鬮同音或此乞到湖口當有好處乃與銀五兩令繫
纏於腰上勿洩人知遇急方可取用仍命至湖口有一
村老夫妻無子開張豆腐店春每夜寄宿其中老人留
作養子值歲飢豆價貴春出所携銀五兩令添本春担
別村貨賣至一鄉見有大屋空寂無人蓋凶宅中有鬼
無敢住者春歸與二老商量賃其門前數間遂往開
張其屋有四進春居第一進夜聞第二進鬼嘈鬧次日
春移往第二進夜聞鬼在第三進作怪次日移第三進
則鬼又退第四進矣春又移第四進鬧鬼逃入後園遂
失其跡次早鋤地覩其異未及三尺盡是白金不可數
計遂將土掩蓋復向屋主議買一議即成春漸出其金
營運不數年成巨富時汪翁以油豆負欠太多幾無避債
之地憶洪春在湖口尋至其地知春已作富翁相見甚歡
汪以實告春留在家待甚厚每日相見恭而有禮汪自
念昔時止贈五兩今欲惠我多金殊難啟口而親負重債
不知如何料理光陰半載憂形於色春日問有歸志耶
日然春立奉五百金送行又委一夥友送歸汪翁念此來
已獲百倍之報但此不足償債何堪歸見江東及至家
見一帶豆船泊岸俱寫本行舊時字號不覺下淚曰
昔為吾有今屬他人睹物傷懷益增慚愧夥友曰此仍
君家物也言未畢甚夥來迎備言主業比前更盛自
主出後不數月有新夥友携銀來云主人囑將銀還

倩復將銀買各貨物又傳主人命令我輩各司舊職公始悟此皆洪春之所為大加感激約計其數不止萬倍矣翁喜集親客飲對客曰昔星士算吾命皆說先甘後苦吾是以看破錢財兩字事事益人何妨惠及詐欺生理一敗成空豈料我救人人救我報應之理不誣矣後汪與春為姻好至今富貴不絕云

張耿堂新會人孝友樂施歲飢出粟賑濟鄉里多賴存活凡有借貸必為之助甚至變產以救人之難遠近皆以義稱之子偉仁康熙舉人慷慨疎財初雷州有黃三者攜家眷往別邑過新會妻子為賊搶去索金許贖黃三無以應知偉仁仗義踵門求借後以偽金償之偉仁不知也久而覺之亦不復問或曰君以義舉彼以詐負之能忍此乎偉仁笑而不答某年土匪猖獗聚肆行劫掠鄉人畏其鋒銳縮首徬徨公忿然曰鼠輩何敢爾即集鄉老呈請督憲緝捕地方以安偉仁心最慈而性最直遇貧窮則救護遇凶暴則必鋤嘗謂及門曰幸列四民之首又得為鄉紳當思所以自待者何如半生中不能做三兩件好事補救於人終日咿唔亦屬無謂平時讀書鄉里望吾成名赴科望吾登第無非冀為有用耳若既得志猶是庸庸作自了漢不虛此朝廷獎拔意乎子成遇康熙進士顯遇舉人富貴不絕

陳清傑南海人其父龍光仁厚多陰德見賣穀粟者隨秤輕重不與相爭謂家人

日後存桃獲利亦微詐較得直近於刻削人生須向緊
要處著意莫向針頭削鐵也能寬一分即造一分之福
過刻薄者終無久享吾見多矣汝曹誌之公生有至性
事父及繼母以孝聞後中康熙舉人嘗手積千金盡分
之兩弟有友人毋病危公親視憐其貧急歸取十金贈
之友得盡葬禮其好義輕財如此生子癸宗乾隆進士
有好心者有好報　何君和南海人性好施自奉儉樸家雖
貧能識大義壯年經商於外有塘田桑地十餘畝皆自
耕管收穫必回鄉料理田務夜漏五鼓必起將桑園巡
行一遍時值桑價昂貴有偷兒盜公桑公巡見之則
相識某也恭跪求饒公憐之與之銀囑令改行後有

知其事公不說其姓名又一日起塘魚出賣與敗者平
量後敗者置魚於涌以塘外即涌也不料魚籃傾反魚
盡脫敗者大哭公聞之趨視謂之曰魚雖過秤仍在我
處魚應屬我即起涌亦算我數作我發財無庸哭也
敗者拜謝而去公有堂姪因生理不旺貲本缺去欲將住
宅賣於人已成價矣公問之曰汝宅既賣汝將何以棲
身不如賣與我照價付汝汝暫住可也時公囊因急難
充數遂囑婦女將首飾拿質佛典當仍不足又暗與人
揭貸銀十餘兩令寫契訖如數付之持券歸謂家人曰
吾令某姪寫屋契者非直欲其屋也今彼屋既屬我
則不能再賣耳然此契存終恐子孫有不知吾意者

異日執契勿殁不因此而爭守遂卽燬其火之其積人之
厚類如此至於修橋路置當田助祭施窮恤寡凡分所
能為者無不盡心竭力為之壽八十一生子孫斯晨斯
皆能體公意仁厚存心晨斯郎文綺嘉慶進士掌教
粵香書院曾孫十餘人俱以讀書世其家　馬維翰
海鹽人為諸生時館於富室富室誣仇家以他罪奉百
金於先生使主其事先生笑曰吾朝夕討論者謂何而
可以臨財苟得也拒不從　平遠某甲于遭賊舉刀
相殺者三而皆以手軟獲免賊問有何陰德曰無之或
我出貲數百金修一段通衢大路獲佑耳壯士威權
在手能行仁心天地必福之矣賊棄刀同逸為良民

浙有一士歲終解館得束脩八兩歸見有夫婦投水者
急止之詢其故言歲暮償迫故相率就死士惻然盡予
之蕭然而歸妻問故言其事妻亦大喜明年捷任至都
憲　臨安王公璟為諸生歲暮支館銀回途見兩人
慟哭詢之則夫以罪戍湖南欲賣妻為路費公聞言大
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誡勿相棄夫婦泣謝後公登樓
赴京至洞庭湖邊遇一婦識公貌疾呼其夫曰恩人
至矣夫出大喜必欲留公公不得已從之見神座間有木
主書公姓名香火惟謹遂置酒留宿同舟不能待捨公
去明日大風發前行者俱溺公後雖捷仕至御史二孫
亦登科　馮琢菴父平生好善隆冬晨出遇一人倒

臥雪中，捫之，半僵矣。嗟歎，裘衣之，扶歸救甦。翁因無子，
禱於東岳帝。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一命，出自誠心，上帝
已命韓琦為爾子。後生琢庵，遂名琦。三十六舉相。
王榮家養頗厚，年五十無子，有目疾，遂力行善事。每夜
點火燈於要路，又施燈籠、草鞋、雨傘以濟人。如是不
倦，目疾果愈，後生二子，俱進士。　康熙間，梁溪陸作
垣少好學，弱冠遊庠，家小康，以好施故中落。有負之者，
弗與較，貧困自甘。妻之父富翁也，頗輕薄之，翁婿往來
日疎。後值鄉試，陸以無力納卷，且妻有孕近產，慮無人
問顧，意不欲往。同人固彊之，捐貲以勸，陸不能卻。陸使人
聞於妻父母，冀免內顧之憂，而翁竟不聞者。陸快快而去。
後場歸，則妻病痢甚劇，醫云不起。陸倉皇無措。夜半
妻渴甚，欲溫之，苦無薪。床下有破板，將取以爨火煮湯，
板白蟻蠕動。視之，見有巨雞尾對白雞焉，意欲舍，忽聞
叩扉甚急，啟關，蜂擁而入，乃報錄賦人也。正錯愕間，又聞
妻大聲作喘，視之，生一子。一息之間，三喜畢集。　江西
趙尚書宅與常元省園相近，趙百計欲得之，常弗許。予
趙題其後曰：乾坤到處是吾鄰，機械從來未必真。園
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趙得詩，謝之。
高公材為黃岩令，執法不徇。有顯者奪民山田，民訟之。
公批其牘尾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
溝未必常為限，倏忽浮雲變古今。又曰：跳一遍過青山山

轉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累累塚料得爭山
人更多顯者慚而還之　明建中順德人歲貢生少
孤事母以孝閩弱冠為世父嗣事繼母雖正閒違
年饑撻建中捐米二千餘石賑恤貧人全活甚衆生子
經綸登乾隆戊辰進士官山東參政　灑口王氏撫郡
大族也其先世某翁行乞至陳長者家日尚早憩門外
有頃戶啟小鬟捧盤向外傾灑有聲鏗然視之金釧也
公大喜復念此必主婦之物而鬟不知倘主婦索不
得而疑鬟盜除無意外之虞耶遂留以待俄聞戶內
喧聲似有呵責而前鬟泣出流血被面望溪而擲翁
急牽持問故答曰主婦失釧枉予盜予何處得釧與

撻死寧溺死翁曰汝釧在無恐出袖中俾持入主婦以
為鬟遺僮出問翁具以對事聞長者長者曰世安得有
此人召入問汝能為我任奔走乎對曰幸甚由是用之
十分勤慎長者甚喜節以前鬟妻之而使主理錢穀
出入之數長者大悅刑事以委漸稱而所娶鬟生數
子皆穎悟既長分道為賈致累官崇祿輩讀書為諸
生十餘人今成巨族（使翁當日懷釧而去數十金止矣[illegible]為多子）
蔡啓樽浙江人康熙庚戌起家事特有同年為山陽令
毀刺蔡為令岸然不屑恐其牟抽豐容也批其刺令閽
人要查明回覆蔡拂袖而去是科狀元令以厚貲謝
過蔡却之寄詩曰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

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聞報捷而饒以兼金，何如賑恤之一飯。

尧春姓顧異，好賭書，官寶泉縣，以萬計，隨手輒盡，晏如也。赴平越，至空乏不能具行李。時同年王汝弼為保定太守，路過以缺費拜謁。汝弼知其意，辭以病。春性下輿，坐大堂，以之題於壁曰：「門前若遇抽豐客，祇說官今病在床。」按筆更去。萬金之傢，不為濟人利物之輩，卻為縈華闠熱之資。造空治手空空，求借不遂，方悔從前之浪用也。

俞繪曾為考廉時，勤苦好學，嘗貸馮生金，馮固還焉。時馮已沒，其子琏曰：「不聞先人有言，且以無券辭。」不受。繪曰：「無券者，以翁知我也。翁雖不索我，不敢忘。若不償，則負翁，且負吾心矣。」乃為文告墓償之。及為考試官，有懷金賄之者，公卻以詩云：「碱碼風高卻暮金，讀書惟識古人心。青雲不是人情路，好向窗前惜寸陰。」

閩中林春元曾試過杭州，謁房師司理。時有一富主在獄，願以千金賄釋。林曰：「縱虎傷人，於心何忍？」誓不敢取。司理重之。又有富室妻以孕亡，內翁誣以人命，富室以二百金為贄。林曰：「伸冤理枉，吾輩事，何必言謝？」即言於司理白之。次科成進士。

呂光詢按吳，有給事欲為富翁言事，適陸燦在坐，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見陸燦諄諄言地方利病，又歎其奉請蠲租。彼為公徽請，我乃懷私囑，不敢言，思之甚愧。」乃卻。富人金，曰：「吾為陸公所化矣。」

客文煇妻林氏，性好施，嘗見乞丐有携男女來者，傾囊予之，雖忍飢弗啬。

悔也。後為無妾所譖，失愛於夫，每月給米一斗，無問錢
秫，自勤紡績，而周急如故。生子華年，年少進庠，孫保民，咸
豐進士。　袁習禮，東莞人，業商，在伏山為糖店。每歲
晚必歸本鄉，買蔗糖一次，貯店中。商例三四月間，先放
剩賬於農民，待買糖時，然後將農民本息收回。公業此
多年，於本鄉農民或借貸過多，本息不清者，尚存四
五百金之數。而店中生理恰值咸豐初年糖價大賤，或多
傷本，難以支持。店中同伴欲分清舊賬，然後另行充本
再為貿易，乃以分本村之賬，折歸公名下。公分得賬，皆
是兄弟叔伯貧窮者，乃絕不問。及咸豐十年，公病篤，恐
遺此賬項，使子孫有日追盡債之心，乃將數部燒之焉。

子毋得收。鄉人咸感其德。後子燕祥復理舊業，十年間富
至逾萬。　李悅禮，順德人，在伏山開染房，性慈祥平
直，樂善好施。所染布工伴，或錯交與人，公則賠償，並無
爭辯。嘗接銅銀十兩，公投於水，曰：不可以此復累人也。
或曰：彼混來而我混去，亦事之常。公曰：各行其志，安能
每事效人。晚歸，見一婦坐溪邊哭，極哀。問之，答曰：曾賣布
得銅銀四貫，苦欲自盡。公惻然，探囊以好銀換之。婦叩
謝去。後與陳某合伴貿易，每為所欺。公子嗣多艱，晚
年生子文田，二十四登咸豐探花。　梁成之，順德人，
幼喪父，事母孝。康熙癸巳大飢，集族之貧者於大宗
祠，計口而分撥以米。有安貧不到祠取者，捧米給之。

又為粥。於路。以待其鄉。里及他鄉。遠者。子登舉人。孫
兆榜進士。曾孫士壽昌。舉人。 林上國新會人道光
中江門浦口火災。公督人救護。有人將銀數百兩交公
收貯。公不知何許人。其人亦錯認為熟識。及事後點
檢。始知銀實誤交。搔首咨嗟而已。公正客查銀主著
落。適遇失銀之人。長嗟短嘆。公。問何時何處。誤付。恰與
已事相符。即捧銀還之。其人感德。由是遠近信服。遂以
經營獲利。公子錫康秀芳皆貴。 孫士秀四會人。家
貧務農。能受人欺。而性更忠直。仰紀堂之父。往鄉村收
得會銀八兩。醉歸亡失。公拾得還之。有笑其癡者。公曰
若也。生三子。長泰昌。以貿易起家。孫皆俊秀。

梅溪有一富翁。錢穀日積。陳棟增曰。此人當有奇禍
既積財不散。又無一善。樸嗇無厭。得予。且性慳吝。近漸
驕橫。是速禍也。未幾為賊所殺。 鄭從義鳳陽人
廣有家貲。而厚於望子。常以封君自許。奈所生子。皆不
才。諸多拂意。一日憤責諸子曰。此不良種。悶殺乃公。羽
矣。妻曰。種類出自君身。何須過責。豈山出玉子。何以智
慧俱賢。無論濟人之事。君每此心。即叔伯至親。何嘗
惠及。既富有予。又望榮封。世間無此便宜之事。妾恐
君之福盡。諸子且不免於窮也。鄭不從。卒至敗。
正德三年。揚州大旱。諸鄉村失收。獨梅溪頗堰水獲
熟。富以售貝報一粲。免收且得買別鄉囷。一價賤矣

利三倍。於是村家很炭節越無日不揚揚自得也。陳棟塘曰。吾村當有奇禍。吾家與某三家根基稍厚。或由於耗損。彼俞貴芮李四姓恐不免。未幾大疫。四姓男婦盡死。三家亦陸續遭迴祿云。脊越之財。鬼神所忌。因福致禍。往往有之。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父悔曰。吾家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蹈故轍。誓不復用。無何進士二目盲。家亦漸退。父恚曰。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乃盲。遂復用如初。喻年子目漸愈。補秦中令。父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闔門遇害。

寧波張方伯。頗行貨賄。致有豐家。及歸建第宅。其隣陸司寇瑜。多人云。陸文九今日益房司寇初未知族子有文九者。詢之家人曰有之。召文九至。時八歲。從方伯之子破家。其第竟歸於文九

太醫張偉。大輿人肥馬。輕裘曰。奔走於九門。以病致富。卑有延請者。必多索。否則假名色以自高。不一至也。一日假寐。夢有人持片紙付之曰。特巳至。欠當還。而無一字。驚寤。邑報孺人生子矣。心知其孽。及長揮金如土。莫束之。仇敵相向。因以前夢告其妻。妻曰。有字之券。或可量為相償。無字之券。不知幾何。寧有窮期耶。老奴以藥殺人。不知幾許。新鬼煩冤。舊鬼泣。此子必其酋也。後竟敗盡死。少子亦不肖。乞食市中。人猶指為張太醫之子云。

王纜武得蘓纖。家甚富。利好取錙銖。不少寬。貧當語

妻子曰吾自獲藏以來未嘗自食一文積所餘畜即養十百兒子不愚窮也又嘗自矜善算以爲子孫恐不及我後失火家財俱燼所放之債失票莫追氣憤而死

戒氣

孚佑帝君曰天地之性和煦生長之氣多乖戾溺亡之氣少人之動性使氣如猛火之焰如毒藥之發如勁矢利刃之離弦出口傷人實象是性爲暴性氣爲殺氣安得不傷天地之和哉吾今爲世人痛言暴性（性字當作氣字看之）之害不當暴而暴無事。激成有事小事。激成大事甚至決裂而不可爲事務由此壞矣不可暴而暴大人長者之前言語之不睦大失尊卑之序不顧犯義之恥聲譽由此損矣至於賓客在堂交朋臨座一言不合一事不宜必頭面火赤口舌雷轟不特失禮亦使座客窺之知無涵養無優容心淺量窄抱負由此可測矣富貴者性暴人皆畏之常蔽愈多猜忌不少遇處人十分雖至九分猶不快貧賤者性暴人皆棄之傲肆難容狂愎寡合遇機緣十分雖到九分終不就對父母而性暴雖平日善養不得稱孝子待子孫而性暴雖平日善教不得稱慈親處手足而性暴雖平日相敬相愛不得稱難兄難弟凡此皆暴性之害也吾願世人敬聽吾言火性當馴剛性當制或彼此相持我有性彼亦有性使火逢火焰必迷天以剛遇剛鋒必殞地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BIBLIOTHÈQUE

取禍招災莫非性起或曰人無烈性何以爲丈夫無剛腸何以爲男子不知剛腸烈性之中亦須不執不偏斯不失爲男子耳雖然世間大事業未有不從涵養寬容之人成之躁暴褊急之人敗之果能忍焉又不止爲丈夫男子吾將稱其英雄豪傑人矣

聖世格言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遘病死或因別事死復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陷危險況自家人以外鄉黨中共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之故妄凌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

朱子告陳同父曰眞正大英雄者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出來若氣血粗豪卻一點使不著

或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凌困辱之事則如之何程子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者其福則德益進矣

王朗川曰古來忠孝節義撐持宇宙之綱常振靡流之事業者全賴此至剛至大之氣一往無前獨行其是此氣正不可少者大氣之所當戒者血氣也人有稟質剛偏量褊淺而難容性躁暴而難忍乎居常無涵養之功臨事又無抑制之力偶有拂意之事外侮之來輒務勝其忿憤不平之心必欲逞吾氣以求勝甚至有因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若不急爲警省則太剛

必拚吾未見用性使氣之人而不至覆敗者也亦有平
時以理自處及之一已無不是橫逆者忽以非禮相加
直令人接捺不下不得不拂然生氣亦當就其人其事
而熟思之權其輕重緩急如果萬不得已亦必靜以鎮
之從容以處之所謂退步自然寬也不可一直作到盡
頭不留餘地以處人并不留餘地以自處至於理似難受
而事本細微情固不平而人無足較者亦惟稍示寬容
自必漸歸冰釋若是一時忿恨徒尚虛氣而釀實禍
天下有小不忍而至於決裂難收者皆浮氣之為害也
治浮氣者惟在懲忿而懲忿者又在能忍忍之一字眾
妙之門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他有

事為無事大事為小事忍之忍之人無奈我何也
人有未是以理論之我論理彼亦論理理勝者氣必伸
焉人有未是以氣加之我負氣彼亦負氣財勢弱者
理勝亦屈焉人情世態亦可畏也是以君子處世寧依
理而行不可負氣凡橫逆之來必不能平然有當思者
四思豈我毫無不是而彼以橫逆加我乎恐君未必盡在
彼也即使不是在彼我亦何必與之相較再思凶人愚昧
禮義是非全未之曉彼之親父親兄尚欲爭勝何況他
人如此凶人與之較量徒自喫虧以招禍也三思豈大
者禍始大寧我容人毋令人容我也四思公道自在人
心彼豪橫我退讓則善必歸焉何以忿忿置胸中

也、孔氏曰、怒氣劇如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覓事、過心清凉、人必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為人之所不能為、子房不以為人納履為耻、韓信不以受人胯下為辱、後日皆成莫大功名、乃知屈辱之境、橫逆之加、乃鍛鍊豪傑之爐錘、琢磨聖賢之砥礎、能受其琢磨鍛鍊、斯成大器、不能受者其器不大礎果刃碎石許眞君曰心高氣傲曠學無益此言宜來 薛文清明人諱瑄曰、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如漢灌夫使酒罵坐而族誅禰衡高剛傲物而被戮竊意辱之來也、當察其人何如、彼為小人、則直在我、何必怒、彼為君子、則直在彼、更不可怒、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鬪而相害也、

史搢臣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今彼凌我、而我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等者、則曰彼與我一樣、而顧欲加我、如何不爭、遇不如己者、則曰彼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時矣、故凡拂逆之來、宜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李亦人曰、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僮僕鷄犬、到處可憎、故丟每事自反、眞一帖清凉散也、醒書曰、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有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自咎、唇不共只、溫語稱他人一句好、便有無限歡欣、 富貴居鄉、

被人欺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其為人可知矣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非薄也是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待人人以虐待我非虐也是我禮之未至也彼何罪耶 今人每遇拂已之欲便懷忿恨殊不思他人理正自已所為原不合理如何要他順從豈不自愧 人不可自恃自恃以為無患則患至矣所以每事不可不存臨深履薄之思 人怕不是福人欺不是辱 湯潛庵曰清人名斌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已不是萬善之門 朱平涵曰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而善過分矣我善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善則彼逸我勞而善過又分矣然不獨已怨當釋凡遇兩造相怨或以杯酒釋之或以善言解之使不至冤冤相結息無已之爭端保太和之元氣者在於此 勞餘山曰人生病在使氣二字一使氣便與道德有礙行誼有乖不可不勉彊克治躁急者宜時時想和緩二字輕佻者宜時時想寧靜二字淺露者宜時時想慎密二字怠惰者宜時時想勤敏二字不但心中時時想口中亦當時時想此變化氣質工夫也 處心雖正或挾忿氣以臨之雖人不服事必敗寧得請人盡非理乎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凡人與人忿爭不休者

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是理全在我者、非理全在人者、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而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个不是、則人之氣自平、凡遇不如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則心地自然涼爽、此降火最速之劑。張文端公曰、自來拂意事、不讀古書者見之、以爲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我者、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飢、皆千古聞人、而所遇如此、誠一平心靜想、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年高而無德、貧寒而無所顧惜、此三項人、不可與之較量、作惡事、須防鬼神知、幹好事、莫怕旁人笑、

劉念臺曰、忿怒最難懲、忍得過時、却有許多受用、不能忍而致患禍、所謂一懟忿不忍而終身懲也、左傳、昭公在乾侯、季孫使知伯迎公、子家子曰、公歸之、解云云、至苟念及此、忿心自息、

溫節孝曰、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

要商量待人、三自反處世宗如何是極之之法、

魏叔子曰、人於橫逆來時、怒氣如火、忽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

邵紀堂曰、遠大處世、忍氣不忍理、理氣何以別、如匡人之役、夫子不幸而遇難、顏子必捐生以赴之、費宰之辭、倘季氏再來召閔子、閔子必越境而逃之、大義所在、不能隱忍依人也、然顏子不輕犯匡人之鋒、閔子不輕觸權臣之怒、正可想其涵養處、

漢汲黯面折天子、長揖大將軍、宜其充負不可屈挫者、然當其爲二千石時、與周陽由同列、陽由辟爲驕暴、公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特以小人不足較耳、友憐能遜

避橫逆、然後能全養氣節、若胥胥然與非類較、即非善自全矣、吳日河東太守居勝與陽由相角、卒併就戮、翀世從來險處遭冥鴻、早識置身高飛騰、自有冲霄志、不爲鶺鴒損羽毛　何武爲刺史九江太守戴聖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得其狀、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聖子賓客爲群盜、繫廬江獄、聖自以其子必死、武平情決之、卒不死、　晉、謝萬石性夾驕、時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後來坐少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坐謂蔡曰、卿奇殆壞我面、　唐、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受訴牒、有老嫗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　徐有功與文備同事、文備嘗誣有功縱逆黨、及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構公於死、公出之何也、有功曰、汝所言者私忿、吾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宋、郭進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嘗有軍將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攻、進謂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進汝、汝敗可自投河東、執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以聞、乞還其職、　吳文肅公子琛、堅挺有氣節、韓魏公嘗稱之

會幕缺門下有以瑑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終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瑑敗如其言
李沆爲相、有書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謝之、書生復曰、君居大位、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沆曰、累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愠色、　富弼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趙抃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惟携一琴一鶴、坐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轉運使、或狎侮之、公頹然、鼓琴不倦　明楊時發少精悍、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居常自視無過、視人則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則無過、殆未之思歟、思之、遂知所過、旋又知一二、已而紛然、乃大恐、痛懲力改、讀書聽言、必自省、每見過、則內訟不置、至於感泣、久之念慮知識之差、毫無自恕、嘉言善行、書之盈室、嘗曰、如有牧童樵子、謂余曰、我誨汝、吾亦當敬順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爲中官劉瑾所陷、戍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叩首而去、觀者哭下、至戍所、遇團操、輒就伍、所司固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後瑾誅、復原官、
嚴文靖公居鄉、途遇一生、酗酒詈公、公命輿人趨生次日肉袒請罪、公曰、我未嘗出門、子誤矣、生出大慚
胡秘校（秘書考校）與客圍棋、有屠兒入門、厲聲曰、來算帳

胡曰少待，胥兒直上前將棋局拋地，大罵客不能堪，胡
和顏謂曰，幸勿怒，取簿勾銷除公欠者不取外，與錢一
千、米一斗，遣歸。次日，聞其人死，別家構訟不休（此人因貧重債，先服毒藥，特來尋死，胡善處之，無隙可乘，故移害別家耳） 淮陰富強，為人
寬和，元旦日有一人酗酒踏門辱罵，富閉門不理，隣佑
俱為不平，富曰，當佳節，誰不飲酒，醉後發狂，人之常
情，若與較量，何禍耶。是夜夢神語曰，天賦之時，汝能
忍人之所不能忍，上帝嘉之，賜汝福壽。彼酗酒小人，
不久凶死矣。後果然。 長洲尤翁開典庫，歲終，有一
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
來不過為新歲計耳，事情小，何以爭為。命檢原當
得衣服四五件，翁指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
與汝為拜年用，他物無所用，似可留也。其人默然而去。
是夜竟死他家，構訟經年，家資蕩盡（此人負債多，已服毒，不獲詐尤翁，故移他家） 翁語人曰，凡人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
則奇禍至矣。 葉遇春，東莞人，武解元也。弟遇貴，亦
入武學。其母甘氏慈祥寬厚，有巨富做商監者葉渠
現，每歲春必樂飲一月而止。遇春之井適涸，甘夫人往
渠現之巷井汲之，渠現之子飲後酒豪，怒其過界，不
許，將甘氏推仆於地，旁人飛報遇春兄弟，各執棍械往
尋報，夫人止之曰，他安敢推我，我不過因路滑自跌耳。
其子乃止，子孫多顯者。 承德郎胡呂頴度

寬宏排難解紛世稱仲連順治中獲掄進忽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乃誣公賄保冒籍語極詆毀公從容惟白所保無誤絕不言同庠生文行之劣學政重之斥同庠生未幾同庠生死又表戚陸某恃無賴常以辱罵相及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應一日無端至公家惡罵求直公笑曰想我理曲耶惠以斗粟其人不兩日暴卒衆異公爲前知公曰凡非理相干可以理遣其人妄矣何足較哉

庠生潘夢飛待人寬厚族有彊梁者因醉誤失足公舍旁泥塗中踞門痛罵多不堪聞公閉門若弗知者家僮忿欲與之辨公徐謂曰彼罵我忍耐令彼清夜自思還自悔也若與相角則彼此均耳彼豈有悟乎

南海鄭堪泉自以勢家子行多任氣婢僕拂意動輒鞭笞復因怒踢死二婢自此家貲漸退兒女遭傷常自詠云有時醉倚欄干下追悔當年猛氣多

戒口孽

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程子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彼好譏議人者每捨諸長而取一短舍衆善而言一惡其居心之刻薄可知矣

或問凡人言語緊急眞是氣不定否程子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了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時方是有功可見變化氣質乃是修身第一件工夫凡於偏處悉當變化非特一端也

變化二字、是拔本塞源脫胎換骨的意、若只禁制一時、算不得變化、 朱子曰、仁者心存、自不敢胡亂說話、今人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是謂不仁、不仁底人不識痛癢、得說便說、心常如睡底相似、使天來大事、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 呂東萊曰、天下之事、最是妄分清濁、其禍最大、且如周（周福甘陵人）房（房植周郡）賓客、不過學舍中戲笑之語、豈知自此致黨錮之大禍哉、 范氏曰、凡言語急遽而應對忙迫、無倫次者、心躁故也、不但觀德、亦可觀壽、惟時時自覺而時時自反、猶恐吾心未盡、浪爲美言、故曰修詞立誠、所以居業、 薛文清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氣厲則取怨、 上智之人、以言造福、下愚之人、以口興戎、只在掉舌間耳、 稠人廣坐之中、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怨、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懷恨、惟有簡默和顏則善矣、群居不可言閒雜不近正理之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服之、戲謔甚則心蕩而心亦爲所移矣、不戲說、亦養氣之端、 正直先生曰、凡人本來積福不厚、肆口又無忌憚、愈見薄福、証驗平生、數奇多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故譖人翩翩、喬夫諜諜、非有異禍、必有奇窮、人之口孽、莫大於好談閨閫、言者津津、聽者躍躍、以至釀成大禍者有之、夫經目之事、尚有未真、況傳聞暗

昧多屬虛誣、不可輕出諸口、所謂一言折盡平生福、可
不戒哉 堂堂八尺軀、莫咱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 俗語近於市、纖
語近於娼、諢 因切 弄言 語近於優、唱優 士君子不獨損威、亦難
迓福、 史揩臣曰、嘗見筆札有知感處、則云刻骨銘
心、或云御結難忘、于謂諛美事、亦當斟酌措詞、須有分
寸、若太過、則近于諂矣、 骨音壘起宗曰、凡人護短、初念
或與譏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雖彌縫得過、心上還打
點不過、遷延不改、認非為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
自欺、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不獨自己一身、凡子弟
家人、吏胥門客、所作過惡、皆因我起、我不能防檢、及今
然養成之矣、 人生百年、豈能事事如意、有失意

處、或是數之已定、或是變 變之偶遭、見人遭此、即摘他長
短、謂他宜有此、是為幸災樂禍、至於後學、往往以成敗
輕議古人、尤為可笑、如班固作漢書、謂司馬遷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智自全、固以黨竇氏、死於獄、視遷之宮刑
更甚、又如范曄作後漢書、謂班固身陷大戮、知及而
不能守、乃以謀逆、故竟隕其嗣、曄謀逆族 視固之得禍更
慘、人之智、如目睫、然能見人、不能自見、大率類是
人不能無過、昔韓魏公 琦 為相、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
惡、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待詔徵明、不喜聞人過、有談
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前輩同心之厚如此、 觀友
中、如有好說妄言者、或誇張自己才能、或亂說他人長

短、或講過去之官場、或談未來之大話、或扯漢入唐、或將無作有、我只是耳聽口應、明知其妄、却不可駁削、亦不可譏誚、要知彼雖妄言、我却妄聽、原與我無干礙、何妨任彼談論、旣不種怨、又不惹嫌、此涉世最妙之法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進、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濟也、夫窮也貧也、皆命、非可告人而卽得富貴者、至於富貴人、又不可誇張富貴以驕人、令聽者或生慚愧、或暗譏笑、是以無論貴賤貧富、若於群聚之中、惟當淡然漠然、謹默而已、

言語不愼、最爲禍胎、昔人每因私譏而受大禍、故欲發一言、必先慮前顧後、雖背地之語、亦須當面可言、方可出口、若事當避諱、總不如不言之爲妙也、

有人恃有口才、每每題人綽號、揑人歌謠、最當切戒、蓋一出其口、則好事必傳爲美談、爲人終身之玷、人亦將極口譏訕、以爲報復矣、發人陰私、害亦同此、

有緊要之事、機不可輕與人言、有緊要之事機不可輕落人手、所以然者、防小人姦險不測也

喜時不可多說話、怒時酒醉時、更不可多說話、人生爲酒色機關、須百鍊此身成鐵漢、世上有是非門戶、要三緘其口學金人 醒世格言

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者且慣了、一入衣冠之場、便覺手足無措、急宜學習、妄動胡言、昧理從欲、謂之造孽、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顚倒是非、鬼神所忌、故是非所在、須正以待之、不得一味趨附、

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擧火焚空終當自息聞謗而
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　喜時之言
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時當警戒　倚高才而玩
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容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
之鏡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後稱
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
恨惟背後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人之常情也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來其寬宥然後其言
易入若怒人不是我却以爲是譬如炎炎之火又投膏以
熾之也　凡說話行事雖要認眞然亦不可認眞太過
其所以圓活者只須體順人情通融轉動　客坐

席不能遍識切不可妄議時事及呼人姓名恐對人子
弟揭揚其父兄之名或於親知前道其短行必遭暗禍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毁使人有乍處之
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熱鬧場中人向前我落
後是非窩裡人用口我用耳　凡向人說話先要自己心
裡想一想該說的纔說（如勸人爲善解人爭鬪慰人憂愁醒人迷惑之類）不該說
的就莫說（如助人爲惡搬人是非笑人有無起人事端之類）　大抵言要少老子
曰多言多敗　士君子心存利濟或力不從心惟常
存善念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遇人癡迷處出一
言開導之遇可著力處不惜挺身擔救之是亦種德也
人有求於我如不能應當直告以故不可含糊致誤他

事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爭斷不可揭其祖父之短
閨門之醜此禍關殺身非只有傷長厚已也

雲間陳繼儒曰、宋萬歸、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
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耽於酒色、
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
諸妹少矣、貴人怒、帝醉臥、貴人令婢蒙被弑之、宰臣如
萬、如寵、如張、而其君以一言取禍、人情可恃乎哉、
格言錄曰、古今稱不肖者、曰象曰丹朱、迹其終身之惡
曰象傲曰無若丹朱傲、傲敗德也、一傲則萬惡皆可為
矣、今人以傲為氣節、何哉、　邵紀堂曰、凡詩帶桀傲
之氣、其人必非良士、張元詠雪詩、戰罷玉龍三百萬、敗
鱗殘甲滿天飛、韓范為經畧、嫌其自媒棄而不用、元乃
投元昊、為中國患、後岳武穆駐兵有毛國英獻詩曰、碧
鎖沉沉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
過龍蛇也不妨、公笑曰、此張元輩也、召見以禮接之、岳
公英明、不可及也、　劉念臺曰、朋友聚居、不能默然
無語、然心田要有分曉、如交淺者、無與輕言、謂別者、無
與虛言、陰刻者、勿與言衷情、輕躁者、勿與言密事、語財
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資
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法外、寧談因果
可以勸善、　漢管寧與邴原適遼東、依公孫度、寧每
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非學者無見
也、原性剛直、好清議、以格物、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

言。求。其時。招禍之道。也。客遺原西還、　司馬徽字德操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人有以人倫問者、徽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公宜辨論、而一味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晉殷羨字洪橋、為豫章太守、都人士置書百餘函、付行李次石頭、悉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橋不作致書郵人、以孫高許之勞、曾三曰、予謂此天地間最薄情人、一致書細事、尚爾負人、安望其寄妻托子哉、其子咄咄書空、遂有空函之舉、不須假手他人、而自浮沉、其書天之報施巧矣、　南宋劉洽先世嘗以担糞自給、一日語劉孝綽曰、吾欲買東鄰地以益宅、無奈其主難之、孝綽詭之曰、但多積糞、以苦之、彼自遷矣、洽以此深怨孝綽、後得罪、竟為洽所中傷、　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劇言苦語、義慶大怒、言於文帝、謫廣州、遭風溺死　齊王融自恃才能、年三十、望為公輔、嘗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心高氣傲、謂取榮名如唾手耳、奈不如意鬱鬱忿悶、又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年少多殺人、其友黃珪戒曰、融有躁心、不免於禍、尋坐誅、　魏收以文章名世、齊主命撰魏史、收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

時人謂之穢史。未幾、旁亡、竟受剖棺之慘。　周賀若弼爲宇文護所殺。臨死、謂其子若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　劉宋徐羨之與傅亮謝晦宴集。亮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見長。　隋王通居家教授、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　唐王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其妻產子、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乃以赤子怨我。流遠州、追賜死。

令狐綯爲相時、嘗以舊事訪於温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以爲訕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坎坷終身。　唐有士子赴試。題出爲草爲螢賦。旁一少年請問何解。答曰、君子之德風。小子之德草。及青青河畔草乎、螢囊讀書。非螢乎。以其少年故、以爛熟故事答之。少年揮毫立就。中有曰、當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風。此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方其所答、豈欲人之成名哉。然輕人、天亦輕賤名士、自多貽戕哉。此念爲之累也。　宋盧某嘗懷白金餽王旦、求爲江淮轉運。旦曰、君才不堪此職。敢以私賂廢公道乎。盧慚而退。日咒罵旦。忽夢神謂曰、王旦盡心於國。汝咒其速死。帝聞

罪汝及醒汗流遍體數日卒、　宋王居正、與秦檜忤、出知溫州、知不爲檜所容、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舍人許當知草制、頗多斥詞、制播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言語頗多改易、他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晏殊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晏憐宋之才、雅欲朝夕相見、遂稅一地於旁近、延宋居之、遇中秋、晏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草制、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莫不駭嘆、蓋

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赧然而去、　孫文懿公貌陋、赴試京師、縣令李昭言戲曰、以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孫第三人及第、未幾判審官、昭言方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遂解綬、譏笑之樓迹於輕侮植怨深矣、　熊廷弼與姚宗文同在言路、甚相得、及廷弼經略遼東、宗文出閱邊、廷弼心易之、甫開宴、席吏傳外警、廷弼介冑而馳、命屬吏效宗文、宗文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老掌科無恐、此眞邊關常事耳、宴罷、宗文偵外、實無警、意廷弼戲己、恨甚、遂與劉國縉傾廷弼、廷弼竟坐誅、　明高穀在內閣、時議論持正、及英宗復辟、徐有貞等用事、穀謝病歸、杜門謝客、有問景泰景帝天順英宗間事、輒不應、穀位至台司、

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以功名終、

岳正負氣敢言、在內閣時、武亨曹吉祥恣甚、（二人迎英宗復辟）正言於帝、帝曰、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告吉祥曰、聞忠國公（武亨）欲向公所為、因勸吉祥解兵柄、又謂亨諭令自裁、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人揣知正意、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愧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曰、臣觀二家、必以叛誅滅、臣欲全上意、故令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己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二人遂搆蜚語、謂正訕上、帝怒貶欽州、（古人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清蔣鏡長洲人、篤性理學、無一語與人同合、以此見擯於同類、有龔浩庭者、尤加輕侮、蔣書齋臨河、因隣有少女隔水而居、蔣欲避嫌、窓常閉、年二十餘、病死、一日、諸生閒集、有語及鏡齋為人雖迂濶、亦自不為悪、使人盡如此、地獄可不設、浩庭曰、吾恐地獄之設、正為是人、彼閉窓以避隣女、安知非其私偶而杳與同儕見耶、將有言、忽向空屈膝、喃喃引咎、良久始定、告人曰、我見鏡齋怒我誣其私隣女、力拽去投質、文帝、（文昌）勸我再三引咎、幸蒙釋手、不然、性命休矣、

江司馬有名於時、好為大言、輕詆前輩、嘗謂文章如蘇軾者、一字不通、人有詩云、蘇氏文章已不磨、千秋名輩服東坡、而今借問江司馬、佳作流傳有幾多、

鄧葵卿言族有一生、以名士自負、最不服艾千子、千子、前明名家也、焚燬其集、猶嚼

罵不已他人置案頭見之必擲地一日有儒士來訪談論古今文獻辨若懸河生舌戰屢屈最後及艾千子千子生作色曰此僕平生所最惡也奈何齒及儒士曰古今人才如海支派不同安得盡投吾所好但各隨其性之所近才之所逮以為宗尚耳安見溯江者必廢淮渡河者必輕漢哉千子必不足學置之可也滅裂詬罵毋乃太甚生復攻擊不已時案上有春秋一部儒士指而問之曰子之學贍矣春秋見於經傳二百二十四國能枚舉以相示否生恾然轉叩儒士儒士數如指掌生亟服其博儒士曰此特艾公之餘事公已不能由此觀之古人未可輕議也拂袖而去生大愧沮方子言詩目中自謂空千古身外誰知有九州

鄧艾卿有門生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與人爭禮數鄧嘗與論氣象曰儒者每盛氣凌厲以邈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作為苟道德無愧於聖賢雖王侯卿相不為榮胥靡版築不為辱可貴者在我則在外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者為輕重是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即辱輿臺僕從皆可操我之榮辱毋乃自視太輕乎守愚曰先生生長富貴故持論如此寒士不貧賤驕人必為人輕易矣鄧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駁之其為客氣不待辨即就其說而論亦謂道德本重不以貧困而自屈非毫無道德但貪貧賤即可驕人也信如君言則乞丐較君為更貧奴隸較君為更賤群

起而驕君、君亦謂之能音品乎、守愚無以應、

汪士炳年少多才、醉後訐人閨醜、其人坦然笑曰、彼醉語耳、豪家不與較、座中咸服其量、二人既去、一老者語同席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此人危矣、半載後、汪被害、操刀者、卽前受辱人也、出言招怨莫如訐人陰私、

孟法善、山西富室也、一日偕友携酒出遊郊外、有遠方貧士來見云、欲上京應舉、少路費、告貸十千、法善見其襤褸、戲曰、求功名、當具福相、子貌如是、豈發迹之人哉、衆友相和而笑、貧士羞慚無地、後五年、山西有謀不軌者、發臺中勘問、一御史將法善名列入、奉旨逮問、籍其家、御史卽前受辱人也、貧士得志、便要尋仇、此誠薄德、然法善以戲謔亡家、卽或積狹於平日也、

戒訟、

孚佑帝君曰、世間損財破家、結讐成怨、莫甚於爭訟、故一紙入公庭、爲官者耳目最長、訪聞最確、某也家產所有、約有若干、欲求訟勝、必須若干送我、方可、不然理本長也、我幻之以短、詞本直也、我幻之以曲、吹毛求疵、事權在手、爾能違乎、爲吏役者、生發無窮、求索無厭、某也使費、止得若干、欲得訟勝、必須若干、再用方可、不然事可審也、我偏不教官審、案可結也、我偏不教官結、舞文弄弊、姦猾隨心、爾能逃乎、爲訟師者、其初兩造原屬小憤、輒恐之曰、彼怒不解、宜先發制人、原屬小事、輒唆之曰、彼小題大做矣、宜大題應之、原肯和處、

輒沮之曰居間思我也彼布置已定原易審結輒疑之
曰錢神力少也莫輕易就審甚而受一家之賄佯爲勸止而
實以鼓進得兩家之賂明爲竭忠而暗以輸敵一告可
止而動經數告也一倍可了而花費十倍嗚呼上産不過
萬金中産不過千金下産不過百金一經爭訟官長吏胥
差役訟師莫不沾沾惟利是圖惟財是索勢不由己
不容不費爭得訟勝而財已失家已破而一毫無所得
訟果有益耶無益耶何况兩相爭者兩相恨其恨不止
終身不忘也兩姓子孫亦必懷恨曰我祖父爲彼祖父爭
訟以致失財破家故我子孫貧苦無聊必圖報復而
後已是不恨官長吏胥差役訟師得財得利之人而
只恨彼祖父對爭對訟之人爭得訟勝而讐已結怨已
成數世不能解訟果有益耶無益耶至於爭財而訟交
道虎爲爭産而訟骨肉傷殘爭妻爭妾而訟婚姻醜
播不勝則所失倍於所爭勝之則所得不償所失凡訟
之爲害如此世之人何不愼廉而痛戒之
（王朗川）
曰訟者危事無理能敗有理亦能敗古人云官斷有十
條非虛也凡人好訟未有不破家者舟輿有費衣寓酒
食有費吏胥公例有費况有意外不測之費乎人生
涉世被人凌侮不訟止忍氣於一人既訟則受侮於人
人讐人之袒唆棍黨之把持干證之反覆訟師之刁難
差人之需索經承之舞弊貪官之魚肉清官之誤斷

皆不免焉。其與受一人之凌侮者、大相懸矣。兼之本業拋棄、精神殫弊、舉家驚怖、其爲害也。智者必能辨之。雖然、平日不循理守法、好生事而占便宜、我雖不訟、人將訟我、可不戒乎。 尚氣好勝、雖人常情、但不可爭小利而忘大義、負虛氣而釀官禍。每見世人或因尺地而費數十畝以爭者、或因百錢而費數千貫以爭者、或因一言之忿、遂至忘身以及親者。人能識破此意、含容忍耐、聽人和解、則省財省力、心安而身寧矣。 好訟者小事間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彊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而不卹者、此惡人之極也。范文正詩云、些小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喫打賠茶酒、贏得貓兒失了牛。又曰、詞訟堪休也便休、饒人一著最爲優。安家守分身無辱、免失金錢又罪囚。 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可、況官行關節、吏取賄賂、而鄉人暗弱、爲吏所欺、爲搖搖攬訟者誆騙、何所不至。且鄉里所訟、不過侵占地界、不還欠錢物、及凶悖凌犯耳。姑徐諭之、勿遽興訟也。

家中子弟族人、與外人爭鬧、只當責備自家族人、庶無緣生事之優、人亦諒我無縱而不怨。 村坊鄰里、偶因爭角、積成嫌怨、丁多者恃其人衆、家富者挾其多財、機巧者逞其智謀、彼此俱不相下、讎怨者終無了時、其實所爭無幾也。當局者急思退步、旁觀者極力調

停化有事為無事化大事為小事庶幾同歸于好所忍小而所全者多矣　袁氏世範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賄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彊求得理官吏貪謬或不如意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服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直使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訴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贓而弄法蔽者所以破家也諺云鎖要錢押要錢枷要錢放要錢自古官廉隸不廉　王士晉宗規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無論官府廉明如何到城市便被歇家姓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皂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亡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為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萬不得已或關祖宗父母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奈何鬧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善察情易明白切莫架橋揑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也　王孟箕明人名演疇宗約族中詞訟除本家兄弟叔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會議處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只戶婚田土閒氣小忿則宗長便詢所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為親為友

就令代為講息。屈在本族。抑之賠禮。屈在外姓。亦須委
曲調停。稟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省此間錢做人家
趁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亦是自家計便宜處、
史搢臣曰。事無大小。以理為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
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姦猾者故意不循理。
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
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其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
辨白曲直。彼縱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
悻生忿。用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姦猾者
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知此決無訟事、
胡世琦曰。爭訟禍之端。人亦惑時。一言點破。或平心化導

造福多矣。若唆之使訟。非起於怨。即起於貪。陷人而自快
其忿。愚人而自私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
造孽遺殃。莫此為甚。在公門者。亟當猛省。凡遇忿事。當
和解之。　世有習舉業不成。由刀筆吏出身。而居高
位享厚祿者。獨訟師一流。自古及今。未有已身發達。子
孫昌盛之人。則何以故。蓋訟凶事也。慣習此道。則變詐
百出。翻亂是非。使無冤者受冤。有罪者漏網。官長被其
欺瞞。黎庶遭其陷害。故天報之甚慘。或子死嗣絕。婦女
多汚。或身弱家焚。子孫乞丐。餘殃未盡。又延之於地。以
及轉世。有不堪言者。或曰。訟狀代人伸冤。豈無救人之
功。曰。既入是非之場。必以多事為利。有功者十中無一、

造孽者比比其然是以百藝皆可學惟此道不可學。

戒訟說 嘗讀古人戒賭十條一曰壞心地二曰耗財貨三曰誤正事四曰傷天倫五曰致疾病六曰結怨毒七曰生事變八曰損品望九曰召侮辱十曰失家教好訟者亦然大抵好訟者不論理之曲直欲以氣壓人以智勝人不勝則忿心愈熾投訟師造機關顛倒是非以求必勝此訟之足以壞心地也事無大小一經官府奔坊酒肆離他不行親友顧問慢他不得胥役皂隷少他不得此訟之足以耗貨財也士農工商各有正務苟涉於訟身不自主廢時失業即有不容已事亦且因之停擱此訟之足以誤正事也父子兄弟夫婦天親至愛或意見不合而相責備或錢財貴多而相怨尤或涉牽連而株連坐累此訟之足以傷天倫也思慮傷心忿怒傷肝飢渴傷脾憂鬱傷肺驚恐傷腎走傷血立傷骨多言傷氣穌穌受傷一時叢集此訟之足以致疾病也諺云冤家宜解不宜結不訟則冤怨猶或可解訟則親情友誼頃刻頓忘彼此報復無有窮已此訟之所以結怨毒也公門出入之人大都好生事端幸我有事可以漁利或暗中撥撥或乘機挑撥往往事中生事此訟之足以生事變也人無品望者更歷訟事彌增受猾所不待言即平時方言矩行一至訐訟以非為是以曲為直投訟師造機關所以不屑與言者與之言不屑

與交者與之交此訟之足以損品望也官府廉明自無
枉斷而終訟必凶嘗見好訟人受呵叱受笞杖受罰贖
甚而受胥皂之輩惡言相加意氣凌逼至極不堪此訟
之足以召侮辱也教家者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
既好訟則居心或薄不仁也事理失宜不義也挾怨忿
爭非禮也傾貲破產非智也欺詐百出非信也家人婦
子之見聞無非惡習此訟之足以失家教也凡此十者
賭固有之訟亦宜然故比類而爲之說 唐莫川曰
訟之累人不可勝數士而訟則詩書高擱矣農而訟
則田園去荒矣工而訟則手作懈怠矣商而訟則生意
歇絕矣些小吃虧斷斷宜容忍諺云忍一時之氣免百

日之憂倘鄉里急鬧急宜排解不可因與他嫌隙借此
以洩私忿若唆搆訟從中獲利謂之鬼蜮陷人果能情
理道他使訟自息可謂之正直代天行化 漢劉矩
爲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嘗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
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南唐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南唐以老致仕歸長
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曰
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
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復言 上海一太學生
其弟亦太學考授州佐適喪偶覓塟地已成矣將塟
突有稱久遠原主者詞說支離其意不過有所覬也

怨其借題為詐峻拒之其人無狀而生復助弟盛怨
訟之官由此連結不已既大費其人斃於杖下弟亦不
久亦病恍見其人而死究之助弟非即以害弟哉　嘉興顧某
有田二畝梲於富室之園富室以園小求售使人為請
願以厚價得之且以膏腴倍畝而償顧搖首曰彼將
欲方圓乎吾雖貧獨有傲骨業在我非彼可得覬也
富室四端構訟顧以忿卒富室譎不仁顧其亦可云不智矣
仁和鄒清瑞作令歸以祖墳與陳姓為鄰因爭一尺
二寸地喝令族眾鬪毆斃陳四命訟費萬金獻出
凶手一老者責清瑞曰吾村百餘年來不聞獄訟自汝
入泮而聲勢自雄子弟漸作挾人之態及汝登科稍
與鬪狠今休官歸里訟獄益煩以尺寸地不肯寬饒使
子弟有亡身及親之禍汝是何心清瑞不能答後書香
亦絕金英詠知業一夜流傳書香過起來多是出頭救耐人尋味　咸豐庚申歲
流賊猖蹶四鄉逃難者徙於僻處居焉西南尚頭飢民
累累有一丐坐尚側一丐嘆息曰愚哉吾與爾也憶道
光二十八年吾建屋因墻基八寸地爾謂吾侵過不肯
相饒爭論不休鳴官構訟致吾父死於獄爾兄亦死焉
今聞吾屋與爾屋被賊焚矣吾之妻被賊捉去爾之子
不知落在何方吾與爾乞丐度日未知能免死否由今
追昔怨氣全消往事成空徒嗟逝水以八寸地而興訟
豈料冤結相纏也旁一丐哽咽不能語昔人云回首平生猶夢覺

思聰分明太　天台宋氏其家巨富以驕奢敗後復因訟一貧如洗鬻舍於隣作詩曰殷勤說與園中柳他日相逢是故人。

戒賭

唐彪曰天下害人之事多端而首莫如賭博一入其中身遂日甚父母之訓誨不聽也即怒而撻韃蹶心頓切図傷也恥如不見也妻妾之阻諫不入也即憂而呼嗟泣哭如不聞也及其敗也華屋良田珍玩服飾盡為人有而為盜為娼皆由此起祖父之聲名喪盡亦不顧矣天下不肖之事至此已極而人世多趨慕之如蛾之赴燭何也則以姦人誘騙之巧隱於其術中而不知也試以其術言之彼欲誘少年弟子也故為巧言令色以悅其心少年子弟不知其素行以為謙抑長厚可以交遊中心喜之過其門姦人必極意欵曲茶果繼以美膳時時如是蓋喜之而禍根由此基矣未幾聚賭徒於家以嬉戲為名或待其自來或使人招致始而飲酒次以戲具開其端旋以賭具繼焉少年之興勃然不待彊而為之矣同夥賭後豫先暗約一二人佯輸一二人少勝而專讓少年大勝餌之以十餘金或數十金明日如是後日亦復然由是少年貪心大熾以為致富之術莫捷於此志得意滿而日中無賭徒矣賭徒於是騙註也之以假具籠之以巧術姦計百出倏忽間已令輸一二百金潛

前勝者之所得不足以償三分之一或甘心那借償之或背地將田產償之百方掩飾恐父母知之竭力彌縫恐兄弟妻妾聞之也嗟乎當是時也少年能告父母親朋或償其半從此以後斷絕不為猶為大幸乃仍然癡夢未醒也謂我曾學勝偶然負耳彼未嘗工我未嘗拙必欲反其所負而且勝之不知與我角技者其人皆暗相雅給也况乎彼挾假具騙宏窮年演習其妝其放疾如風雷羽翼多人鬼神莫測我以生疎之手無羽翼無假具安能敵彼乎彼前數日誘我勝者誘我也香餌也機穽也乃痴多少者終不悟猶欲翻前負而勝之宜乎愈翻愈輸不至亡家破家不止也昔龐德公

戒子詩云凡人百藝可隨身賭博門中莫去親能使英雄為下賤解教富貴作飢貧衣衫襤褸親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不信但看鄉黨內眼前衰敗幾多人此詩不類漢人擬後人所作余因廣其意為文一篇戒兒姪曰天下不肖之事莫甚於賭博其一曰壞品好行小慧必入下流交不擇人處不擇地毋論輸也即幸而勝而世常以賭錢發蹟與做賊興家並稱不亦羞乎 其次犯刑律載窩賭之家屋入官身充發餘亦枷責不貸嘗有在舟中或屋內當場捉獲去衣頂枷示四門辱及祖宗羞及妻子此時何以為心願生乎願死乎亦有深宮固門緝捉不及每因賭黨輸散家財或父告其子或兄

訟其弟、因而攀引多人、但曾與之共賭者、亦不能免、更有不由告發、官自訪出者、然則一入賭門、豈非日在挾枷帶鎖之中、而不覺乎、何以前車既覆、而後車不監之也、

其次傾家、人心日險、姦詐日多、常有口談詩書、而術擅騙局、亦有素行謹厚、而忽為棍徒者、且彊中更有彊中手、彼恃術愚人、而反墮人術中者、往往有之、諸君子尚不閉門以避、而濫交匪人何也、祖父積之盡錙銖、子孫棄之如泥沙、今之鶉衣百結、乃昔之裘馬翩翩者也、身則已矣、而使祖父墓田缺祭、宗主無依、妻孥怨嗟、子女仳離、欲死而不能死、此時何以自處也、勿謂此境我輩斷不至是、且看我鄉家資百萬傾家凡幾

非彰彰在人耳目乎、即萬一幸而獲勝、而得之既易、用之必奢、天道好還、從來以賭起家者、今有在焉者乎、

其次損命、輸錢既多、或瞞騙田產、或多方那借、至人不見信、稱貸無門、內畏祖父之知、外有債家之逼、因而投河自縊者、比比然矣、然此猶未為甚也、其或靦顏無恥、平生享用既慣、一旦田產皆空、不免為乞丐、極之為娼為盜、亦所不辭、祖父門風掃地、鄉鄰羞與為朋、其弊更不甚於死乎、夫賭之弊如此、而人尚藉口於古之聞人、曰劉毅家無担石、（担石之米）樗蒲輒一擲百萬、豪傑則然、夫古人豪傑、立德立功、烜赫天地者、何限、不此之學、而學一素行無賴、生黨莫容、弑（宋劉裕）死不令終之

劉殺以自斯而拒人何其悖也吾願諸君子上之希聖
賢次之念祖宗下之顧妻子自危自懼以自愛其身
有則速改無則加慎斯身名俱泰矣近有前輩志不盡錢不過藉此以消
永日贏輸不多似屬無礙不足子孫效之則一敗塗地矣陳成鄉戒賭十條
一曰壞心術盜賊所以羅王法而不容貪者捶奪人財耳
假手摶奕以奪人財與盜賊何異甚好賭者明知其人
之財為衣食所需或稱貸而得或棄產所致也甘言媚
色誘之投網不覺勝則借端托故迫之喪氣而歸非衣
冠中狼虎几筵前賊寇乎且賭局純用詐有三人當局
而朋謀一人者有幾人旁觀而反射一人者手眼口鼻無非
剝人之利已交兄叔姪亦加巧陷之險機以致蕩產傾

家儀不擇食傷天理犯王法之事亦悍然為之使人辱
罵門閭遺玷祖宗甘受踐蹈二至此乎 二曰耗財
貧夫難聚易散者財也創業如登天之難敗家如燎
毛之易彼賭者始為貪得念重陷入穽中既因吝失
情迷苦纏局守違者因偶失而小懲大戒受害猶淺若
妄思求復日復一日則漸而囊資盡漸而恒產廢漸
而稱貸積每見富貴之後因此無食無居為親族笑
甚有負債莫償結訟受辱者嗟乎覆家之速賭為
第一即使家有餘資復念財為至寶以周貧乏則頌
聲載道以宴賓朋則禮意綢繆以修橋路敬神佛
放魚鳥則種福無量以孝父母惠妻子厚姻黨則

氣盈門即使終之市肥甘被錦繡亦足取快一時柰何
白日送人身不受樂而人又弗感念嘗觀鄙吝者分文
如同割肉而一擲輒送多金豈不可笑　三曰誤正
務士讀農耕工作商販一時賭迷違且連宵廢時失
業雖必不容緩之事亦姑待明日以至坐失事機雖必
應經手之事亦轉托他人不無覆敗乃事且屢因之
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夫身值居官事尤煩劇每有
遷留賭博使農工小人群聚而嘆守候之難或遠方
役隸孑立而苦雨遲之久大失官箴亦非方便
四曰傷天倫象賢貴元尊親所同願不幸生不肖
子以賭爲樂慈心所迫不能不悲且怒柰賢愚

不識親恩反生怨恨面目時乖言語多背又或巴首
耗而竊親財親財竭而多壘積使高堂日夜憤懣
可謂有人心乎若夫孀母撫孤恩苦萬倍爲子更當
謹身節用以供旨甘勵志勤讀以圖顯揚乃或比匪
傾家致使嗟薄命者謂有子不如無子其罪惡尤甚
矣不惟此也更傷兄弟賭極貧窘彊者侵欺弱者稱
貸無理相賊骨肉成讐不惟此也更傷夫婦婦人苦
樂惟夫是從忠言規勸動遭反目因廢簪珥爭憤投環
又有子不能婚女不能嫁甚使衣食不給終身失所
不知好賭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人也傷滅天倫莫
此爲急　五曰致疾病好賭者終日酣戰又繼以

夜徹夜不已更繼以日眼目迷花背腰疼痛傷在血
氣或深夜群息而忍飢或與高味美而過飽其傷在
脾或夏月炎蒸暑侵不覺或冬宵凍寒月可慮其
傷在肺鬼蜮陰謀而被弄蜴蛇辟毒而難堪勝者思報
求緩須臾而不能敗後結算包假分毫而不可情實奇
恨怒氣難持其傷在肝更有迭急需之用手足無措
失他人所托踢踏無償妻子憤而發言父母怒而切
責則傷更入心醉飽倦悶而歸虛火上炎荒淫無度
則傷并入腎酥酥戕生皆賭之故　六曰結怨毒至
親密友一入賭局頃刻糊顏且賭後常醉一言不合
摟背揮拳或陽為發難或陰為下石近見某為賭

而報復傾家某為賭而償命陷獄某為賭而同庠棺
禍名士被黜某為賭而仕路相軋能吏掛罷嗟乎當
登場爭勝時豈知釀禍至此乎　七曰生事變紀
律之家門戶啓閉有時交友往來必擇意外之變無自
生也若賭者相與浪子多而端士少奔走往來之輩皆
思鼠竊狗偷或伺主人之未歸乘虛以入或窺外戶
之不閉投隙而來此盜賊之變也夜深人倦或灶火未
息而餘薪致焚或燈燭旁延而枯木燎毛此回祿之變
也某生與官裔善乘夜戰方酣直入臥室滅燈為合
婦認為夫事畢方知懼露隱忍久之卒敗某夫與
庠士遊窺其婦艾假以賭本誘使遠出旦則偕往夜

則挖歸窖入通姦習以爲常夫偶馳歸避于床下竊聞私語不禁失笑乃致就擒此姦淫之變也崇禎時一人爲官租所迫貸得五金半日賭輸歸即縊死此性命之變也至若争憤告訐縉紳之裔亦繫囹圄甞望之儒髹從黜革此身名之變也歷觀諸變足爲寒心不可不戒

八曰損品望士即貧賤能以禮義持躬詩書奮志則人皆敬重若好賭者年雖少而識者料其無成家正飲而論者决其必敗生于厚德之家則共嘆祖先之好善何乃動此頑童出于淸悪之後則或謂遺孽之良多自當勉以往愆受之者謂惜哉聰明之子習迷不悟堪悲無藥可醫證

之者謂幸家鏹金如土亦可立待或其識目與之合宗擯而不言同氣羞與爲伍如望納交人必曰否若類不可近如願效勞人必曰若類弗可托如欲議婚人必曰若類弗能養如將求貸人必曰若類弗能償噫好賭之人一錢不值信哉

九曰召侮辱閒賭之髒心如盜賊行同行乞每見其引誘人也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入其阱動加欺侮勝者故過上賓輸者漫如奴隸貴賤者百態欺負輩空者千方揮斥嗟乎士即屈首逢窗安心蔬食瞻覽天光雲影品題往古來今亦甚閒適寧甦矣乃以賭錢之故受下流之辱是亦不可以已乎至于因賭舌戰辱及妻孥辱及父母更人不肖之極矣

十曰失家教中人之性向上難而習下易尊長端謹自持日以義方垂訓猶恐少年流蕩況近来賭風日盛子孫七八歲習見祖父角戟或分取勝錢為快天性琢壞無怪乎長大視為固然無耻畏也即有好賭而禁子孫之賭者每云我齒邁無志上進汝青年須當好學或云我多才藝必勝寒家稱必喫虧不知今又所好斷斷無以服人況近墨者黑賭者所往来大都浪子淫朋子孫一與相習志氣必日卑言行必日壞不止以賭敗家也至奴隷下人必須身帥以正上行下效致為盗犯刑非家長教之偷乎

敬信錄戒賭十條 賭

之害人甚於水火盗賊無不破産傾家乃官府示禁而不能止父兄約束而不肯聽執迷不悟甚為可憫請以情理勸之願知非改過者及早回頭莫終沉淪也

一壞心術一入賭場遂成利藪百計打算總是一片貪心兩相傾危轉生無窮惡念雖至親對局必暗設戈矛即孝友同場亦儼如仇敵只顧自己贏錢不管他人破產心術豈不大壞

二喪品行凡人良賤高下各自不同賭博場中只問錢多錢少那計誰貴誰賤坐無倫次厮役即是朋友分無尊卑奴僕居然兄弟任情嘲笑信口稱呼成何體統成何品行

三傷性命贏了乘興而往不分晝夜輸了拚[illegible]命再来那計飢寒從此耗精疲神必致殞身喪命更或負債難

償相對無面含羞忍忿遂致多病相牽計居勢窮且
拚一死塞責枉死城之去路即賭博場之歸著也豈不
可傷　四玷祖尊送了的人銀錢還笑浪子發獃破
了爾的家産轉嘆痴兒作孽不能光尊耀祖反至辱
門敗戶鄉黨皆歸咎其先人祖父必含恨於死後
五失家教賭博一事引誘最易家庭之内見聞極親
尋常教訓子弟都説須學好榜樣當場窺看父兄且
云願照現規模父子博奴僕博戲法成何家法白日
賭深夜賭客室賭牌今葉子戲亦曰紙牌風且釀淫風家法大
壞可爲寒心　六蕩家産始而氣豪則揮金如土
終而情急則棄産如遺祖父一生辛苦僅立門戶子

孫片辰揮霍遂敗家聲衣裳典盡只留身親朋誰借
田宅鬻完猶負債天涯何歸想到此間豈不可憐
七生事變通宵出賭徹夜開場門戶不關盜賊每多
乘閒燭燈不熄室盧猶致被焚甚至滾子當綠而生
計匪人窺伺以爲姦淫滅火敲門主賓莫辨絕纓醜穢
男女踰閑禍機所伏不可不慮　八離骨肉自入賭
場遂沉苦海典質釵釧首飾鬻賣妻孥吞聲而飲恨變賣
田宅父母萬目而攢眉只計一人豪爽不思舉室怨嗟
撫已自問其何以安　九犯國法賭博之禁新例最
嚴輕則杖一百枷兩月害切職官重則徒三年流三
千長別鄉井紳士照例革斥成何面目衙役加倍發落

須顧身家與其事後而悔何如先事而戒十遭
天譴歷看開賭之家每多構禍贏錢之輩偏至奇窮
總由噬人血肉飽我腹腸歛彼怨愁供我歡笑所以
鬼神懷忿報復不肯稍寬天道好還彼此同歸於盡
通場看來更有何益　丹桂籍曰我今有忠言勸
君切莫賭人道賭為樂誰識賭中苦衣食謀生路儘多
任爾士農工與賈惟有賭錢人想念真愚魯總是
起貪心頃刻思來富小小得蠅頭使人迷魂帳此是陷
人坑此是噬人虎相對有戈矛相交無肺腑與彼下
流人引入金蘭譜明知律法嚴不畏官司捕父母忍
心拋妻兒全不顧贏了更貪多輸了想往做贏了

來時不復存輸將出去剜瘡補我聞賭為盜之源無
知子弟胡為誤聽我說俚言為爾開狂瞽急速早回
頭各宜思正務爾若有餘錢何不濟貧户留些與兒
孫剩些光祖墓　爾賭因貪人財人賭豈不貪爾
財乎爾相爭豈必終為爾有卽或僥倖為爾所奪
亦出於人離家破妻啼子泣之餘此等不義之財豈能
常享也哉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戲談
廢事者命取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
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
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蓬頭
養望自謂弘達耶　魏刁遵嘗與宋高祖樗蒲

不特輸直達縛之馬柳高祖建義以嫌故誅其族遂
子雄奔魏 魏古弼忠謹質直常以上谷苑囿太廣
乞減太半與貧人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
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曳之曰
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
也樹何罪弼以狀聞魏主可之弼免冠徒跣請罪魏主
諭令就職 明黃福官侍郎上命看戲對曰臣素
不好戲又命圍棋對曰臣不會圍棋上曰何以不會
對曰幼時父師嚴不令學無益之事上嘆服
宣城縣庠生陸鑑明專好賭博財產蕩盡欲賣妻
翻本其妻焦氏勸夫不從夜作詩投環自縊詩曰風

雨淒淒內暗傷鶉衣不奈五更涼揮毫欲寫哀情事提
起心頭便斷腸 暗掩紫羅血淚揮妻今視死已如
歸可憐梁上呢喃燕來日窗前獨自飛 人生薄
命是紅顏我不紅顏命轉艱留下青絲巾二幅請郎
觀我淚痕斑 香焚寶鼎告蒼天默佑兒夫性早
遷寂水養親書教子妾歸泉下也安然 清江縱
年十二好樗蒲祖母戒以破產業廢事然遂絕五木終
身不以為戲 陳香立自幼能文酷嗜樗蒲家業
漸微忽一夕聞室中嘆息降下金甲神挾其兩手摩
其兩目曰可惜一雙手眼因悟神言痛改前非遂連
捷 羅修好誘人子弟賭博取利致人傾財蕩產

其姑夫勸伊勿造此罪修曰彼出自情願有何罪耶姑夫曰彼雖不肖而爾設心不良罪孽莫解未幾修生一子啞一女兩目忽瞽自知爲誘人賭博之報遂削髮爲僧半載生疽死　京口張生有文名嘗聚徒賭博一日其徒報曰某生因賭而鬪被某生毆死矣張株連訟庭不勝拷打財盡怏怏而死　丁湜應試遇一相士謂曰君氣象極佳定得大魁即書於壁上今科狀元是丁湜後丁廷同榜二蜀士賭博勝獲六百萬又數日相士見之驚曰君今氣相大非前比得非設心不良有負神明乎丁竦然以實告曰然則還之可乎相士曰既發心神明已知之果還尚可中甲科然居五人下矣丁亟還之唱名徐鐸居首丁第六　郭志純清遠人生平以正直自勵凡請託之事俱莫敢干以私嘗曰讀書萬卷不如先正一心從省城修虎門炮臺其時縣差何仔二等在縣西門外開設鵠票廠日收票三十餘萬適有里友來公處說近日賭風大熾有輸至困極因而懸梁者服藥者投河者自盡無道婦女居多至於作賊男子不少矣公曰大清律例何在吾誓必稟究友曰公無此爲也不如從而利之公曰村愚無識見利則趨喪身不顧所望仁人義士力挽頹風孰知其不可而御庇之是教猿升木縱虎傷人矣郭某不慣與小人爲緣即行面稟大憲布政傳公立將票匪何仔二等

案律重治縣王梁其華職地方肅清一日公往李希賢處看相李曰公陰騭現滿面祥光矣明年進士官知府、賭風盛而世運衰非僅盜之源而五倫之道日喪與京卯公稟奏解僉盡洗頹風其後歷官循聲甚著朝廷有吏治由鄉井有好鄉紳故

繆固維江南吳縣人天啓間進士家居不仕時盜匪竊發夜多刼掠公集衆約曰賭者盜之源欲禁盜先禁賭賭患不除愚民之網也負公日始有犯賭者罰其人窩賭者破其家衆皆曰諾由是匪類潛蹤而去後有欲私開賭館者夜携金獻公公誦唐六如詩以却之曰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山間作孽錢其人愧而去公為鄉紳每集諸父老申明大義教諸子弟一切爭訟鬬毆皆為斂息生平愛收因果等書廣爲印送生形康熙狀元景宣殿試傳臚清遠繼讓並進士彤之子藻榜眼藻子遵義乾隆進士累世簪纓不絕、盜者亂之基賭者亂之本何也士農工商各執一業賭者後志定而不敢爲惡今棄其本業生產而迷於輸贏無定之局天良喪盡何惧為非故好賭者貪而愚詭譎者嗇而險甚至俑情包疵借此分朋一作蚌鷸相持之局漁人之利此又爲罪之媒而不至見孫之喪敗者矣繆公將彼陷人迷津化作清平世界令人讀之魔障皆消

戒烟

返性曰甚哉人何癡迷之甚也鴉烟之毒莫大於此將誤食之即能斃人之性命鴉片浸酒生吞即斃豈習吃之而不壞人之身家乎何乃浪子姦夫貧食其味謂此可以提情謂此可能却病致使人皆效尤群焉蹈轍而鴉烟之

害至此適熾矣葢常論之文人學士誦詩讀書明聖
賢之經樹鄉黨之望關係甚大責用匪輕一自吃烟
則士品以敗士行日偷儒林敗類如此則爲士者可吃
烟乎若夫農家者流特有事於田疇業惟本乎耕穡
衣食用度絲辛苦無以遂其生一自吃烟則失其時廢
其事上負官粮下貽家累如此則爲農者可吃烟乎
至於爲工爲商各有執業工則借技以謀生商則行貨
以求利惟勤惟儉養贍身家一自吃烟則藝不精
者朝夕不給業不專者財利多虧爲乞丐爲盗賊又
其慘焉者也如此則爲工商者可吃烟乎嗟嗟鴉烟
何裨於人實殺於人也鴆殺於人而人偏嗜之吹食之

是矣受其鴆殺而不知其鴆殺也以故父母含怨妻子
受貧手足秀而親朋賤惡骨節聳瘦如餓鬼形容憔
悴如乞夫而且中年夭殞斬支絕嗣報至如此亦云慘
矣而豈知猶有甚焉者乎陰律剜體心灼膚報以棄
失親身鍘葉鈇床誅其忤逆不孝慘哉爾輩宜急
破迷津掃烟魔絕烟路勿因烟孽而爲苦海中人以
積不世之慘詩云殺運天開來蒲巾烟魔都是刼中
人銀腴露粉皆成血（鴉片有烏土紅皮白皮三項）金管銅鐵柱入唇
鴆毒終朝催短命鬼燈長夜宗戶身旁中造下彌天
罪妻子飢寒父母嗔　吳華川戒洋烟文 洋烟出自
外國（出中印度）故意求毒中夏吸食此烟各業廢也豈

時悽慨邀朋窮時肚痛痢瀉到此情急乞憐求些烟粲吞下早知有此淒涼何不當時罷此又曰人之吸食洋烟自謂消遣𢢾者自謂風流識者直謂坑坎誰知上引些時不覺火瘦骨欲望見兩肩斜竦未是大瘦觀其赤步遲行但聞氣喘

戒鴉烟短歌

人生用度莫要浮費況此洋烟大是無謂逢場作興初說何妨借此消遣習以為常破散家財不知不覺慢火煎熬變厚成薄一日二分十日二錢積十成百積百成千日深一日年誤一年何嘗食少只見多添發時失事有損精神引風入肺病患纏身一旦囊空事不如意無米難炊英雄墜淚倘不回頭終無底訾露形集勢所必至父母憂心妻子怨氣苦中逢樂有何趣味戒此不食奮志何難痴纏兩字一筆勾刪火坑跳出身健體安烟收雲靜何等寬閑

善亭戒烟說 瞻諸古記有戒洋烟未也余聯諸說而爲之說

天下之害莫甚於酒色訟賭然酒色訟賭有錢則為無錢則止若烟吃既慣雖無錢亦不能止所以其害尤甚何也方其始也或因久痢或因腹中乾痛鴉性躁疑一吃便愈故人喜吃之富貴者自謂風流貧賤者視為爽快及其吃之既久腹中諸虫慣了吃烟之假辟来爭吸烟偶斷絕則彼紛紛尋覓腹中嘈雜口裡哽噯上延下痢凡此皆虫如虫黑漆之為害也故欲斷烟必先

殺虫虫未可殺雖欲暫時忍耐而不可得此吃烟者
所以至死而不悔也夫人生在世何事不可以怡情何
物不可以悅志何苦嗜此烟毒日則昏昏在睡如病人
之未亡夜則津津言談如孤魂之訴苦始也失其本業
入於下流終也迫於飢寒不顧禮義往往朱門生餓莩
富室出乞丐廉恥於斯盡矣人獨何心而不為之悔
悟哉因作戒烟說以警世之嗜烟者 一廢正
業士農工商莫不有業一吃烟癮時失業時不可緩
或托故遲留事必身親亦備人替代業不專必名譽
不立藝不精必名利多虧欲其樹勳名足衣食得乎
若夫居官一時烟迷期會乖違文書耽擱吏役白
事子立等待而不知小民到衙守門直候而不顧惟知偃
卧遑恤官箴怨讟日聞而官謗速矣 二蕩家產
凡人衣食豐裕或祖父所貽或自家創造一旦吃此視
金錢如糞土博烟館之風流兼以狎客歡遊淫朋
燕集夕朝浪費財產虛耗迨饔飧不繼借貸無門
回想昔日之廬室田園總歸烏有無衣無食飢寒
切身中夜捫心不堪痛恨 三壞心術中人之財有限
吃烟之費無窮或貪耗而竊父母之私財或窘極而
典全族之公產或侵兄弟之財物無理相凌或索妻子
之釧環強顏以待甚至逼妻為娼教子為盜凡傷倫
敗理之事靦顏為之有人心者顧如是乎 四傷

天倫家戶殆矜豈非人生所同願一吃烟毒父母之訓誨不聽也甚而擯撻加焉如故也兄弟之勸導不聞也甚而門户分焉如故也妻妾之諫阻不入也甚而朝嗟暮泣如故也語言背逆骨肉參商甚至有男不能婚有女不能嫁以至終身失所而不恤者忍心害理至此乎

五失家教　人性之流蕩多成於習父兄教之禮義猶恐子孫暴棄流蕩亡家况以吃烟導之乎嘗見人家子弟習見父兄之伴燈偃卧自謂豪華因而習與性成遂不可禁由此妻子吃童僕吃一門大小同爲苦海中人是驅許多子孫童僕送上貧窮路也

六損品望　人能哀詩說禮雖窮約人敬重之若吃此烟雖年少聰明識者知其不立家資豊富論者料其將傾與人交財而人不之交也爲人謀事而人不之諾也向人議婚而人不肯與之婚也向人問債而人不肯與之債也與人坐而物有遺失人必謂彼竊取人人家而夜有失盜人必謂彼窺偷妻妾恥以爲夫父母羞以爲子親戚不欲認爲同姓鄰里不欲認爲同儕堂堂八尺之軀一錢不值哀哉

七受侮辱　吃烟既久一旦田園散盡稱貸無門往往向平日賓朋乞憐時童僕始求錢而繼乞分毫分毫不遂復向吃烟豪客拾取殘烟剩滓研煮取嚼婢膝奴顏而不耻口涎衣結而莫補兒童之侮辱甘心祖父之門風掃地

八害性命嗜此烟毒雖素勤斂亦瞑目貪眠俾晝作夜一切事務廢弛不爲且食必以時或貧苦難支中途阻絕上咽下痢苦楚難堪至於血晦形焦肩聳骨立彎頭縮頸似鬼非人雖抱長材不堪世用雖居富貴難享長年切身之害莫此爲甚

九玷祖尊祖尊所望者子孫之成立不幸生不肖子比匪吃烟日甚一日漸而囊橐資盡漸而恒產廢漸而稱貸積遂使祖尊墓田失祭木主無依甚而積債難償兩手莫措債主到門辱罵斥辱呼號祖父何辜受人踐踏或祖父積惡人謂此家宜敗教令歎于廢狂或祖父積善人謂此家宜興何乃疾鬼作孽一切悪能衆人訕議及祖先祖先有知寧不痛恨于九泉哉

十壞風俗紳衿士子富貴名家爲鄉族中表率者一染此毒已不能正何以正人倘鄉族偶有不正之徒嚴行禁戒彼則群議其失誰肯信從子弟因而效尤鄉里浸以成俗甚至冠昏喪祭酒肉豈潔非有鴉片人不肯往風俗日敗言之寒心

以上諸條僅言其槩耳至於煮賣販賣輾轉散布貽毒尤深身家敗亡子孫罹禍必然之理也所望有權勢者同心嚴禁救一人以及萬人正一鄉以及他鄉惜天下有用之財生天下無窮之命救天下有用之人植蓋世無窮之福其功德豈有量耶

江南知府陳其家貲數十萬有二子皆早歿長孫年十八性豪

後、而陳不能禁、未幾陳卒、日集惡少吃烟嫖賭、妻宦家子、苦諫不聽、遂抱子歸父家、不數年、家產蕩盡、往依父僚友、求食、僚友不忍絕、畜之、旣而出外騙人財事聞、僚友逐之、復歸妻家、妻兄弟許日吃烟二釐以漸洗除、不從、盜妻私蓄、典盡了、有一綾裳、妻懼其竊也、服於身、不能得、一日誘妻入室、解裳戲妻、不虞其詐、從之、抱裳投烟館去、妻家復逐之、與惡少偷竊度活、尋爲人殺死、人以爲陳家積惡之報、

上海楊某、家富累萬金、楊卒、其子耆、縱日集豪客、吃烟嫖賭、家產蕩盡、逼妻爲娼、妻不肯、縊死、遂投爲吃烟豪客家奴、拾取烟筒殘垢、研煮吃之、旣而盜取豪客財、豪客不能容、遂乞丐而死、

長洲吳知縣妻、宦家女、有姿色、性奢縱、夫不能禁、夫沒、日夜嫖賭、遂與人私、又嗜烟、數年田產蕩盡、鬻子女、又為娼度日以死、

附錄張仙大帝戒煙文

夫煙者、西土傳來、一毒人心之藥也、遠之猶恐不及、況近之乎、避之猶慮不速、況親之乎、柰之何世人不知、出此、乃犯于茲、坐卧流連、自樂終宵、不竭精神、擲怠、諺云一食可醒、思之又思、思思以足、[illegible]口食日慎一日、日思以樂、今朝家事紛披、付之不問、家嚴奉養、湊不開心、惟鴉是務、惟床是親、鴉之盤是朋友也、鴉之床、是兄弟也、鴉之籤是赤子也、鴉之燈是紅顏也

此中大有佳此外何必問敀敀終日皐知父子君臣吃吃窮年追問夫妻朋友終身是慕依然赤子之慕慾跬步不忘不啻庭園之眷戀以至此後人身羸弱始覺生前過悞殊多悔已晚矣悔何及焉世之人其早回頭勿令失足已犯者早除悪孽於將來未犯者宜鑑前車於既覆可嘆哉煙之害又有甚於酒之害又有甚於色之害又有甚於賭博之害雖酒亦害而此之鴉則價倍蓰雖色亦害也而僅止於一屁而鴉之害毒流於一代雖賭博亦害也而僅止於一與而鴉之害禍及於終身世之好煙者戒之

居家勸戒則卷之三畢